

天
南
外
史

第一集

章
刻
題





自序

作者常說杜文秀這件事若是出在長江一帶交通便利的省份不知道要添了多少文人的材料做出若干種小說來但因事情發生在雲南傳之者無人知之者便少到了現在除却嘴上生着白鬍子的老頭兒在茶樓酒館當作古話講講外其餘書籍便少記載再歇幾十年恐怕便要完全淹沒了這並不是因於雲南文化落伍雲南的文化在漢晉時卽漸昌明漢時司馬遷曾奉使主講台於滇講學其後司馬相如李膺韓說輩或以罪廢遷謫相繼入滇講學晉宋時爨寶子碑爨龍顏碑歷經阮元鄧爾恆的賞鑒康有爲且推爲神品第一至於元明以後學術更爲發達關於經史曆算聲音訓詁詞章內典的著作汗牛充棟祇因民情樸素社會簡單所以少有小說的資

料也就少有人用腦筋於稗官野史之研究到了有清中葉人口漸盛民情漸臻複雜又因漢回的相仇遂激盪出杜文秀驚天動地的故事來但在清季專制高壓之下人都視他爲大逆不道學者也就不敢道及民國成立以後因歷年護國護法等等事變發生有志的青年多投筆從戎幹國家的大事業次焉者也從事於新文學的創作新學說的繙譯更鮮有注意到本地的破銅濫鉄因此這一部小說就落到我頭上來獻醜了小子祖父也是平杜內幕中一個重要人物晚年歸臥林泉酒後茶餘於往日戰蹟猶津津樂道幼時耳聞既熟及長徧游滇中得諸鄉老野叟的口談縉紳先生的傳說更窮蒐斷簡殘篇的記載廿年前卽立志欲成此書但屢次執筆而又屢次中輟蓋作者既無作小說的經驗對於人情社會考察又未深恐文筆短絀貽笑方家雖屬稗史小道仍當俟之通人君子故荏苒十餘年未敢輒遂所

願到了最近我又生出一種感想來我想古來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東西漢晉等都流行很廣但其事實都有正史記載卽無演義也能流傳若杜文秀這件事則國史少載稗官無聞轉瞬卽恐湮沒這書若不自我而成則以後雖有如羅貫中施耐菴輩從事著述但時代既遠事跡散失愈多雖能穿鑿拊會說得天花亂墜在文學上價值或優在歷史上真相反晦我的才力雖夠不上作這部小說但全無事實憑空結撰如西游封神之類則難或雖有事實而甚簡單須憑我才思演成長文如水滸之類則難或雖有事實而僅係鹽米細故兒女私情須仗我筆力窮形露骨盡量描寫使人動聽如石頭記儒林外史則更難如我作這部天南外史講武俠則自有飛簷走壁拔山扛鼎之雄講忠義則自有拔舌剖心罵賊不屈之倫講謀略則自有良平諸葛之智講貞節則自有刎頸毀容之烈擾攘廿餘載死人數百萬雖比之

近世紀法國的大革命蘇俄的大流血直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奇聞異事俯拾卽是無須我憑空結構無須我推波助瀾無須我露骨描寫只要將同一時同一地的人物事實想法子連綴貫穿起來不顛倒乖錯卽爲盡我之能事了自古以來作小說者各人之目的不同如水滸不過因宣和遺事那一點影子施耐菴就把他演成一部大文章他的目的不在表揚宋江而在顯他自己的本領所以金聖嘆稱他爲才子凡作書是在賣弄文墨那就非有施耐菴的才華寧肯藏拙爲是我作這一部小說底目的是恐這一種事實淹沒了可惜想做一個帳房先生將這一筆帳整理好一筆一筆的挂起來祇求不遺漏不錯誤其中能有幾篇文章從字順的引得起閱者的興趣說這幾段好像水滸的某回三國的某節作者也不敢受恭維只承認事實是如此並非我有意摹倣想博閱者叫好的有幾段頭緒紛煩刪了又是事實留

起又無興趣惹得閱者拍案大罵道這幾段也同列國的散漫那幾句也像東西漢的呆板作者也道我原說過是同一本流水帳簿並不是想做一篇好文章來表揚才華的作者存了這付心腸便勇氣倍增吮筆伸紙敘述起來就不像以前的作了又停輟成了幾篇又拋到字紙籠中去這是我作這書的目的又凡人作小說都有一定的宗旨或是表忠孝或是揚俠義或是彰廉節宗旨既定無論正寫反寫都是百變不離其宗作者對於這部小說雖脫不了這範圍但特別注重在親愛兩字卽是主張幾個共治同居的民族一定要相親相愛泯除種族的界線同化成一個國族對於他族應當比同族還要加倍敬愛不要稍存輕侮或仇視之心卽不幸發生此族與彼族的爭端最好兩族的人認爲是個人的爭鬥不要涉及種族的觀念因爲同一種族內個人與個人爭鬥也是常有的那末數族同居發生爭端自也是

免不了的事雲南便是漢回雜居的地方若是能互相親愛何至會結成仇讎當爭端發生的時候祇要雙方無畛域之見認爲是個人的事在回族方面一個回人被毆辱不要認爲全體回民被毆辱在漢人方面也不要以一個回人的舉動認爲全體回人的舉動那就無事了或是有個明白事理的官吏在當時也是片言可以折獄的到了醞釀久了積怨深了大禍將成昏庸的官吏固是祇能債事就是賢能的也只有見機遠禍走了甚至如林則徐在前清可算是數一數二的能臣經他苦口婆心威服德化都不能挽回必到殺人數百萬流血數千里漢回才大夢方醒依然合作起來仍舊是漢離不了回回離不了漢現在就不要人勸導也自知利害再也不敢挑釁再也不敢造因了如今是五族共和的國家普觀神州禹甸除了我們漢滿蒙回藏外還有那一族比我們更親的呢無論任何一族都不能離了其他的

回族而生存的因此我特把漢回同處的故事寫出來使人民知所龜鑒官
更有個榜樣皆怵於以前的禍亂均起於微未細故要特別的在親愛兩字
上做工夫慎於造因防於微漸這是我想作這書的宗旨所以作者雖不學
無文也要奮發起來就我所聞之信而有徵的敷衍成書藉作歷史上的掌
故又可供閱者圍爐消夏之助雖不能說大有裨益於文史但總勝過誨淫
誨盜之書噫歲月催人精力日損廿年來蒐集遺聞斷簡實費去小子無數
苦心其唯一無二之代價即在閱者能於書中不文之處加以原宥耳豈有
他哉

凡例

一·凡小說多憑空結撰因文演事或間有記實小說因事演文然往往以文字爲主不惜刪繁就簡引事從文本書因事記文偏重事實在同一時期內之事無論鉅細皆思設法容納不忍割棄以期保全史料

一·本書敘事均必詳其年月惟非如「元年春王正月」之直書亦非如「此某年某月事也」之補敘多在不着痕迹中自然寫出如第十四回中所記丁燦廷等在京設靈致祭牌位上大書「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永昌被難教民之靈位」之類使閱者每覽一事均可尋譯其年月

一·本書仿通鑑之編年紀事非如史記之世家列傳體裁必詳個人之始

卒故於書中人有詳其後半世而以前全不知來歷者有詳其前半生而後全不知結局者蓋人與事有關則紀之人與事無關則從略作者無絲毫容心於其間

一·書中所載均係實地實人實事其姓名綽號皆係實有間有有名無字有號無名者均以年久散失無法稽攷亦不欲杜撰以存其真

一·凡小說每敘一人均必詳其容貌衣服此等文字多佔篇幅未免使閱者生厭本書以事爲主必其容貌衣服器用與事有關者始敘否則從略

一·凡小說每回之首必詳述其前回之末以承上轉下有重敘至大半頁者本書卽力矯此等重複之弊

一·近世小說每苦於材料太少故對於稍新穎之事多視爲珍寶居爲奇

貨將敍到題時必又設法撇開蓋一經揭穿以後卽無興趣本書材料豐富正如看西洋景揭開一幕又有一幕無須半矜祕自珍

一·本書因苦於材料太多作者材力短絀未能如鐵網珊瑚鉅細不遺每有願此失彼之虞於原有材料祇有節略之病並無節外生枝憑空杜撰之處

一·本書對於官名及稱呼禮節皆依前清舊制未敢稍爲易間雖有前後不符之處如蔭德布前任鶴麗鎮人俱呼爲大人後任鶴麗鎮人俱呼爲軍門此非作者故爲出入蓋以前清官場習慣凡總兵署過提督者皆得稱軍門凡此之類甚多閱之可見前清官制遺規之一般

外南史 杜文秀演義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牛踪會釀亂種禍根 | 火把節啓釁結仇怨 |
| 第二回 | 抗官兵蓄意造亂 | 謀和議釋嫌息爭 |
| 第三回 | 大白象結集猛庭寨 | 迤西道查辦永昌案 |
| 第四回 | 羅天池血洗保山城 | 杜文秀上控雲南省 |
| 第五回 | 大復仇醫集金鷄村 | 少勝衆克復小松寨 |
| 第六回 | 杯酒讓功不矜不伐 | 暗室有懷疑雨疑雲 |
| 第七回 | 猿鶴蟲沙官眷受奇禍 | 縱橫掉鬪能吏逞雄才 |
| 第八回 | 知機遠退老將乞休 | 消息洩漏太守探密 |
| 第九回 | 查要案委員假算命 | 解仇怨縣令收乾因 |

第十回 丁燦廷北上叩闈

杜文秀西行接眷

第十一回 羅萬喜火燒鐵索橋

趙發元殉難飛石口

第十二回 酒食徵逐人肝作嘉餚

駭世祕方官膽充妙藥

第十三回 措置乖方總督遭貶謫

亂事延蔓新興動殺機

第十四回 紀念一週年京華痛哭

奔馳萬里路燕雲寄書

第十五回 叩帝闈英雄遭縲紲

刼殺場回衆又縱橫

第十六回 巴協台面折彭府尊

大白象力戰鐵脚板

第十七回 圍雲州李鎮賣力

攻象山張富殞命

第十八回 施巧計獻犯運軍火

驚果報強梁脫網羅

第十九回 告一段落雲亂暫平靜

是真怪事演話似京音

第二十回 林則徐奉命督滇黔

杜文秀遞解回雲南

- 第二十一回 山國崎嶇跬步無平地 關河氣候隔里不同天
- 第二十二回 遠寄荒服孤臣自危 頻傳烽火疆吏籌邊
- 第二十三回 沈聚成刼犯抗王命 林則徐督師征永昌
- 第二十四回 背父教振達謀亂 急兇難周氏求仙
- 第二十五回 金祖師作法睡佛寺 老英雄督造天兵壇
- 第二十六回 麻春融聚衆開山堂 古明發乘亂佔彌渡
- 第二十七回 鐵馬金戈殺出假李逵 揭奸發慝活現真包公
- 第二十八回 蔭德布孤軍探虎穴 沈聚成捨身救永昌
- 第二十九回 林則徐怒斬鐵帽子 何有寶義釋老英雄
- 第三十回 息馬蒼山獻誠一千級 稱觴昆海介壽六百齡

天南
外史
杜文秀演義
初集卷一

第一回 牛賂會釀亂種禍根 火把節啓釁結仇怨

詩
莽莽河山一戰場 重將遺恨寫遐荒

雲龍風虎千秋壯 猿鶴蟲沙一例傷

楚漢中原人逐鹿 烽煙南詔土騰驤

曰
英雄霸業今何在 忍使前塵付渺茫

這一首開場白。乃是說六十年前雄據雲南大理的杜文秀。他在前清咸同年間。獨霸西南。勢力已達到川黔陝隴。與太平天國滿清成了三分鼎足之勢。後來因太平天國滅亡。他勢孤了。也漸就敗亡。他也曾蓄髮易服定官制。

改制度。與太平天國有朝聘往來之禮。並不像流賊草寇的舉動。並且他是由回教各領袖推舉他做總統。他又命他的女兒做兵馬大元帥。在今日元首稱總統。女子做官是不算一回事的。但在六十年前就有這種政制。翻開中國以前的歷史來看。除了稗官小說有捏造女子掛帥的故實外。真的恐怕止有杜文秀父女了。可憐他同洪秀全俱應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那句話。只落得個國破身亡的結果。但是洪秀全的事業。尙有太平天國演義等書替他表揚。杜文秀則因生在邊徼萬里的地方。致十餘年霸業。少爲中原人士所聞知。就是雲南到現在除了嘴上生着白鬍子的老頭兒。有時高興起來。在茶樓酒館內當着古話講講外。其餘書籍便少紀載。再歇幾十年。恐怕就要全無人曉得了。作者雖不學無文。但以生長在雲南。對於此事。聞見甚多。覺得湮沒了實在可惜。特將他的始末敷衍出來。作滇中的掌故。

佐閱者圍爐消夏之資。閒話少敘。且看正文。却說雲南是漢回夷雜居的地方。夷中又包括苗蠻獠獯等族。種類要在幾百千種。夷人多自聚族類成一村落而居。鮮有與漢人雜居的。回人則因多係漢人信奉回教故聚族而居的很少。多半與漢人雜居。統計全滇漢人要佔十分之七。夷人佔十分之二。回人佔十分之一。因爲漢回雜居。賢愚不等。所以兩族爭鬥的事時常發生。感情也漸趨惡劣。他們爭鬥的原因。種族的觀念尙小。最厲害的是宗教關係。因爲宗教不同。習尙各別。感情就難融洽。在歐洲中世紀以前的革命。如十字軍東征三十年戰爭……等。都是爲着宗教演出來的慘劇。雲南漢回的互相屠殺。也可一例看待。就民風說來。回民性質是強悍而團結的。漢人文弱而又是一盤散沙。但有些無意識的漢民。遇着回民。他偏要帶些輕薄。如同本來一個回字。他偏要加上個犬旁。成個『獠』字。回民不食豬肉。

他們就說豬是回族的老祖宗。回民的性情。多半偏狹。往往爲這些細故。釀成爭鬥。漢人抵敵不過。漸受回族的欺凌。就有哥老會出來專打抱不平。凡被回族侵凌的地方。漢人唯一抵制的方法。部是開山堂。立公口。燒香拜把。雲南迤西一帶還有所謂火竿會牛賒會。哥老會是人人知道的。不必細說。那火竿會起初不過是各鄉村人民想保護森林。禁止放火盜伐。在五穀下種時候禁止牲畜踐踏。在收穫時候嚴防偷盜的一種鄉約。牛賒會是農事既畢。各農家將所有耕牛集合起來。放在一個山谷內。舉出幾個人來看管。到了春夏之交。農事開始。又各自領回去。這本是農人通力合作的一種公益的團體。於漢回爭鬥。好像風馬牛不相及的。作者何必多扯這些廢話出來說呢。原來雲南幅員遼闊。一縣面積有寬至千多里的。距離省城有遠至兩三千里路的。凡遇命案盜案。照例是要將人犯解到省城歸臬台覆審的。

所有扛夫差役盤費。總是要地方官掏腰包。一任官遇到這樣的幾樁案子。就要倒霉貼錢。若遇狡猾的人犯。在省翻供。又要解回另審。或調原審官到省。隨同訊問。經年累月。不得回任。並且到處都是深山密箐。遇有在途中扭斷鐐銬。拆破囚籠逃走。或被匪黨攔路劫去。地方官馬上就要受參劾留緝的處分。累得傾家破產。所以雲南的州縣官多視捕緝盜犯爲畏途。雖上司嚴令督飭。多是陽奉陰違。對於大幫股匪。更不敢過問。因爲這個原故。隔省太遠的州縣盜賊也就特別多。人民因官不敢辦匪。恐怕拿辦到案又放走了。報復更烈。遇受盜匪的害。連官都不敢報。所以當時有兩句話說。

賊不畏官官畏賊

民雖被賊莫鳴官

地方既成了這種現象。牛賒會火竿會就乘時而起。遇有賊盜鬥毆的案子。就由會來捕拿懲辦。甚至有捕獲的匪犯。逕由會內就殺了。並不報官。官也

裝癡作聾。樂得省事。因此牛賚會火竿會的勢力就漸漸澎大起來。大理以上的州縣都是這種情形。有一次保山縣的七哨地方忽然有幾家人失竊。經牛賚會在哨內名李甲三的家。查出一件贓物來。牛賚會即將李甲三弟兄三人拿去拷問。他弟兄三人皆不承認。云是仇家栽贓坐害的。這時會首是張文儒黃兆元。當即叱道。我們會內辦事非同衙門可比。贓物確鑿萬不能抵賴。你們三人中總有一人做的。趕快自行認出。免得帶累別人。若是你們三人都不招。我們只有三個都辦了。李甲三弟兄仍是不招。張文儒道。既然都不招。顯見三個都是賊盜。將他們都活埋了。爲地方除害。遂不由分說將他弟兄三人捆綁起來。李甲三的母亲聽得了。忙來救護。向會衆哭求。並拉住他兒子不放手。會衆將他母親推開。簇擁起向外便走。他母親見無法可救。忙跑進城內縣衙門大堂上擊鼓鳴冤。這知縣姓吳名繩。聽得大堂

上有人擊鼓。卽坐堂審問李甲三之母。哭訴前情。吳知縣向來曉得這會是斬殺自由的。忙問可埋了沒有。李媪道。他們現正將我兒捆往各村寨遊行示衆。遊後才埋的。吳知縣想如此還來得及救也未可知。忙率領一二十差役。亟奔往七哨來彈壓。這七哨距城有二十多里。等到了七哨。他們剛剛將李甲三弟兄三人埋在土內。人尙未散。吳知縣忙令挖出土來。已七竅流血。窒悶死了。吳知縣大怒。卽就地設起公案來檢驗。張文儒黃兆元跪在公案面前訴道。這是會中的規矩。並非紳等敢如此。吳縣叱道。胡說。你們止曉得有會規。可曉得有王法不。李甲三弟兄縱是真贓實犯。論罪不過小偷。也不至於處死。你們這樣無法無天。非要你們償命不可。卽叫人將他們縛起來。那些皂隸聽了。便將鐵鍊套在張文儒黃兆元項上。一時人聲喧嘩起來。俱稱官家向來不替我們辦盜匪。我們拿了送去。都是幾天就放了。弄得盜賊

遍地。閭閻不安。我們不得已自己來辦匪。官反來袒匪害民。氣勢洶洶。把吳縣團團圍起來。聲稱非將張黃二人釋放不許走。吳縣被圍得無奈。只得允許將他們放了。張文儒等得釋。自己也喜出望外。即欲轉身回家。忽有人在他後腰捏一把。張回頭一看。乃是金雞村的張時重。這人足智多謀。七哨中人。取他一個綽號。名叫小諸葛。即隨他擠出人叢。時重道。你們幹出這等事來。如此下場。便無事了嗎。我怕老哥要傾家滅門。還不知帶累多少人啊。張文儒被他一言提醒。即忙跪下求道。兄有何法救我。時重忙拉起來道。我想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不如仍將他困起來。逼他出不辦的字據。但要好好的要求。並要你挺身而做見機而行。等到事弄僵了。弟再出頭來。設法補救。說罷自去了。文儒想這話到底不錯。忙又擠進人叢中。只見吳縣已搭轎要走。忙拉着黃兆元。又跪在地下求道。蒙大老爺的恩。雖然放釋。但全哨的人。

仍是不放心。還要請再出一張「查得事屬爲公應免究辦」的硃諭。小人們就霑恩無窮了。吳縣道本縣爲堂堂一縣之主。豈肯對你們失信。說不辦就不辦。何必要出什麼字據。文儒等卽跪着不起來。會衆見張文儒如此。依然又圍起來。不放吳縣行走。吳縣再三的勸諭道。你們可曉得天外還有天。本縣不跟究。恐怕府裏要跟究。府裏不追究。還有省上。本縣祇能包本縣不追究。難道連上司的事。本縣也包攬得住嗎。文儒等聽見提出上司兩個字。越發哀求得迫切。看看紅日西墜。文儒遂命人將吳縣請到傍邊一個寺上去。辦幾棹酒席來款待。自己和兆元仍是跪在面前不起。等到三更時分。忽報永昌府來了。原來這永昌府姓陳名錫熊。他見吳縣出來到了二更時分。還未轉去。不曉得是鬧出什麼亂子。着起急來。親自跑來看。文儒聞聲跪接進來。陳太守正欲開言問何事。吳縣便將前事稟陳一遍。陳太守大怒道。豈

有此理。急命仍將文儒兆元縛起來。帶回城去。差役又動手將他二人捆起來。正欲啓行。忽報寺門已由外面反鎖起來。周圍圍起三四層人。大呼申寤。陳太守大罵文儒道。你們如此。豈不要造反。文儒道紳等俱是良民。那敢造反。前之防盜。原爲保全身命財產。不料反因此惹起禍來。故而再三邀請降諭寬宥。吳大老爺說不能做主。現陳大人也來了。要請兩位青天施恩。陳太守見他們又軟又硬也無可奈何。直到天明尙在相持。後來他們耳對耳的商量一陣。始由吳縣對文儒言道。非是府尊同本縣一定要辦你們。但恐屍主上控。現你們要具結。(一)要同屍主和解不要上控。(二)以後永遠不得再擅殺人命。你們具了結。本縣和府尊便下硃諭。文儒等得了這句話。連忙具結。打上脚模手印呈上。吳縣也將硃諭交文儒等收執。外邊方將寺門打開。沿途擺香案跪送。陳府吳縣遇了這樣事情。倒也哭笑不得。恐張揚了於

自己的面子不好看。只好像啞子吃黃連。忍了下去。回城後便果真不提了。從此牛監會更斬殺自由。毫無顧忌。但殺着漢民。固是忍氣含冤。莫可如何。若是殺着回民。回民便聚眾起來爭鬥。雙方不曉得因此爭鬥過若干次。打死了若干人數。這時永昌回眾之中也有一個怪物。名叫馬效青。是八大營的人。力大無窮。人取他個綽號叫大白象。專在地方上逞強作霸。窩匪結盜。他同雲州樂黨的張富。永平曲洞的楊楷。緬甯的黃巴巴。城內的丁泳年。張世賢等。都是結拜的弟兄。大白象是大哥。張富是二哥。張世賢是三哥。黃巴巴是第四。楊楷是第五。丁泳年爲老么。除張富黃楊等。已是落了草的。大白象是專做他們的眼線。坐地分贓。張世賢也有一身的好本領。慣用一根長戟。數十人近不得他的身。因此永昌人取他個綽號名叫賽白袍。他專在城內結交一般城回。作大白象的眼線。丁泳年能緣壁而行。輕捷無比。綽號叫

九坎猫。常在大白象的左右。大白象隱隱獨霸永順雲一帶。當時有一首童謠說。

妙香國 獅子狂 哀牢國 白象忙 哀牢有王無位 妙香有位

無王 白象跑大理 六詔鬧洋洋

他們這般朋友聽了這種童謠都暗中自喜。因爲永昌便是古哀牢國。大理便是古妙香國。依歷史上的觀察。都是永昌的人到大理去稱王的。現在恐怕又要應在大白象頭上了。大白象也自命不凡。他以爲永順一帶的官都是如聾如瞶。不足畏懼。人民更是怕他們如虎狼。惟有七哨的漢民向來同他們都是生冤家死對頭。尤其是七哨中金雞村的人。更爲強悍。相傳孟獲卽是金雞村人。孟獲生有二十一子。他封三個在金雞村。現村中有蘭猛蔣三姓。聽說便是他的子孫。故這村人向來都是習拳弄棒。馳馬試劍。尙武成。

風的。在前清乾嘉之際。這村武科特盛。村人多以武術教師爲業。常遊行各州縣。教人習武。附近各縣也常專赴這村習武的。曾出了不少的武術名教師。這時村中尙有一個名教師。姓沈名聚成。武藝極高強。又是哥老會的龍頭。人頗任俠好義。永昌人叫他一個綽號名叫老英雄。他有個義子名沈振達。和前面所述的武生張文儒劉書等。武藝俱出衆。他們和小諸葛張時重將七哨各村。設起牛賒會來。有事以吹牛角爲號。每家有壯丁的都要出來集齊。所以平常盜賊是不敢過問的。大白象曾和他們惡鬥過好幾次。俱是各有勝負。因此大白象們的對頭也只有金雞村。只要將這村人降服。便可獨霸稱尊了。有一天大白象同九坎猫商議道。老弟火把節快要到了。我想乘這機會和金雞村人拚個高下。不知我弟意下如何。九坎猫道。弟想用力是不容易取勝的。不如用計。我們設法使幾個人將他們誘到樊家屯窰門

口。我們先將人分成十隊。埋伏在左右的山箐中。另派一人在樊家屯那大柏樹上看着。以鳴鐘爲號。鐘鳴一下時。第一隊卽點起火把衝出來。鐘鳴二下時。第二隊出來。鐘鳴十下時。十隊都出來。看他們來的少。我們出來的人也少。他們來的多。我們出來的人也多。他們陸續來救援。我們也陸續的用埋伏將他們圍困起來。縱使他們傾巢而出。也要給他大大上回當。大白象喜道。此計甚好。兄便去安排人馬。舍姪馬大雄可使往金雞村誘敵。至於那棵大樹上。除了老弟誰人上得去。九坎貓慨然應允。各自準備到火把節那晚起事。却說雲南這個火把節是在六月二十四日的夜間。是雲南特有的節。這個節的來歷。有的說是諸葛孔明征南。於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庭燎相迎。遂相沿成習。有的說是唐開元中南詔欲滅五詔。建松明樓召五詔宴會。鄧賤詔之妻慈善。曉得南詔不懷好意。勸其夫不要去。其夫

不聽。乃打一隻鐵釧約夫臂而往。既而南詔果焚斃五詔。以酒醉失火報各詔。各詔來收屍。骸骨多分辨不出來。獨慈善認出丈夫的屍。發了回去。南詔以慈善美而慧。要强娶他。慈善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食盡。慈善乃盛衣裝縱火自焚死。後人於是日哀弔他。名火把節。也好像寒食弔介之推。端午弔屈原樣的。此外還有種種傳說。作者非是考據家。不過略提一二。曉得火把節是這樣的來歷罷了。這火把節的玩藝。是用火把同松香粉兩種。火把是用彎紐的松樹。依着紋理劈成多數裂縫。在縫中用松結成或松球嵌上。撐成空心的。大的合圍。小的盈把。松香粉是用松脂火藥硝磺等類。研成粉末。火把燃後。用松香粉撒上。卽火花四濺。烈焰萬丈。一到這晚上。就人手一株火把。腰掛一袋松香粉。有的百千成羣。將火把搭成高架。環繞四週。唱花燈。拌高蹻。競賽跳高。在烈火騰騰的火架上躍過。有的三五成羣。在街坊上

游行。見着人使用火把向着。劈面就撒一把松香。燒得人髮焦眉灼。以資笑樂。也好像新年小孩擲金錢砲樣的。遇對方也執着火把。雙方就戰火起來。真是火樹銀花。較上元花燈熱鬧幾十倍。素來有仇怨的。都想借此機會報復。這時漢回仇怨已深。良善的漢民。曉得這一晚是容易滋事的。俱相戒不敢出門。馬大雄奉了他叔父之命。於是晚率領了三四十個回子。各執火把。列隊到鄉村游行。各家俱是關門閉戶的。靜悄無聲。惟獨到了板橋金雞村。便大不相同了。人民依舊是玩火把。火光燭天。市成不夜。分外熱鬧。大雄遂在板橋搭起火把來。鳴鑼擊鼓。跳舞唱曲。引得全哨人民。不分漢回。都出來看鬧熱。祇見大雄頭戴一頂白尖氈帽。嘴上掛一口鍋剷鬚子。抹着白鼻子。穿一件黑布短褂。精腿露膀。拖着一雙濫鞋子。手提銅鑼。繞着火把架高唱道。

提起漢家真可笑。人死不葬停堂上。三五日後血水淪。孝子伏地喝屍湯。有些飲食更骯髒。死牛病馬充饑腸。還笑教門不吃葷。人畜焉能同一樣。

大雄一面唱着。一面裝模做樣的形容。引得回民皆拍手大笑。漢民都面紅耳赤。這時沈振達恰走到這裏。看見大怒罵道。這死瘟豬你真不要命了。敢來太歲頭上動土。今天晚上才使你曉得七哨人不是好惹的。說時即以手中的大火把照着大雄頭上劈面就是一把松香粉。大雄忙避開。一時在場的自然而然漢人回人各站在一邊。雙方各以火把爲槍械。松香粉爲子彈。正式開起火來。大雄的目的並不在廝鬥。略一交鋒。便率衆向後逃跑。振達等不放。齊向前緊追。到了窰門口。大雄等忽回頭又與振達等奮鬥。祇聽噹的一聲響。後面忽攢出百多人來攔住去路。將振達等包圍在窰門口。振達

知是中計。左衝右闖。奈自己來的人不過七八十人。回子倒有兩百多些。殺不出去。正是

大禍每從遊戲起

星星之火可燎原

欲知振達等能否殺出去。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抗官兵蓄意造亂 謀和議釋嫌息爭

話說大白象將沈振達等圍在寨門口。早有人將這消息報到板橋去。板橋的人即在板橋金雞村一帶吹起牛角來。馬上便聚得兩百多人。立即前往救援。這時沈聚成已睡了。聽得這個消息。連忙扒起來。原來聚成祖籍是湖南人。現已落業在金雞村。振達原姓王。本係他的姪婿。父母俱故。依岳家爲生。因看他人尚有些膽識。遂教他些拳術武藝。收爲義子。改姓沈。因此振達

對於聚成也很感激。極其孝順。所以他名雖義子。情同親生。振達被圍。聚成自是關心。忙起來又集了百多人。想再待一刻不回來。便親率人往救援。忽見一個人逃回來報告道。我們到了樊家屯。祇見那棵大柏樹上掛着一盞紅燈籠。有鐘聲兩下。從那樹上發下。就有一隊人出來攔着和我們打。又聽鐘鳴三下。又有一隊從後來將我們圍着。聚成聽了便對大衆講道。我們今晚上了大白象九坎猫的當了。他們是存心已久。我們事先並不防備。到臨時人也聚不攏。我想祇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那大柏樹定是發號施令之地。若不從那點着手。再去些人也是無益。你們也不必用火把。有兵器的各自回家去携來。隨我前往。待我出其不意。先佔了那大柏樹。以滅燈爲號。你們急行殺入。衝開一條路。將我們的人救出便走。方說到此。忽聽人叢中一人大聲言道。不妥。熄燈爲號。恐被他們曉得了。羣起來攻。更不了事。聚成細

視之乃是張時重。急答道如此我們便以放升高爲號。卽命人攜帶十多個升高。衆人各自回去帶了兵器來。聚成也帶一對雙刀。率領着向樊家屯前進。行了數里。那大柏樹上的紅燈也隱隱看見。這樹是在樊家屯窰門口之間。須抄過樊家屯始能到。聚成便命人各伏在黑暗處。自己帶領了五六個人從樊家屯後面繞過。這時民房已被火星飛墜。延燒起來。祇見紅光遍野。烈焰冲天。照耀如同白晝。吶呼之聲震山岳。惟村後一帶圍牆脚尙黑暗可避身。聚成沿圍牆脚蛇行而前。將到大柏樹下。看見兩個人立在樹下。聚成忙一躍上前。雙刀一揮。兩顆頭像滾瓜樣落在地下。闕無聲息。祇見那大樹拔地參天。粗逾十圍。幹高五六丈。始分杈枝。樹樞杈上蹲着一人。看係九坎貓。被火光映得鬚眉皆現。上面掛着一鐘。九坎貓似已看見前面有人來。嫌面前的枝葉蔽着。看不真切。便攀登樹頂。捷如猿猴。輕如飛燕。緣到樹梢上。

樹枝並不見搖動。聚成恐傷了他性命。更結下不可解之仇。但不如此。又救不出衆人。忙在懷中取出飛鏢來。準對着向樹上打去。正中九坎猫前胸。翻身跌下樹來。聚成便放起兩個升高來。好像兩條火蛇衝入雲霄。衆人看見曉得聚成已得手。一擁衝入樊家屯。逢人便殺。回衆相率奔逃。聚成也衝入。遂將被圍的人救出。又將死傷不能行走的。措的措。抬的抬。急奔回金雞村來。檢點死傷人數。已死的有四十多人。負重傷的有六七十人。其他皮燙髮灼。指破脚折的。不計其數。死的橫七豎八。焦頭爛額。擺在村中。各家屬來認領。一時哭聲震天。村民大憤。張文儒倡言道。回賊如此兇惡。我們也將村中的禮拜寺燒了。回子殺了。以報今晚之仇。衆人齊聲附和。一擁到禮拜寺。放起火來。回民聞訊。俱各自逃生。聚成恐釀出大事來。忙跑去大聲叫道。我們報仇要尋打我們。殺我們的去報。如你們聽我的話。我願拚着老命。不要慢。

慢的去尋仇人一個個殺死。如你們不分皂白的亂殺無辜。我就不管你們的閒事。衆人聽了。始中止。僅將禮拜寺燒了。衆人便命人將帶傷的各抬回家去。家中無人照料的。就抬到大佛寺去。自己出所藏的金槍藥替帶傷的敷治。原來聚成不但武藝高強。且有幾種秘藥。治外傷極好。其中有十多個性命垂危的。家屬競問可能醫治。聚成稱說不能斷定。祇要能延長三五日。等我師父來。就有救了。便命振達連夜趕到緬甯去。請他師父金混秋來。張文儒張時重又主張進城報案去。衆人就推他兩個去。這且不提。且說在窰門口的回子。自被聚成等驅散後。皆埋怨九坎貓何以不鳴鐘招援。羣來大柏樹下尋九坎貓理論。見樹下伏着三個死屍。以火把照着。見馬大雄和他的僕人馬大均。身首異處。九坎貓七孔流血。皮膚青紫。全身腫漲如同吹脹了的豬一般。原來那鏢上有毒。是見血封喉的。故而如此。忙飛報大白象大

白象來看見九坎猫馬大雄俱死。放聲大哭。言我們不過偶爾遊戲。不料他們竟下此毒手。我必踹平七哨。殺盡漢賊。爲吾弟姪報仇。言罷卽欲帶領人馬向金雞村追來。他有兩個族姪名馬國海馬國喜勸道。七哨的人既敢如此。量必有防備。並且金雞村地勢極險。如再上他們的當。更屬不值。不如今晚休息。明天由姪弟兄等率領前去報仇。倘若得手便罷。如若不然。再由叔父領大隊前來應援。大白象也祇得聽了。到了次日天明。由馬國海弟兄領了五六百回子來到金雞村。這時金雞村人因鬧了一夜。不得安眠。都在熟睡。祇有黃兆元帶了幾個人。在外巡哨。見了趕忙回來吹牛角。集得五六百人。出村來抵禦。由晨時戰到午時。金雞村的漸漸敵不過了。黃兆元在七哨也是很有名的好漢。但被馬氏弟兄雙戰。也漸漸招架不住。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穿花衣補掛帶水晶頂子騎着馬的人。領着百多個穿紅

邊號掛的兵。後面跟着一頂四人藍呢大轎。前後擁着些皂隸。各人都手携鐵鍊。丁零當郎的跑着來。那戴水晶頂的一馬當先跑來。喝令雙方停止。黃兆元連忙就住手。這時大白象也帶着些人趕到。看見張時重張文儒也跟着戴水晶頂子的人得意洋洋的跑來。大怒道。這明明是金雞村搬來保護他們的人。現在的狗官。他們止曉得衛護漢家。那管我們教門的死活。我們不管他官不官。連同金雞村的一齊打。那戴水晶頂子的見不是勢頭。也就命帶來的兵。加入金雞村。和大白象混戰起來。但仍是衆寡不敵。到了申牌時候。被馬國海弟兄從左右兩翼包抄過來。官兵的來路也斷了。祇有金雞村可退。那坐大轎的官。只得先退到金雞村去。村中的人因爲形勢緊急。牛角之聲。嗚嗚不絕。糾人前往救援。沈聚成也被三四起人。將他催起。來到村外。見一簇人擁着一乘大轎。飛奔而來。前面打着縣正堂李字樣。沈曉得是

保山縣到了。連忙站在路傍迎接。那官立命停轎。問可有別條小路可以逃走。聚成忙答道。後路已被他們截斷了。無路可通。但小村很險要的。請大老爺不要着慌。權住一宵。待小的們將回子打退。話猶未完。敗退的人已蜂湧而來。張時重也跑回來。對聚成大叫道。不得了啦。請你老人家趕快前去。這裏李大老爺我們會招呼。聚成即便領了二三十個壯丁趕上去。迎頭都是敗回來的村民和兵。聚成俱說有我來了不要緊的。你們慢慢的退。衆人看見聚成來了。膽也壯起來。有三四個回子已脚跟脚的追來。被聚成的兩個家丁。截住撕殺。只聽見弓弦颼的一聲響。一個回子應聲倒地。一個回子膽稍怯。被家丁一矛刺死。一個回子轉身便跑。背上又被一箭。伏在地上。其餘的便不敢再追。聚成便命人將死傷的抬回。又命人趕設防守。待衆人退盡。防守也設好了。聚成始徐徐向後退。回子也不敢追。等到聚成進了村。回子

才擁來將金雞村圍住。這金雞村四面都是水田。中間一條大路。周圍俱有圍牆。牆外挖有丈多深的濠溝。牆內鑿砲眼。四角有礮樓。祇要將濠溝上的過橋拆了。防守起來。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容易攻入。所以金雞村的人。並不在意。倒是官兵反驚慌的不得了。聚成回來時。聽說李縣官已在周日庠家裏。卽來周家。將禦敵的情形略述一番。張文儒張時重劉書一千紳士都在座。時重卽指着李縣官下邊坐的戴水晶頂子那個官稱道。這就是中軍楊大人。聚成連忙請個安。劉書接着稱贊聚成道。他就是我們七哨的保障了。這一帶的回子。人人都怕他。稱他爲老英雄。所以他一出去。回子也不敢來追。這時李縣官楊都司都是驚魂未定。連說話都戰慄不成聲。聚成始用話安慰道。請二位大人萬安。小村和回子結仇二三十年。打過十餘次。從未破過。今天是因全村的人昨晚未睡。出去的人很少。到了小人知道時。日將西

落再戰也是無益。待明天我們準定齊集村人。將回子殺退。護送兩位大人出去。但是這些回子實在太兇惡。無端將村民燒死四五十。打傷百多人。樊家屯窰門口都燒平了。要請兩位大人驗勘一下。替小民等伸冤。李縣官聽了滿口答應道。祇要你們努力將我們救出。就是城內的兵不足。我們也要詳稟上憲。派大兵來勦辦。又見聚成英武豪爽。甚爲禮敬。指聚成道。老兄春秋想近四十了。正是爲國家效命的時候。聚成忙答道。小人今年癡活六十五歲了。李縣官驚道。看之猶如三四十歲的人。會有這樣好的精神。真算難得。卽邀楊都司到大佛寺各處去勘驗死傷的人。看見那些灼傷炙死的慘狀。李縣官也頓足罵道。這些匪徒。實在可惡。任意傷害我的良民。本縣回到衙內。誓要盡法懲辦。勘驗畢。依然回到周家。晚餐已設好。聚成時重劉書俱在座相陪。飯後商議如何破敵之策。李縣官是想急以脫身的。便謂聚成曰。

依弟的意思。不如由兄挑選得力幹練。殺出條血路。護送弟等到了縣城。待弟詳稟府協。多派官兵來解圍。你們和他們爭鬥。勝了也是循環報復。不如官兵來勦辦。他們就無從借口。聚成曰。庠俱連聲應諾。遂由聚成在村中揀素來很强悍的壯丁三百名。命三更造飯。四更食畢。五更出發。到了拂曉將發動時。聚成取了一包藥粉來。命各人用開水各吃一指甲壳。衆人聞言歡聲雷動。俱言吃了能避刀槍。競來取食。吃畢聚成遂命由官兵護衛李縣官楊中軍在後。自己率三百壯丁當先。打開柵門。向北面衝出。這時回衆尙不料金雞村人猝至。皆相率逃奔。聚成等三百人如狼似虎。好像風捲落葉。雨打殘花樣的。不一刻即衝開一條大路。出了重圍。檢點人數。並無一個死傷。擁護着李楊等向城而行。李縣官見這情形。深爲驚異。暗想萬不料這些窮鄉僻壤。竟有這樣奇人。能避刀槍。心中深爲佩服。欲問這藥的來歷。又恐他

不肯說。想回署去慢慢結識他。一問究竟。這且按下不題。且說大白象自從不服彈壓。拒抗官兵後。自知闖下包天大禍。遂決心一不做二不休。將官兵圍在金雞村。又遇金雞村板橋各處逃出的回民來。皆言禮拜寺均燒燬。我等慢走一步。皆將被殺戮。大白象遂命這一些回民分赴各村寨。到處游說回民。稱漢家虐殺我們教民。燒我們的禮拜堂。侮辱我們教門。我們要一齊起來報仇。把七哨的漢人殺死。以後才無人敢再來傷害我們。又使人通知猛庭寨張富。緬寧黃巴巴。永平楊楷。回民向來是很齊心的。一聞這訊。馬上就集了一兩萬人。將七哨圍得水洩不通。原來這七哨南三哨的民風比較馴良。北四哨最強悍。四哨之中要算金雞村板橋二哨更厲害。現在既鬧到這地步。南三哨的人都認爲是北四哨人闖下來的禍。不願共同負這責任。並且地勢不及金雞村的險要。人也不及金雞村的武勇。又在這個農忙時

期恐怕傷了稼禾。一年之計無着。他們內中也不乏與回教中感情好的。遂分頭向回衆講好。燒了的禮拜寺願照原樣蓋賠。並賠三千兩銀子爲購買祭田之用。逃出去的回民。依然招回來。言歸於好。新聚這些回子。本屬良民。因迫於一時的氣憤。故相率而來。到得佔了這上風。也願意了息。金雞村人因沈家父子都不在。又見回衆這樣大的聲勢。頗有幾分畏懼。也答應了。雙方立約畫押後。回衆各自散去。大白象原想利用回衆。現見一闕而散。也無法阻止。張富等又未至。要單獨支持。恐怕沈聚成搬來官兵難以抵敵。要從此罷休。拒抗官兵之罪。又擺不脫。遂與馬國海弟兄商議。想退到猛庭寨與張富合夥。再作計較。遂率領餘黨約兩百多人。離了金雞村向猛庭寨前進。行不上十多里路。忽見前面塵頭大起。似有許多人馬殺來。大白象大驚道。想必是官兵來截擊了。忙從斜徑繞到一個大松林內隱蔽。另使人出來偵

探消息。正是

驚魂還未定 疑影又重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大白象結集猛庭寨 迤西道查辦永昌案

却說大白象因疑是官兵來截擊。忙避入松林內。使人出來打聽。始曉得是張富親自率領人馬來救援的。急出來相見。大白象將前事細說一遍。說到九坎貓等的死況。張富也落下淚來說道。我們無論如何要替弟姪報仇。遂一同回到猛庭寨。住了兩三天。接得城中的探報。說金雞村沈聚成保護縣官李發元到了城內。李縣官甚爲重用。委他當金雞村的練頭。又稟省城要調大理的兵來勦辦。大白象聽了不免有些害怕起來。張富笑道。既做泥鰍

還怕沒眼睛。現在事也做到這地步。尙有什麼畏懼。他們官兵來的頂多也。不過千把人。我們合起各家弟兄的人馬來。起碼有兩三千人。何愁打不過他。縱打不過。我們退到緬甯雲州去。據險而守。或是散開等官兵去了。又聚攏來。官兵其奈我何。所怕的就是金雞村人。先前我們不應該和他們結仇。使他們替官兵出力。這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現在我們既同他作了對。倒不如將黃楊馬各弟調來。先將金雞村佔領了。將他們殺盡。報了弟姪之仇。除了心腹之患。然後再謀抗拒官兵。大白象聞言大喜。又出傳單去調黃巴巴等速來猛庭寨聚會。第二天楊楷到了。又隔兩三天。寨外來了一批人馬。大白象料是黃巴巴到了。卽同張富親出迎接。見面方知是馬無二。原來馬無二也是雲州一條好漢。同大白象認過家門。現聞訊特親領人馬來助大白象。大白象大喜。忙接入寨內。認作弟兄。又等兩天。黃巴巴才到。大白象殺

牛宰羊。大宴張黃楊馬等。將和七哨人起釁的根由說了一遍。又說官家以搶案疊出。不遇抗官的事。也要請兵和我們爲難。我們分散他們就容易撲滅。我們結合在一處。現在漢回仇怨已深。我們到處都有親戚作內應充眼線。莫說騰越永昌的兵敵不過我們。就是大理的兵省城的兵來到。俗話說得好。強龍鬥不過地頭蛇。祇要打兩個勝仗。就獨霸騰永一帶也說不定。說得張富等都高興起來。說祇要做到這地步。我們就由同教親戚推大哥爲王。我們今天就預賀大哥一杯。大白象飲了也對衆家弟兄言道。我們是有福同享有禍同擋的。到了那時。少不得各位賢弟也要列土分封。我也要預賀各位賢弟一杯。各人都飲了盡歡而散。到了次日集議進兵之策。忽有七哨的探子來報稱沈聚成已回七哨。他的兒子沈振達請得一位姓金的仙人來。聽說是沈聚成的師父。將負傷的百多人都用仙丹治好。因此七哨的

人都稱爲金祖師。聽說能呼風喚雨。調天兵。天將。神通實在不小。大白象驚對張富道。這如何是好。我想沈聚成那老賊。他平日並無真實本領。都是仗得有點左道傍門。所以我們屢次吃他的虧。可是單這老賊我們也有些難招架。又加上他的師父。我們可要小心了。因大白象這一番話。就議論紛紛。有主張先攻保山縣城的。有主張各自散開。俟打聽金仙人去了再來報仇的。俱不能決。黃巴巴道。以我的意思。不如稍停頓幾天。再看着情形。如果省兵到了。我們就先打省兵。俟省兵敗退後。再打七哨。如省兵不來。我們仍各自分手。各幹各的去。衆人都贊成這一說。但張富忽反對道。你這計倒妙。但小小這一個寨子。驟然添了這許多人馬。何能支持。如要這樣做。非得要多佔兩個地方。才供應得起。大白象道。這個自然。遂命黃巴巴佔思母車寨。楊楷佔枯柯街。馬無二佔陶家寨。自己同張富佔大田壩街。丙麻營。俱各佔領。

惟丙麻營有個世職名叫高朗。練得有幾百鄉團。一面深溝高壘的固守。一面飛報城內請官兵救援。永昌府和永昌協聞警。卽派都司楊朝勛守備潘惠揚帶領左右兩營約三百多人。不分星夜趕往救援。賽白袍在城內得這風聲。密遣人飛報到丙麻營。大白象忙召各家弟兄計議。張富道這一帶的地勢。弟最熟悉。只要如此如此。管教他有來無去。大白象大喜。便命張富黃巴巴仍圍丙麻營。自己率楊楷前往迎敵官兵。原來附近丙麻營兩傍都是大山。中間是一條深谷。谷中有個寺叫蓮花寺。稍平坦。大白象便命楊楷紮在此地。又命楊楷的大頭子馬小二埋伏在谷口。自己率衆在兩傍高山。楊朝勛等并不隄防。帶領官兵直進谷內。被馬小二在谷口斷了後路。前面楊楷在蓮花寺攔住去路。大白象在兩傍山巔滾木。擗石亂打下來。楊朝勛知中了計。前衝後鬪。想突出一條路逃生。均如鐵網相似。不能衝出。戰了一日。

夜死傷過半。生存的都饑餓不能再戰。全部爲楊楷所擒。楊俱令用草索縛起。好像紫螃蟹樣的一串一串牽到寺後空地去殺。這時大白象也收隊到蓮花寺。楊出寺相迎。大白象卽問擒得的人現在何處。楊楷答稱和兩個戴水晶頂子的都拉到後面去殺頭了。大白象忙親自跑到寺後去看。見有百多人俱跪在一塊空地上。如一羣待屠之羊。有二十多人頭已離了頸子。躺在地下。大白象卽喝令停止。命尋那兩個戴水晶頂子的。幸虧還未殺到他們頭上。卽命釋縛。將其請入寺內大殿上。夾在上座。問他們的姓名。才曉得一個是楊都司朝勛。一個是潘守備惠揚。大白象也自認是馬效青。忙賠禮認錯道。我們原是回教良民。只因金雞村漢人恃強逞霸。虐我回衆。燬我教堂。我們迫不得已起而謀報仇洩憤。漢回同是皇帝的百姓。官家縱不替回教伸冤。也不應助漢虐回。卽如今天的事。也是官兵要來殺我們。並不是我

們敢同官兵打仗。楊朝勛是自分必死的。遇大白象這種舉動。倒也莫名其妙。聽到此。已曉得他們的用意。忙乘勢答道。你們的情形。我們已曉得。論理漢回同是皇帝的赤子。我們雖係漢人。身做朝廷的官。當然是以皇帝的意思爲意思。不能袒漢攻回。但如金雞村那件事說起來。你們各位也不要惱怒。我也親自到場彈壓的。我到場是因金雞村來報案。我奉上行下。不得已而去的。那時教你們停止。如果你們停止。我們自當祇問曲直。不問原被告。如你們有冤屈。官家自會替你們伸雪。當時你們曉不得這個道理。就是你們的失着。現在又是如此。我們永昌的官兵打不過你們。但是省兵一來。動輒都是幾千幾萬。那時恐怕不似我們的容易。所以我忠告你們。如果你們仇官。那就無辦法了。如果你們是仇金雞村的人。就要從長計議。大白象急忙答道。小的們那裏敢仇官。實在爲金雞村漢家所逼。才到這地步。今天特

向兩位大人伸冤。要將我們的苦情同府縣大老爺聲明。要曉得金雞村人侮辱我們永昌教門。就是侮辱我們全體教門。官家就助漢家能壓服我永昌的教門。不能壓服全省的教門。能壓服全省的教門。不能壓服天下的教門。楊朝勛復言以此看來。你們也算是良民。府縣因聽金雞村漢民一面之詞。都把你誤認爲如何兇頑。現在你們既要我們替你們伸冤。那就全在我們二人身上。包你們打贏官司。不過你們第一不要擾民。再生事端。第二要以禮相待我們的弟兄。使我們全師而回。才有面目向府縣說話。大白象大喜。滿口答應。卽命將擒獲的官兵概行去綁。在寺內殺羊宰牛。給官兵充饑。吃後將所擄獲服裝軍器。概行送還。大白象率楊楷等將楊朝勛送出蓮花寺五六里才回。朝勛看大白象已離遠。心始放下。與惠揚並轡而行。言道我們已是待死之人。忽然又得生還。倒也出乎意料之外。言下頗有喜色。惠揚

道老兄不是倒很得意嗎。我想還是挨了那一刀。現在失了知覺還好過。如今若是使上司知我們是被俘放還的。恐怕仍舊該死。若再替他們伸冤。報仇。恐怕上司疑我們已投降了回子。替回子來做奸細。更是全家皆斬。九族皆滅。朝勛笑道。你老兄會老實成這樣子。無怪乎你一言不發。我要他們以禮相待。全師而回。是什麼原故呢。我就是想預備在上司面前掉槍花的。我們何不可說我們是由重圍中衝出來的嗎。我們就真去替那一羣死豬伸冤嗎。惠揚始大悟道。老兄的高見。真是非人所及。他們一面行着。一面講話。又行了一程。朝勛忖量已脫離了險地。始集合官兵講演。回去時不要說我們是被擒放回來的。說了大家的面子部不好看。就說我們被圍了一天。殺開一條血路衝出來的。衆兵丁齊聲答應。沿途經過的村寨。漢民早已遷徙一空。回民見係官兵也相率奔避。士兵連飲食都尋不出來。到了永昌。

見城門已緊閉。城樓上站着一員官。朝勛走近城下一看。認得是趙千總發元。忙呼開城。趙卽開城。將楊等迎入道。因聽得官軍大敗。全部無踪跡。城內遂驚慌起來。又因賀制軍派迤西道羅天池。鄧川州恆文來查辦這案。果協台因有大員在城。格外小心。故將城關起來。朝勛問果大人現在何處。趙千總答現在行臺內。和羅道台會議軍情呢。朝勛卽和惠揚來到行臺。見了果協台。由果協台引見羅道台。朝勛惠揚卽跪在地。哭訴將回逆人衆勢大。官軍如何受困。及如何衝出的情形。扯了一陣大謊。羅道台信以爲真。反安慰道。論起兵敗。本是有罪的。不過現在城防要緊。暫准你們帶罪立功。將來仍可將功抵罪。朝勛等叩頭謝恩而出。羅道台卽同永昌協果仁布。永昌府金澂。鄧川州恆文商議道。現在賊勢如此猖獗。騰永的兵是萬平不了的。非調大理張提台的兵來不可。我前幾天雖稟詳賀制軍。并移文張提督。請他親

來勦辦。但恐他們都以為我們文人膽小。小題大做。未必能來。我想須有一位熟習情形的星夜趕到大理省城。面稟情形。要請張提督火速來救。不知那一位肯勞苦一轉。永昌府忙答道。卑府願效微勞。羅道台大喜道。老兄去是最好不過的。但救兵如救火。請即行起程。到大理時。如張提督不肯來。要警告他也有守土之責。若永昌有失。他的干係也非輕。到省城時。見了督憲。要稟明請他們不要忽視。恐張提督的兵也未必能辦得了。要先準備抽調全省的兵來應援。羅當下即札委恆文暫代理永昌府。金澂當面將印交了。即僱四班轎夫。連夜趕往大理去。正是

風聲鶴唳遍原野

戴月披星請救兵

欲知永昌府如何請兵來救援。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羅天池血洗保山城 杜文秀上控雲南省

話說永昌府金澂去後。羅道台又吩咐新代永昌府和永昌協要小心城防。晝夜巡查。留意城回的行動。不可疎忽。城門白天只准開一門。派隨從親兵把守。出入的人。都要盤查。一天守城的親兵。看見一個出城的人。形跡可疑。向他盤詰。頓形驚惶之色。在他衣內搜出一封書來。是城回賽白袍張世賢給大白象的。即將人信解交行臺。羅道台拿信一看。只見上面而寫道「來人所述各情。均已敬悉。楊朝勛回城自稱是潰圍而出。並未有替我們出力之說。並且羅道台已命永昌府到大理去搬兵來勦辦我們。城內已十分戒備。官民都視我教民如同仇敵。任意凌虐。想官家都係漢人。漢人祇會迴護漢人。那有替我們伸冤之理。如大兵一到。我們皆無死所。故以弟愚見。打人

還須先下手。不如乘此時機。出其不意。先來攻城。弟願率城內教民作內應。裏應外合。將保山城佔領。漢民殺盡。然後將瀾滄橋拆斷。官兵雖有百萬。亦難飛渡。我們騰永順一帶的教民。不下十餘萬。即可獨霸一方。機不可失。望速裁決。」等語。羅道台閱信大驚。親自拷問遞信的人。始悉這人便是大白象差來的人。供出楊朝勛等係被擒放回的。急召署永昌府保山縣永昌協來會議應付之計。依羅道台的意思。是要設法將賽白袍和楊朝勛誘來殺了。以絕禍根。果協台道。此計雖善。但他們的人被我們拿獲。焉有不知之理。恐怕誘不來。反速其變。我們城內的兵練至多不過兩三百人。萬難抵敵。至於楊朝勛等被擒。巧詞圖逃。是有的。若說他竟爲回賊出力。恐怕未必。現正用人之際。不如暫不過問。俟大軍到來。將回賊平熄。然後再明正其罪。恆文也言道。果大人之言。甚是有理。此時賽白袍不惟誘不來。並且他們曉得事

機洩漏。且晚之間恐先行發作。我們城內兵力單薄。大理的兵又來不了。如何是好。說得四人皆面面相覷。無計可施。這時保山縣李發元獻策道。現在眉睫之患就在城回。調他處的兵都是遠水難救近火。卑職愚想不如便調金雞村的鄉練來先勦城回。除了內患。然後徐待大兵來剿辦外回。此案初發生時。卑職曾親往彈壓。見核村的人十分猛勇。可以立聚數千人。該村又有個奇人名沈聚成。此人不但武藝高強。膽氣十足。並且他有一種藥能避刀槍。他護送卑職衝出金雞村時。親見果是如此。卑職曉得他是國家的人才。所以極力結納。我問他藥的來歷。他說是他師父金祖師傳授他的。卑職委他爲金雞村練頭。他也十分感激。大人去調他必然肯爲國家效力。此人若來。不特城回可平。就是大白象也不是他的敵手。羅道台聞言大喜。卽指名札調沈聚成。見札立即率練入城。勦辦城回。李縣官又親筆硃諭沈聚成。

勉勵他些要報國圖功。機不可失的話。專差送到金雞村去。這時沈聚成因藥已用完。同他師父到賓川雞足山採藥去。他兒子振達接札。急同他內弟周曰庠。召紳士張文儒。劉書張時重。李國一千人來商議。皆主張聚成縱不在我們也要做。事不宜遲。卽命人拿牛角到各哨去吹。大呼羅道台調我們進城去殺回子啦。一時傳遍七哨。人人皆摩拳擦掌。歡聲雷動。立集得三四千人。由振達曰庠文儒率領浩浩蕩蕩向保山城殺奔而來。一到城時。羅道台便令將六城門大大打開。振達等蜂擁入城。因爲是積蓄了數十年的宿怨。未嘗發洩。難得有這個好機會。是官命他們殺人的。遂不分青紅皂白。遇見回子就殺。這裏賽白袍自遞信的人被捕後。也和他們同黨阿木轟商量。暗暗的準備着。以爲官不問則已。問則卽時發作。估領保山城。城內的幾個官兵原是不在他們意下的。却料不到金雞村的大批人馬會如潮而至。兩

方便巷戰起來。城內的兵練差役。地痞土棍。都出來趁火打劫。凡屬回戶都亂燒亂殺。一時秩序大亂。但見得

滿城一片殺聲高。地網天羅無路逃。父南子北難回顧。婦泣兒啼枉叫號。這裏斷腔和折脰。那邊魄喪又魂消。頭顱個個如瓜滾。血肉紛紛似雨飄。步欲舉時旋飲劍。哭猶未歇已吞刀。狼奔豕突安能免。虎鬥龍爭各逞豪。雕梁畫棟火燒盡。大廈高樓雲煙銷。任你英雄如犬縛。將他性命當鴻毛。四方硝燄齊山岳。萬衆哀聲湧海濤。恰好比項羽咸陽焚一炬。又宛如周郎赤壁把兵鏖。傷哉到處土爲焦。

却說永昌城內有一個浪人名喚黃貴。平日專事吃賭嫖喝。不務正業。一日在街頭見一老婦携一女而行。豈蔻年華。舉止妖嬈。行數武女忽回頭向黃

貴嫣然一笑。黃貴不禁爲之魂銷。遂尾行至女家門。始悉爲馬耀廷家。係屬回教。爲保山世族。僅生此一女。名小有姑。已字城中同教杜秀才文秀。女知書識字。頗負豔名。黃貴遂日夕往偵女之行動。女有時雖小立門外。但對之均似有意似無意。因其門第頗高。不敢造次。後乃思得一策。遂寫書一封。略謂「某日邂逅相遇。承卿一笑。寤寐不忘。寢食俱廢。卿果有意。請於門聯上貼一小白紙。何時可至。卽點幾黑點於紙上。生當卽來。面親芳澤。」等語。書就用一石子包好。放在衣袋中。有一天伺得小有姑一人獨立門外。便擲在面前。卽行走開。以後不時向馬家前後門覘看。到第二天忽見馬家後門對聯上黏着一小點白紙。走近一看。紙上有三細黑點。不禁狂喜。卽修整衣。準三更時候前往。以指微彈後門。只聽見豁然一聲。兩扉皆開。黃貴躡足躡入。門復閣。在黑暗中忽聽見「甚麼人」的一聲。兩傍閃出兩黑影。一傍執

着他的一隻手。向背扭過去。只見後堂門出來兩個僕婦。一個左手拿燈。右手執繩。一個一手捧着一碗。不知是何物。一手捏着鼻子。後邊跟着一嫗。就是那天在街上所見的老婦。那老婦氣勢洶洶的走上前。迎面就是幾唾口沫。幾個耳光。罵道。你想我的女兒嗎。接着耀廷也出來止道。不用如此。我有辦法。因問黃貴道。你可曉得我們教門的尊嚴。你膽敢如此無禮。現在也不說了。但問你究竟願公了願私了。黃貴俯首無語。耀廷更厲聲叫道。你究竟願公了私了。黃貴竟雙膝跪下哀求道。請馬大爹恕小姪年幼無知。饒我這一次。耀廷復怒道。那不行。這兩條路你終要自己認一條。黃貴復哀道。請問馬大爹。公了私了。是如何講法。耀廷指着僕婦手中的繩子道。公了就是用這繩子捆到衙門裏。憑官辦理。又指着那一僕婦手中的碗道。私了到很便宜你。就是將這碗中的東西吃了。就放你出去。黃貴耳朵聽着時。鼻內已

隱隱聞有木樨香味襲來。心度不能免。復哀道小的願認私了。但不知馬大爹可就肯放我呢。耀廷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馬上吃了。馬上就放你走。黃貴聽罷。便將那僕婦手中所端的一碗纍纍黃白物。緊合着眼。閉住氣作幾大口喝了。引得一羣人大笑起來。黃貴抱頭鼠竄而逃。自是心中恨恨。常思有一天得志。誓必盡殺馬家人口。以雪此仇。後來跑到鄧川。因迤西道羅天池命鄧川州恆文查辦永昌案。黃貴就運動當恆文的跟隨。回到保山去。時想借故報復。恰巧又遇恆文代權永昌府。募練保城。黃貴呼朋引類的招得十多個人。得充一個班長。遇屠回之令下。黃貴得此好機會。遂率領一班人先來到馬家。不分老小奴僕。概行殺死。馬小有姑黃貴也本想受將他殺了。後又一迴想。他前曾對我一笑。不爲無意。後之變卦。或係事機不密。爲他父母所悉的原故。遂將一切輕軟值錢的物件。概行捆載。連同小

有姑搶到府衙署內去。這時馬家僅剩得一個家丁。名叫老憨。從屋頂跳下。向屋後一小巷逃走。忽見迎頭來一人。短衣科頭。手執雙刀。橫身俱是血漬。一把拉着他的衣領。大呼你往那裏走。老憨跪下哀道。軍爺饒命。我並不是回子。言未已。那人復大叫道。老憨連你姑爺都不認得嗎。原來這人便是杜文秀。他家原在火燒營住。因他的表兄雷震是在城內朱紫街住。他從小就在城內。他表兄家讀書。後來雷震點了翰林。携眷到京。他遂全家搬到他表兄家住。他尚有母親哥嫂。他哥哥就外層三間舖子開個茶館。生意倒還興旺。他母親平日都是黎明即起。開市極早。不料金雞村團練入城。他家便首當其衝。被十多個人一擁而入。將他母親砍死。他兄嫂出來護。也被殺。文秀在樓上甫起床。聞聲從窗下一視。看見他母親兄嫂都臥在天井血泊中。大驚急將他臥室中所掛的一對雙刀取下。飛奔樓下到樓口。時已有五六個

人蜂湧上來。頭已露出樓面。文秀這時忽然情急智生。見棹上有一大瓦盆。麥麪。忙將這盆麪抬起。盡力向樓口照準衆人頭上擲下。可憐人頭那裏碰得過瓦盆。當然是盆破頭碎。在樓梯上的人。都人壓人的跌下去。在地下亂滾。一時灰塵滿屋。不辨方向。文秀趁勢跳下去。舞動雙刀。亂砍亂劈。將進門來的概行殺死。將大門關上。撫視他母親兄嫂。皆已氣絕。他神經因爲陡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倒也不覺得悲戚。但恐有人再來。忙從後門逃出。心想繞從僻徑奔到他岳父家躲避。途遇老憨。文秀向來是很斯文的人。突然現出這一種兇惡相來。所以連老憨也認不得了。經文秀這一叫。老憨始曉得。忙哭訴全家皆爲黃貴所殺。文秀道是真的嗎。老憨道一家僅剩我一個人。姑爺不信便請去看。文秀至此也抽咽了幾聲。始言道我家還不是如此。只剩我一個人。不用去看了。我們趕緊要尋逃生的路。但我想滿城都是漢人。

我們底細他們都是清清楚楚的。你要說不是回子。怎能逃得過他們眼裏。我現還有一對刀。且分你一把。我們祇有不要命的衝殺出城去。還可死中逃生。縱殺不出去。祇要能多殺死兩個漢人。死了也值得。像你這樣的是萬難逃生的。老憨本是很有蠻力的。經文秀這幾句話點醒了。使將刀接在手中。跟文秀在街上遇着人少的和他們死鬥。遇人多就避開。文秀又在沿街大呼我們教門中的親戚。要想逃生的祇有大家出來合力抵禦。躲在家中是只有束手待死的。因此一唱百和。附和文秀的越聚越多。有些婦人女子。因想逃命。都結隊成羣出來。家中無兵器的。連釘耙鋤頭木棍都拿出來。跟着文秀在街上亂闖亂殺。有一個人手執一把春秋刀。連拿都拿不動。給老憨看見了。就用手中的短刀掉換過來。恰恰稱手。他因爲跟着文秀殺了兩條街。膽也大了。便手執大刀當先。逢人亂劈。十分兇猛。文秀就想乘這時

候攻入府衙內。將黃貴殺掉。報了岳家的仇。但府衙內防衛甚嚴。連衝數次。都衝不進去。老愁也因為攻開府衙。就可以殺黃貴。所以格外奮勇。竟把命送了。文秀只得退後。想奪路出城。途遇賽白袍。率了五六十個回子。狼狽不堪的奔來。原來賽白袍也因衆寡不敵大敗。阿木轟也陣斃了。要想殺條血路衝出城去。見了文秀尙有千多人。大喜道現在不是戀戰的時候。要趕快設法子出城。我們剛從東門殺過來。這一門的人尙不多。我們因為人少殺不出去。你們快快同我們合作一股從這門衝出去。尙來得及。文秀當即答應。推賽白袍領頭隊。當先轉向東門衝去。將守門的團練驅散。劈開城門上的大鐵鎖。一擁衝出。各人只顧向前狂奔逃生。落在後面的人。被金雞村團練追來。連人踏人都不知踏死多少。賽白袍等一口氣跑了十多里。來到一座高山。見追的人已隔得很遠了。才敢立住脚。看看出來的人。不過兩三百

人。這時天已向晚。這一千人雖逃得命來。但想及父兄被殺的。子弟被殺的。不禁放聲大哭。這時金風怒號。山籟俱鳴。如助他們的哀號。衆人正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賽白袍忽止哭向衆人言道。我們徒哭也是無益。還想一個報仇的法子。我想大白象等集會在猛庭寨。聲勢很浩大。我們何不投奔他方。將他們搬來把城佔了。也將城內的漢人殺他個乾淨。替我們已死的親戚報仇。這時衆人已無家可歸。當然只有走這一條路。當下惟文秀不肯。因爲文秀在回族中是斯文一派。與賽白袍等提刀弄槍的向來臭味不相投。他言道自漢回爭鬥以來。我們回族吃虧的都是不經動官。屢次都讓漢人當原告打上風官司。卽如這一次也是這個原故。如果官不助他們。何至如此。所以我想分一起人到省上控。上控無效就進京叩闕。我的意思就是同俗話所說文打官司武鬥龍。我們分道揚鑣。文的文幹。武的武幹。各幹各的。

各不相管。將來不論那一方能報仇。我們的心願都算了。言下衆人都贊成。隨文秀的有丁燦延。木連科等十多個人。其餘的都跟着賽白袍奔猛庭寨。投大白象去。正是

英雄不與衆人同

會看泥塗起蟄龍

欲知將來何方能報仇。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回

大復仇鬪集金雞村

少勝衆克復小松寨

却說沈振達等將賽白袍一千回子逐出城去。又將城門關閉。挨戶的搜劫。凡屬回戶。不論老幼男女。概行殺戮。都司楊朝勛守備潘惠揚看得心中不忍。齊來見果協台。言回逆已遠走。請稟羅道台下令封刀。以免妄殺無辜。果協台嘆道。我剛才從羅觀察那邊來。他正誇獎金雞村團練猛勇。罵我們官

兵無用。我何能開口。並且你們的事你們自家心內明白。要見機而作。現在也不是做官的時候。我都正在想法子能走就要走的。楊潘經他一點。也各自尋他們的頭路去了。從此任由金雞村人從九月初二天光起到初三晚止。整整殺了兩天一夜。把城回殺得乾乾淨淨。一個不剩。真可以說是完全肅清了。羅道台十分高興。購百猪百羊十牛犒賞沈振達周日庠等。他們正預備明日分宴七哨團練。忽接黃兆元差人來報七哨附近的回子都集合起來。見着漢人便殺。要替城回報仇。七哨各村的漢人都跑來金雞村躲避。回子遂將金雞村團團圍困。勢甚危急。請速回去救援。振達等得報大驚。想起屠城的景狀來。若使被回子攻入村內。自己的妻室兒女。當然也同城回一樣。不禁一齊都坐不安席的來稟請羅道台。立刻便要回去救援。羅道台還稱獎他們行動敏捷。准其回去解了圍。速來保城。替國家効力。振達等辭

謝出來。立即集合各哨團練。由城起身。時已是三更時分。行到金雞村附近。正村雞四唱。東方將曙。那些圍村的回子。正在熟睡。一點不覺得。振達揮軍掩殺進去。方從夢中驚醒。四散逃走。振達解了圍時。天才大亮。又追殺一陣。見已無踪跡。始收隊回村來。黃兆元迎入牛賒會。文儒時重日庠已先回到會內。振達笑道。這樣不濟事的瘟豬。還敢來燃虎鬚。早曉得是這樣。我們應該在城內多玩幾天。省得這樣掃興回來。兆元道。他們原是乘我們的空虛來的。設我們不回來。被他們殺進來。如法炮製。也不是玩的事。正言時。忽報大白象又帶大隊人馬殺來。方纔敗走的回子。依然蹙回頭來。與大白象合在一起。振達聞報。即起來抖抖身子道。也好也好。今早殺得不痛不癢。倒覺難過。現倒可以出去痛痛快快的殺一場。時重笑道。大白象是不容易惹的。非同今早那些可比。我們的人已一夜未睡。十分疲乏。依我想。倒不如去痛

痛快快的睜一瞧。明天再出去打的好。曰庠俱道很好。振達只得依允。仍請黃兆元照應一切。各自回家去安睡。次日天明。便和時重文儒等整隊出村。與大白象對敵。他們雖然勇敢。但沈聚成不在。也就像失了主腦的。大白象又新添張富賚白袍等都是些殺手。並且人人都志切報仇。來勢十分兇猛。振達等抵敵不過。大敗退回村去。幸虧地勢險要。未被攻入。以後便不敢出戰。金雞村的糧食本來是夠用的。這一次因為各村都逃聚在一處。被大白象圍了六七日。糧草即缺乏起來。漸難支持。振達心中十分着急。與周曰庠劉書張時重一千人集議解圍之策。均是一籌莫展。曰庠向時重道事急矣。你是小諸葛應該拿出一條好計來救救我們。時重道我也別無善策。現只有擇一點回子少的地方拚命殺開一條血路。全村老幼即扭作一股衝出。去到城內。守住城池。然後再待大理的援兵。振達到這時已無主意也。

祇有依計而行。便與日庠等登碉樓瞭望何處敵人單薄。正眺望時。遠遠見東南方塵頭大起。秋風瑟瑟。隱隱送來一陣金鼓之聲。振達忙對日庠言道。舅父看那一方莫不是大理的兵來了嗎。日庠道不單那處你看近處的回子也在騷動。不似前幾天的甯靜。似有救兵來的樣子。金大人已去了十多天。計算日子也應該有救兵來了。不過我聽金大人對羅道台稱是僱四班夫子趕站走。其實是用來抬他兩個姨太太的。趕救兵會帶起家眷走。不曉得要那一天才會趕得來啊。達振道他就照站走。不過六天便可到大理。祇要張提台不同他一樣的耽擱。現在是可以到了。我們不如就從這一方殺出去。如果是救兵便可以前後夾擊。如果不是。但能將這一路衝開。我們也好出去。事不宜遲。我就帶人從這一方去衝。舅父便轉去通知閣村人衆等。待我們將這條路衝開了。就隨着出去說罷。便帶了千多壯丁開了柵門。拚

命向東南大路衝去。這且按下不提。且說大理提督張必祿。自接得羅道台的檄文。因爲他們武官守土的责任。比較文官還要大。便不敢怠慢。卽調集提標各營。擬親自往永昌攻勦。剛要動身。恰遇着金知府趕到。談了一陣。曉得永昌吃緊。卽兼程前進。到了保山境內。打聽得大白象正圍攻金雞村。急向金雞村進發。早有探報到大白象那裏。大白象聽得張提台的人馬不多。便同張富商議道。我們的人要比官兵多四五倍。現在金雞村的人經我們一個下馬威。已伏着不敢再出來。可由賢弟在此好好圍住。愚兄自去戰張提台。祇要這一戰再打勝了。永順一帶便是我們的天下。什麼仇都可報答了。卽自率賽白袍楊楷等前來迎敵。先攔住要口。佈成陣勢。等到張提台剛到。卽乘他行路疲乏。陣勢未佈成的時候。拚命的分頭猛撲。來勢極兇猛。官軍立脚不住。屢次的要敗下來。幸虧張提台是久歷戎行的一員老將。帶了

百多親兵。在陣後堵住。退下來的就要殺。纔稍穩住。但大白象進撲更一陣。比一陣猛。軍心仍是動搖。張提台看看情形不對。便親自帶了親兵往陣前抵禦。大白象見了便與賽白袍楊楷奮力的將張提台圍住。一步不放鬆。在大白象的意思原是想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難得有張提台親自出馬的機會。縱不能生擒活捉。也休想逃命。那曉得這百多親兵。猛悍非常。連張提台看起來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叟。連風都吹得倒的。但交鋒起來。手中舞動一柄長矛。如龍飛蛇騰。十分厲害。幸虧有賽白袍楊楷從旁幫助。不然連大白象也不是他的敵手。所以戰了半晌。回衆因攻擊太猛烈的原故。死傷遍地。那些親兵反少損傷。大白象正在暗暗稱奇。忽見陣後人馬亂動。大呼金雞村的人殺來了。全盤都騷動起來。心中不免着慌。竟被張提台一矛刺中左肩。翻身落馬。賽白袍忙持長戟架着張提台的長矛。馬國海弟兄抬着

大白象飛奔而逃。賽白袍看走遠了。也拋了張提台落荒而走。因此萬多回子都像山崩一樣的四散奔潰。張富收領殘衆。想退回猛庭寨去。行至小松寨。看見馬國海弟兄以將大白象拾到。因流血甚多。氣如微絲。張富忙喚他的大頭子羅萬喜問道。你那藥可帶得有。萬喜卽應聲有。自懷中取出一小玻璃瓶來。倒出些藥粉。敷在傷口上包好。賽白袍黃巴巴馬無二也陸續奔到。單不見楊楷。張富又對賽白袍等言道。兄看此寨比金雞村還要險些。惟溝壘不及。現我們的人馬一半還剩得。若官兵追來。不如先守這寨。到這寨不能守時。再退猛庭寨。但大哥傷勢甚重。在此地不方便。兄意先送到猛庭寨去調治。未識弟等以爲如何。賽白袍等俱同聲答應。張富仍然派國海弟兄服伺大白象。先回猛庭寨。又命羅萬喜將那瓶藥也交國海帶去。自己忙督率人去築壘修壕。忽聞官兵已追到寨外。張富等大驚。急登瞭樓觀看。果

見寨外豎着旌旗十多面。都是大理提督張的字樣。人數只有百多個。因寨前是一條小河。橋已拆斷過不來。有的立在河邊叫罵。有的席地坐臥。軍容現出委靡不堪的狀態來。後面也不有繼續來的人馬。張富道這那裏像張提台。不過假打着他的旗號來嚇我們罷了。賽白袍道不然。你看後面五六騎中有一老叟。戴着紅頂花翎鬚髮皆白的那一個。便是張提台。並不虛假。但他怎肯如此輕出。倒也不可解。張富道那他後面一定有大隊人馬埋伏。這明明是來誘敵的。我們不要上他的當罷。言時馬無二在旁插嘴道。恐怕張提台是戰勝而驕。故如此輕敵。我們不如再出去試打一仗。或能將張提台擒來也好替大哥報報仇。張富道不會有那容易的事。我們還是照原定的計策好些。他們這幾個人一定不敢過來奪寨。我們還是趕緊去修築壕壘。能在這一兩天內修好更好。言罷仍去連夜的趕修。到了第二天。忽報楊

楷從後寨回來了。張富大喜。急請進來。言道：「我們正四出派人尋你。何以今天才回來？」楊楷道：「說來也很奇怪。因指着賽白袍道：『我因幫助你救護大哥。貪戰一回。你忽然不見。我回頭時。背後盡是金雞村的人。前面的官兵倒少。所以我未後退。反從前面衝出去。只剩我和馬小二兩個人。我們向前行了十多里。遇着兩個挑柴的漢家。我們將他殺死。將柴擔在肩上。裝成樵夫。始找着正道回來。沿途碰着一隊官兵。要想避開。又恐反露馬脚。只得硬着頭皮仍向前走。不料有幾個兵竟拉我替他們揩帳棚鑼鍋。我們只得將柴擔拋了。替他們揩了二十多里。來到二台坡。他們在那裏紮營。才將我們放走。因此我才猜你們一定是在小松寨。故從旁邊扒了好幾十架山頭。才繞從後面回來。』」楊楷談到此。張富忙問道：「怎麼他們會在二台坡紮營？」楊楷答道：「我聽他們說要等前面的號砲響才前進。張富向賽白袍等言道：『果不出我

所料。如果我們昨天出戰。豈不要中官兵之計。又問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楊楷道。人倒不多。僅那幾個官兵。金雞村的人並不來。張富又問真的麼。楊楷答道。怎的不真。起初我見前後都無金雞村的人。我就想一問。又恐怕他們生疑心。後來是兩個兵自己講閒話講起來。一個兵說。回子很多。我們人很少。應該要金雞村的團練來幫助才行。一個兵答道。聽說提台最恨金雞村人。說這村人不是好人。這一場禍就是他們惹下來的。所以沈振達昨天說願帶練來隨營効力。就碰一個釘子。張富聽道這點大喜道。我們所懼的。不過是金雞村。卽如前日的敗。也是因爲金雞村從後面殺來的原故。若單是官兵就全來。我們的人也多過他幾倍。現既是如此。我們可以出去打了。賽白袍道。且慢。我們不妨多斟酌一下。我看寨外那些兵。恐怕就是前天和我們惡鬥那些兵。看起來雖不像樣。打起仗來。很是利害。他後面大隊的。

力量恐也不過如此。並且那張提台年雖老耄，也十分可畏。說着指着楊楷道：前天是我們和大哥三個都戰不過。何況今天又缺了大哥。憑我們兩個是萬敵不過的。張富道那容易。我叫我的大頭子羅萬喜來幫助你們就是了。萬喜的本領比大哥強得多。他們常常比試。大哥總是不敵。後來我恐大哥面子上不好看。纔暗叫他要讓一步。楊楷道我的大頭子馬小二武藝也不弱。再將他也添上。張富道好好。就由你們四位專戰張提台。黃馬兩弟領一千人專戰那百多兵。我領大隊人馬在後面看着。若是打不過就陸續的增添援兵。如他們的埋伏全部來了。我也全部的加上。這一仗務要將他們殺得片甲不回。吩咐已畢。賽白袍等四人和黃巴巴馬無二都各自依命出寨來戰官兵。祇見這百多兵已築起石壘，搭起帳棚來。看見回子出來，也各出壘迎敵。黃巴巴馬無二把這百多兵圍了幾重。賽白袍等也尋着張提台

戰做一圍。張富在瞧樓上看了一會。見不分勝敗。命添了一隊人上去。又看仍不分勝敗。又再添了一隊人上去。仍不見動靜。張富心想怎麼這百多人會如此耐戰。莫非是銅筋鐵骨做的麼。莫非是吃了沈聚成和金祖師那藥麼。正在驚疑的時候。忽見前面山凹口上。有無數黑點。蠕蠕作動。剎那間越聚越多。向前移動。曉得是官兵大隊來了。自己也忙率全部人馬趕先繞向前去。迎頭截着打起來。儼然成了兩個戰場。雙方勢均力敵的戰個不休。看將近黃昏。張富想收隊回寨。但恐自己一退。黃巴巴們必然也退。張提台若跟起追。反在自己的前面先入寨。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驀然見前面紅光遍地。滿山滿林皆是燈籠火把。叫殺連天而來。疑是金雞村的人來了。大驚急向後退。賽白袍黃巴巴也着慌起來。向後便跑。張提台竟腳跟腳的追進小松寨。賽白袍回頭欲阻。當竟爲官兵所殺。張富不敢入寨。向兩邊山路逃。

回猛庭寨去。正是

舊恨未消偏受困

新巢初定又驚風

欲知是否金雞村來援。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杯酒讓功不矜不伐

暗室有懷疑雨疑雲

却說張提台的兵雖少。但他曉得回子是烏合之衆。自己的兵是訓練有素的。兵貴精不貴多。所以他不要金雞村團練幫助。後來又打聽得小松寨地勢限險峻。不易攻取。故自己率親兵來誘敵。倒不出張富所料。但他後面的大隊又分作兩隊。頭一隊選了很精銳的兵一千二百名。就是聽了號砲前進的。後一隊是老弱的五六百人。又叫附近各村寨。每家各出一人。預備點燈籠火把。隨着後隊吶吶助威。就是被張富認爲金雞村團練的。張提台的

意思以爲回子不出仗則已。出則決定不放他回去。到了晚上。俟他精疲力竭時。使用後一隊的疑兵。因此果然把張富嚇走了。克復了小松寨。便在小松寨宿營。這時騰越鎮也派中軍遊擊朱曰恭率領鎮標來救援。剛剛趕到。張提台便命朱曰恭連夜尾追。回子因此立脚不住。只顧向前逃命。並無抵抗力。被朱曰恭沿途追趕。斬殺不計其數。又擒得千多人。解到小松寨來。張提台一看都是些鄉間農民。不像慣做匪的樣子。想係受人愚弄所致。不忍再殺。便對他們講道。你們同漢家不和。有甚冤屈。儘可以告官替你們伸雪。爲甚要自家胡鬧。況且七哨漢人欺負你們。別處的漢人並未欺負你們。就是七哨也僅是漢家的幾個壞人。和你們教門的幾個壞人。不和釀出來的。事。你們何苦受人愚弄。一個教民受漢人的欺負。便認爲全體教民受欺負。一個漢人欺你們。便認爲全體漢民欺負你們。羣起來仇漢。遇漢人便殺。遇

房屋便燒。甚至遇官兵竟敢抵抗。你們要曉得抗拒官兵。便是大逆不道。全家皆斬。九族皆滅。你們今天被俘。是萬難逃死的。不過本軍門念你們鄉愚無知。有的係受人煽惑。有的是爲人迫脅。想網開一面。你們但將爲首煽惑脅迫的。照實舉發出來。其餘的不論曾否燒殺過漢民。抗拒過官兵。一概不問。放你們逃生。張提台言罷。內中有幾個由保山逃出來的城回。便哭訴道。大人之言。誠然明見萬里。小的們也是城內安分教民。焉敢燒殺抗拒。但因羅道台調金雞村的人來。不分良莠。遇見教民便殺。逃生出城。無地容身。挺而走險的。求大人寬宥。張提台道。那裏會有這樣糊塗的官。都是你們先叛亂。官家才勦辦的。回衆齊聲道。我們城內教民萬多人。未必人人盡叛亂。就是男的叛亂。婦孺想也不會叛亂。被羅道台全殺絕了。大人若不信。請到保山城一看。如剩有一個教民。小的們情願認千刀萬剮之罪。說罷。齊聲哭起。

來。張提台始知羅天池有屠城之事。心中老實不忍。只好含糊回答道。你們既舉發不出來也罷。但是你們要曉得漢回同是皇帝的百姓。倘不是你們抗官造反。官決不會助漢殺回。從今後第一不要聚衆抗官。第二不要亂殺漢民。本軍門不忍不教而誅。將你們概行放生。你們趕快回去。遇見你們同教親戚。都要將我的話講到。以後再發生這等事。本軍門拿獲即殺無赦。回衆俱伏地叩謝。羣呼青天大人而散。張提台在小松寨休息了兩天。又揮軍向猛庭寨進攻。張富自知勢窮力蹙。又見張提督如此仁厚。便將大白象命馬國海馬國喜拾到。猛統夷地藏躲。養傷自己。也來請降。假說大白象已死。將一切罪惡都推在大白象頭上。張提台因屠殺永昌城回。覺得羅天池操之過急。太令回衆寒心。想於猛後濟之以寬。常即准了。便命他仍紮猛庭寨。收撫餘黨。免得爲患閭閻。又令朱曰恭鎮守小松寨。自率大軍班師回永昌。

城羅道台聞訊領着全城文武官員出廓迎接入城。張提台見城內死屍雖然沒有了。但宿血猶殷。染地盡赤。滿城瓦礫。一片荒涼。陰風陣陣。時襲來腥臭之味。不盡毛骨悚然。始信屠城之說不虛。心中很不滿羅道台所爲。抵了行轅。照例拜會羅道台。將勦辦及招撫的情形略述一遍。羅道台極力的恭維。講了些頌揚的話。張提台也語中帶刺的答道。論起來兄弟這一次殺的人。尙不及老兄百分之一。那裏比得上老兄。還是先賴老兄立了大威。所以兄弟仰仗威德。諸事也就順手。才這樣的容易成功。羅道台聽了十分高興。也將屠城回的得意文章細述了一遍。末後提到果仁布。便拍案大罵道。官兵無用。是無可奈何的。楊潘通逆。弟意非重辦不可。那曉得果副將昏庸萬分。反從中袒護。暗使楊潘逃走。反來妄報說是打仗陣亡。經弟跟究命他尋覓屍首。他說城內萬餘屍首。那裏尋得出。軍門是久歷戎行的。請想一想。如

像大白象敗死了。屍首找不着。事誠有之。我們官軍打勝仗。陣亡將官的屍首。焉有尋不出之理。所以弟想等軍門回來商量。對於這等劣員。非參不可。張提台也順着他的意思道。如此說來。這一座孤城。完全仗老兄一人之力。才得保全了。言罷告辭回到行轅。羅道台也來回拜。當晚便設筵請張提台洗塵賀功。宴後羅道台留張提台商量會銜做公文報肅清請獎。張提台便請羅道台主稿。羅心中暗想。由己擬稿。不便獨敘自己功勞。由張提台擬稿。又怕張將後半截事實敘出。竟全成了張的功勞。心中赴豫不決。被張提台看出他的隱情來。乃言道。不如我們各報各的。前半截你老兄肅清城回。由你報。後半截兄弟肅清外回。由我報。兄弟的文中再加敘奉老兄的移文前來幫助。一切都是依照老兄的機宜。所以才收功這樣的迅速。如此一來。上峯就曉得這次首功應歸老兄了。羅道台道。那兄弟何敢當得起。假意再三。

推辭。張提台卽慷慨言道。兄弟講一句老實話。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張必祿由義勇隨着楊老帥遇春。歷在四川陝西新疆湖南廣東打仗。身經數百戰。不曉得費了多少人血。才染出我這顆紅頂子來。現在再用人血來染。也是加不上色的。因爲武官做到提督。已是極品。要升將軍。除非旗人。況我夕陽晚景。再紅也不多時。怎比得老兄如日方升。再加上這次的軍功。將來鵬程萬里。所以兄弟情願相讓。自己只求無過已足。羅見張言出真誠。十分感激。不由得膝蓋骨會軟了。跪下去道。這是軍門提携晚進的誠意。小弟也不敢推辭了。請受小弟一拜。張忙扶起道。觀察何必謙虛至此。但兄弟尙有一層要與老兄商量的。楊都司的事。認起真來。你我都有責成。不如便報打仗失蹤。至於果副將。兄弟想將他調到冰天雪地極邊的維西去受苦也。算是一種懲罰。未知觀察之意如何。羅道台當下也允了。後人稱讚張提台。

功成不居。故後來禍也輪不到他頭上。有詩曰

不矜不伐氣沖虛
功過他年總不居

自是英雄高見識
笑他貪祿本愚夫

這且不提。却說這時雲貴總督是賀長齡。字耦耕湖南善化人。雲南巡撫也是他兼任。他原是個書生。又因承平已久。突然發生永昌這事。不免手慌脚亂。看得非常重大。卽日檄調鶴麗鎮大理提督前往勦辦。不日永昌府金澂也趕到。面稟永昌回匪厲害的情形。更加驚慌。卽抽調臨元開化昭通等鎮的兵。前往作張必祿的後援。又命金知府從速回任。但金澂因永昌距省遼遠。人民強暴成風。漢回又成世仇。兵力不足鎮懾。在永很是危險。所以借故携眷到省。別圖遷調。豈肯卽回。只得諉稱在途感受風霜。舊疾復發。請假兩月。留省調理。賀制軍因連接着兩個捷報。心漸安定。也就准了。金知府便在

省城租一所公館住下。他有個朋友名叫張亮基字石卿江蘇銅山縣人。是實缺臨安府。在知府班子中算最紅的。凡督撫司道。他都能通關節。金澂便將永昌的情形。和不欲回任的意思同亮基說了。託亮基去營幹調附近省城的府份。亮基也滿口承認。金澂使和亮基終日往還。詩酒自娛。不問外事。有一次隔了兩三天不見亮基來。心中甚是納悶。便命擺一席酒。和他的兩個姨太太在花廳小酌。忽當差的來報張大人到了。金澂大喜。卽請進來。央入上座。又吩咐他兩個姨太太。張大人是知友。不必迴避。仍在此侍座。便道小弟以養病之身。終日在家。閉門謝客。不敢外出。這幾天老兄不來。就正同聾聵一般。外面的事一點不曉得。聽說開往永昌的兵。行到祿豐又調轉來。不曉得確不確。亮基道確的。小弟昨天謁督憲。聽憲督說。永昌案張提台羅道台都來文報。張富已投誠。軍務已肅清。故調動的兵仍撤退回伍。金澂道。

還有大白象呢。大白象才是他們的首領。要此人除了永昌才會太平。亮基道此人聽說已爲張提台所殺。金澂道那也虧得張提台了。畢竟他們武官辦這些大案是有本領。拿在我們文官。連前次聽見大白象和金雞村鬥龍。幾乎把我膽都駭破了。還敢去辦他們嗎。亮基道那不然。你不要把我們文官說了一文錢都不值。聽督憲談這一次是全得羅觀察的應變有方。調度得宜。所以才戡定如此迅速。現督憲已將出力人員保奏出去。羅觀察是首功。張提台還是第二呢。弟看老兄還是膽小太過。實在不應該勞這一場風塵。聽說永昌缺還不錯。有些人營幹還營幹不到手。現在既已平熄。不如假滿後仍是轉去。正言談間一個當差的手持一張紅柬進來言道。賀制台差巡捕來請。有緊要公事相商。請大人卽刻要去。金澂接紅柬在手遲疑道。甚麼要緊公事。亮基道這是料想得到的。無非永昌已平熄。要老兄趕速銷假。

去辦善後。弟想不如乘此機會銷假回任。金澂道：「兄言誠是。但弟是請病假。若督憲見了面無病容。未免欺瞞上司。並且事情緊急。則請病假。事情平熄。則銷假。顯見是有意規避。不如仍是託病不去的好。」便對當差的言道：「你出去對巡捕講。請他轉稟督憲言。金澂正病重不能起床。俟三五日後病稍輕。卽來叩轅稟見。巡捕去了。金澂便命換酒洗盞更酌。講些旁的閒話。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祇見那當差的形色張皇跑進來稟道：「不好了。那巡捕又來了。言制台說有最緊要的公事。無論如何病重都要去。並帶了許多戈什哈來。彷彿要捕拿的樣子。閣座聽了。皆大驚失色。不知何事。」金澂道：「就是我託病規避也。無非免官而已。何至如此。」便央亮基道：「老兄和他們素有往來。不如請老兄出去探聽探聽。看是什麼事。」亮基便出來到客廳。見那巡捕尙是熟人。便開言道：「金大人確是有病。現在發汗。不能起床。我也是來看病的。說

罷走近那巡捕身邊附耳私問。究竟是什麼事。可能告知一二。將來金大人有好處。決不相忘。那巡捕也附着亮基的耳朵小語道。也不知是什麼事。我們回去將金大人的話回了後。只見制台大發雷霆的言道。他任上弄出這些事來。還推病連面都不來見。你們再去就是病死了。都要抬來。我們曉得的。只有這兩句話。其餘的內情。實在不知。亮基道。那末請閣下稍待一待。等他汗微乾就走。便依然轉到花廳內。金澂亟問可探出一點來。亮基搖頭道。連他們也不知。說罷又嘆息一聲。金澂和他的姨太太見這情形。更急的不得了。尤其是他的兩個姨太太。幾乎要哭出來。亮基又道。事已至此。弟看是非去不行的。不過我們弟兄並非外人可比。老兄心內可有甚麼事。無妨露一點使弟稍有把握。設有意。弟也才好幫忙。金澂道。弟的爲人。老兄是深曉得的。懦弱無用則有之。貪贓枉法是不敢做的。自信無有不可告人的事。

但无妄之災。那就不曉得了。金澂言到此他的兩個姨太太竟大哭起來。牽了他的衣向內室進去。亮基認是他們夫妻情深惜別。忙安慰道不必如此。不會有甚事的。但口中雖這樣說。心中也不免死孤悲的想道。做官人平日倒覺得榮耀。遇稍有風吹草動。便覺舉家悽惶。自己現在雖然是個紅官。將來有點差錯。也難免如此。正在暗自感慨。金澂已出來。忽然面紅耳赤。欲言不言的嘆了幾口冷氣。始開口對亮基言道。剛纔老兄談的話。兄弟自問是對得起天地鬼神的。不料兩小妾不賢。竟背着我做了一件糊塗事。剛才對我講出來。也是永昌漢回爭鬥的事。漢人萬桂林楊老九打死兩個回民。畏罪送三千兩銀子給兩小妾做脂粉錢。兩小妾竟收了。串同刑名。把萬斷成無罪放了。恐怕就是這事發作也未可知。兄弟對老兄講出來。若是這件事。好替我想法子。亮基道這不要緊。若果是這件事。就是院司走不通的時

候。弟京中尙有朋友。老兄放心前去便了。金澂便喚大班搭轎和亮基來到客廳。又由亮基向巡捕再三囑咐。講些彼此都是好朋友。諸事要請關照的話。巡捕連連答應。上橋出了門。便有許多戈什哈前呼後擁的往制台衙門去。亮基也各自回寓正是。

正欲清談聞客至

幾驚奇禍自天來

欲知究竟是甚麼事發作。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猿鶴蟲沙官眷受奇禍

縱橫捭闔能吏逞雄才

却說金澂到了制台衙門。巡捕將他夾在花廳甫坐下。只見賀制台氣沖沖的走出來。手中拿着一大疊狀紙交給金澂道。請你看看。金澂顫聲道。卑府因爲賤恙正在發汗。致大帥傳喚不到。有誤要公。尙祈恕罪。賀制臺見金澂

接狀紙在手。面色蒼白。手足戰慄。認他是真病。心中過意不下。卽很客氣的
央坐言道。坐下再談。坐下再談。金澂坐下。見賀制臺忽而雷霆冰雹。忽而春
風和氣。心中倒莫名其妙。祇聽賀制臺言道。你看若果係真的。不惟他們一
千人不了。就是兄弟也擔戴不起。因想老兄初由此地來。情形必熟悉。所以
請來商量商量。不想又值貴恙實在對不起。請先看看再說。金澂聽到此曉
得是別的事。心才落下。但又不知是何事。忙拿那一疊狀紙來。從頭至尾一
張一張的看。見頭一張是丁燦廷木連科等控迤西道羅天池指調金雞村
匪徒。殘殺保山城內良善。致民萬餘命。第二張是杜文秀控代理永昌府恆
文。縱容家丁黃貴。劫殺杜馬兩家全家十餘口。並將未婚妻馬小有姑擄去。
強迫成親。第三張是五華書院文生白廷讚。白廷颺控黃貴慘殺全家。擄劫
財寶十三箱。第四張以後是劉義等控的。都是上一類的事。金澂大致看了

一遍。賀制臺道我想既有動軍務。殺劫的事。當然是免不了。但必不會殺人如此之多。羅天池想也不會不分良莠的亂殺。恐是羅天池處置太嚴。回衆啣恨。才來誣告。此案發生。老兄雖未到場。但這些告狀的人。是良民是歹人。諒有曉得的。金澂道這些狀紙上的名字。據卑府曉得的。白廷讚弟兄在省讀書。人品如何。不知道。但他的父親是永昌的紳士。在回族中很有名望的。丁燦廷是貢生。杜文秀是廩生。這些人平日都是很安分的。和賽白袍等薰蕕不同器。其餘的人便不清楚。金澂講出只些是好人的話來。恐將來得罪羅道臺。深悔失言。又申言道。大帥請想他們既已出貢入庠。當然非那些提刀弄槍的可比。但這是卑府在永昌以前的情形。卑府離永以後。他們是。否同賽白袍等混在一起。便不得而知。還請大帥明察。賀制臺點頭稱是道。因這案太重了。累老兄抱病跋涉。實在不安。請早回去攝養。遂央茶送客。

金澂出了督署。在轎中暗想本來事不關己。徒自惹一場虛驚。實在不值。但又想若不是自己見機遠走。現在這案子發生。使朝廷曉得。認起真來。恐性命都難保。又自慶幸。心中喜歡一陣。羞愧一陣的。不覺已來到公館門口。這時已三更時候。他的兩個姨太太正在等候消息未睡。見金澂無事回來。一齊嬉眉笑靨的爭來問訊。金澂略述前事後。忿忿的報怨道。你們會做出這樣事來。弄得我見神見鬼的。又使張大人知道。他兩個卽倒在懷中撒嬌言道。我們的事雖然做糊塗了。但是於老爺還是有好處。就是老爺說的因爲受了這驚駭。倒使賀制臺反認成是真病。若不是我們做這事。老爺就要裝病那裏裝得這樣像。言時一個將頭在他懷中亂滾。一個將櫻唇在他鬚子嘴上狂吻。金澂也笑道。好好好。都是你們有理。但是還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去通知張大人一聲。免得我們白受了虛驚。還要累他人也替我們擔憂。卽

叫當差的言道：你去張公館說我們大人給張大人請安。已無事回公館。請不要掛心。明天請早來閒坐。那當差的到了張公館內說了。次日亮基起來。早飯方罷。忽來一客人請見。這人姓彭名衍墀。也是個知府班子。亮基卽央入客廳略敘寒暄後。彭衍墀便道：老兄轎已搭好。敢是要公出。亮基道：並無別事。閒居無聊。想過金清波那裏去談談。衍墀道：那可不必去了。小弟剛打從那裏來。聽他內院人聲很嘈雜。並有哭聲。說是病不能見客。弟又問可是病重得很。他當差的又說不出所以然來。不知是何事。亮基詫異道：弟昨天晚上在他那裏。督憲來傳得很嚴厲的。倒替他擔心。後他又使人來言無事。已回公館。現又是這樣。不曉得究是何事。無論他見不見。我倒要再去問問。衍墀閒談一會走了。亮基卽命搭轎往金公館去。剛坐上轎。忽當差的來報道：賀制臺傳見。有緊要公事。請卽刻要去。亮基便將轎子打從制臺衙門去。

見了賀制臺。賀制臺又將丁燦廷木連科等控告的情形講了一遍。據昨夜金激講起來。控告的人。平日多係良民。恐其中的情節。也必有幾成可信的。我本想叫他速回任密查這案。但看他病尙未愈。昨晚勉強傳來。尙在氣喘聲顫。虛汗滿面。一時不會痊。好想勞老兄的駕往永昌一行。亮基聽得這話。雄心勃發。暗想我去一躺。辦得好說不定就升迤西道也未可知。卽答道大帥但有驅策。願效犬馬之勞。賀制臺喜道。老兄若肯去。再好沒有了。便請從速。一兩日內就要起行。亮基忙辭了賀制臺出來。心中始明白金激昨晚便是商量這事。但彭墀衍何以又說他公館內有哭聲呢。這必是金激爲那事責備他兩妾。或竟逼出甚麼事來也未可知。想仍到金公館內去問問。並探探這案的眞象。遂命大班打向金公館去。方入門。就聽見室內的哭聲甚哀。是他兩個姨太太的聲音。心內更加明白。進了花廳。只見金激由內出來。戚

容滿面。正欲開言相勸。金澂已言道。我這兩天真不幸。昨晚尙是虛驚。今天竟來實禍了。亮基驚問何故。金澂便說昨宵之事。亮基亟止道。這事弟已全知。不必提了。兄且將何爲實禍說出來。金澂含淚言道。兄既知弟也不重說了。便是爲這案子。弟也死了三四人。在內。因爲羅觀察殺戮太重。回子不服。羣起叛亂。大股的雖然被張提台擊敗。小股的仍是散在各鄉村。凡遇漢民便燒殺搶擄。鬧得不成世界。舍姪和大妾之父。二妾之兄。俱是弟留他們在任上的。不想他們看看情形不對。便利商民兩三百結伴同行回省。行至江橋大丫口。被回子在兩頭攔住。概行殺死。財貨劫去。僅剩有大妾的一個表兄。名叫崔興。人很伶俐。他推說是陝西的教民。經回子再三盤詰。幸他懂得些教門的規矩。才放他的生命。連夜的逃走。今早才跑回來。報了信。惹得我一家人呼天搶地的哭到現在還未歇。這非實禍而何。先兄僅此一子。被

弟帶出來。死於非命。何以對先兄於地下。說着眼淚又淌下來。亮基道。弟今早便聽彭堦衍講你家發現哭聲。我放心不下。才急忙來看看。現在死的既不可復生。兄是一家之主。還是要達觀些。勸勸兩位如夫人。不要氣出個好歹來。又還要料理報官緝兇收屍。才是正事。徒悲也是無益。亮基口裏講着。心裏很是着急。自己告奮勇去永昌的事。因永昌既成了這個情形。密查又不能請兵護送。如何去得。便將金澂勸收了眼淚。也將賀制台派自己密查的話說出來。金澂道。那崔興很明瞭。弟是因爲氣昏了。便無心問這件事。可叫他出來。請老兄一問便知。卽呼崔興。崔興應聲而出。見了亮基。請了一個安。站在一傍。亮基便細問殺城回的情形。崔興一一的答復。又問可是不分良莠的亂殺。崔興道。全城的回子都殺完了。還分什麼良莠。所以回子不服。才到處的亂殺漢人。亮基又問難道官就聽他們燒殺嗎。崔興道。張提台已

回大理去。城內的幾個兵練。僅能守城。連城每天都是聽得風聲好些開了。風聲不好又閉了。何能顧得到各村寨。亮基聽到這點。越發着急起來道。你昨天趕到就好。免得我今天觸這個大霉頭。又問金澂道。兄可有妙計。金澂道。兄以臥龍青田自名。弟平日諸事都要領教的。何況今日方寸已亂。更是一籌莫展。還是兄自打主意的好。亮基閉着眼睛。想了一陣。言道。弟有一策。連兄的事也可兼顧到。就是請兄將親眷在途被刦殺的情形。稟報督憲。弟即請督憲移文張提督。派兵往江橋緝辦。順便保護弟到永昌。兄亦可派人隨往江橋收殮令姪們的屍首。豈不一舉兩得。金澂道。此策甚善。弟即做公文去亮基。忽又道。此策仍不好。因為既用到兵保護。難免不風聲張揚。被羅觀察得悉。要徇情愧對自己的職責。要秉公和羅觀察結一個大對頭。還是能設法擺脫得開的最好。言時眉頭一皺。又道有了。我不如假造一封幕

府致我的信。言臨安教民聞得永昌教案。甚爲憤激。正在秘密集會。想圖蠢動。請我公畢速回鎮攝。臨安是很重要的地方。督憲必不敢令我他去。弟卽保人自代。如督憲仍要弟去。那時無法也祇好併着去幹。弟想去同彭墀衍商量商量。看他可肯去。卽辭了金澂。來到彭公館內。墀衍一見面便問金公館究有何事。亮基道尙未到那裏去。因爲兄走後。剛剛督憲來傳見。便將丁燦廷們控羅道台的情形。和賀制台要自己去密查的話說出來。云弟初到任。缺尙不惡。也無意遷調。故不想去。但爲兄設想。老在此候補。也非常法。想舉薦兄去掙點勞績。以後便容易補缺。因未得兄同意。不敢造次。故先來相商。衍墀大喜道。承兄美意推轂。焉有不從之理。但恐案情重大。督憲不輕易相假耳。亮基道他心目中並不有甚麼人。弟若相保。總有幾成可靠。兄如願意。弟卽去面保。祇要能邀准。那案子是容易辦的。因爲清波那裏也常常有

人來往。就問問清波。都曉得大概。衍墀極道感謝之意。亮基回到自己公館內。便造一封假信。當晚面稟賀制臺。將那封假信呈上。言奉大帥使命。焉敢辭勞。惟卑府治內。又生這種情形。究竟回任。或是赴永。還請鈞裁。賀制臺看了信。蹙着眉頭。說道。那你還是趕快回任去吧。不要使臨安再發生出事來。更是不好。說着。又說道。那又派何人是好呢。亮基卽乘機進言道。候補知府彭衍墀。頗有才幹。大帥何不派他去。賀制臺道。此人尙未深識。但是老兄相薦。必然可用。卽命巡捕去傳見彭衍墀。亮基便辭出督署。來到金公館。將彭衍墀願去督憲已准的話。都告知金澂。叫金澂趕快做公文去報案。金澂答允了。又轉託帶崔興同往江橋收屍。亮基也滿口承允。他因終日奔走。這時已覺得疲乏。不再多談。便辭回自己的公館。次晨彭衍墀又來拜會。亮基忙請入分賓坐下。開口卽問督憲昨晚傳見嗎。彭答稱是的事已成。恐怕委札

今天就下。特來拜謝。亮基忽冷嘆道。且慢這事究竟是福是禍還在不知呢。我早曉得這件事。不應該舉薦兄才是。衍墀不覺愕然。忙問何故。只見亮基徐言道。弟剛纔從清波那裏轉來。才曉得老兄昨天說他家內的哭聲。便是這一案的餘波。便將金澂的姪等被害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出來道。我昨天本早想去他那裏。因爲先則被督憲傳喚。繼則奔走兄事。都不會去過。若是昨天去一躺。就決不會保兄去犯險了。衍墀聽了也害怕起來道。現在辭又不能辭。如何是好呢。亮基又言道。因此我才想得一個法子。就是教清波速將眷屬被殺的情形詳稟督憲。限午時以前就要投進去。俟兄謝委稟見時。便可面稟督憲。稱風聞有這件事。請憲臺要移文大理提督。速派兵勦辦。江橋回匪。順便暗中保護密查。想兄也是四品大員。督憲未必敢疏忽。必然依從。祇要有兵護送。就勿妨的了。衍墀聽到此。又變憂爲喜。仍謝道。此去吉

凶是關乎弟的氣運。老兄的美意。仍不可不謝的。況承老兄顧慮這樣的週到。料也無妨。亮基又言金澂託帶崔興同行往江橋的話。彭也答應。但囑金澂不要使崔興曉得是密查。正談閒。忽當羞的來報道。彭公館內差人來請彭大人出外講幾句話。亮基抬頭望時。那人已到階下。見衍墀卽走到屋簷口。那人便附耳說了幾句。彭連連點頭。又掏出荷包來。取出一小紙包。交給那人。那人接在手中。便飛奔而去。衍墀依然轉進客廳裏堂下。亮基也不知何故。正是。

畢竟巧人多妙計
弄人啼笑覺非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知機遠退老將乞休 消息洩漏太守探密

却說彭衍墀轉到客廳坐下。對亮基言道。剛才我的跟隨來言。委札已送到了。言罷也冷嘆幾聲。亮基驚道。委札下了。爲甚麼反嘆氣。衍墀欲言又止的。兩三次始言道。說來也真是使老兄見笑。小弟候補三四年都補不着一個缺。現弄得山窮水盡。今早出來向一個同鄉借得三兩銀子。想邀老兄到個小酒館談談。聊表微意。不想剛纔當差的來言送委札的人要討賞。內人無錢。特差人來問我。祇好又將這三兩銀子拿去應急了。亮基卽言道。我們弟兄並不是酒食徵逐的朋友。何必費事。現在委札已下。老兄倒要趕快去料理起程的事。因爲督憲很急。這一次苦差事當下。上峯當然要調劑的。衍墀便回到公館內。看了委札。忙到督署謝委。賀制台將他央到內花廳吩咐了好些話。衍墀聽畢。便言回匪攔劫江橋。金澂親眷被殺。請移文大理提督的話。賀制台道不錯。現已接到金澂的公文。這個辦法倒很好。提起大理提督

的話。兄弟又想起一件事來。昨天張軍門忽來一文要告老。請我轉奏。值此地方多事之秋。如何使得。欲不准奈他已直奏出去。請順便探探他辭職的眞意。究竟是爲什麼。替兄弟致意挽留。如他有允意。可替他出奏保留。衍墀唯唯聽命。卽當面稟辭出了督轅。回到公館內。時已日落西山。他的家人報道。金大人連差幾次人來請今晚便飯。並言張大人已在那裏等候。衍墀聽說有張亮基在內。便不停留的轉到金澂那裏。見席已設好。僅亮基一人。金澂卽央入座。稱你們兩位老兄。都有遠行。兄弟特來餞行。因爲是在病假中。不敢約旁的朋友作陪。衍墀忙問亮基要往何處去。亮基道你是有職守的。當然要回去。豈能流連忘反。便問你何日起程。衍墀答明日。亮基道我也想明後日便起程。席間衍墀問些永昌的情形。金澂俱一一答復。又叫崔興出來問一會。崔興退後。衍墀又再三囑咐些不要張揚的話。亮基笑道。你不要

太囓嚇了。不是清波兄的病裝得好也不會到你頭上。金澂不禁臉上一紅。也言道不是石卿兄……衍墀看見亮基有着急的樣子。金澂便止住不說下去。忙問不是石卿兄什麼。金澂即改口接說道。不是石卿兄對弟說的是。賀制軍先對弟講的。我們同是官場中人。干係何等重大。除了我們三人。連崔興弟都不使他知道。祇說老兄是出使緬甸去。叫他同行在路上伺候。你老兄放心。衍墀因須整理行裝。草草終席。回到公館。督轅的移文也送來。明日起程。一路曉行夜宿。行了十三天。來到大理。謁見張提台。當面投了賀制台的公文。將賀制台要挽留的意思述了。張提台仍是很堅決的要辭。衍墀再三詢問。究是何意。張提台道。並無別意。實因年力衰老。精神不濟。恐貽誤國家。又說十多歲就離鄉。至今五十多年。思家心切。想乘此餘年。回家去修理祖宗的墓墳祠堂。並立傳守備利鑑。至命帶兵一營。赴江橋緝勦回匪。梭

巡江橋至永昌一帶肅清道路。以安商旅。又指衍墀道。這便是彭大人。到騰永一帶密查要案。可順便保護。俟彭大人公畢有照會時。仍隨護彭大人回大理。銷差沿途須要小心護衛。不可疏忽。和守備領命而去。張提台因見衍墀講到挽留的話。認他是賀制台很親信的人。不敢怠惰。當晚即留在衙內設宴款待。席間作陪的是大理府太和縣提標中軍官等一堂官。那提標中軍官。姓晉名學文。席上同衍墀攀談起舊交來。十分親洽。衍墀認得他同張提台是同鄉。極意的聯絡。席散後便到中軍衙門去拜會。又私問張提台告老究竟是何故。學文道兄弟也不曉得。老軍門自從辦永昌軍務以後。面目就改變了。連功也不要。竟讓給羅觀察去。口口聲聲講要回家去的話。我們都莫名其妙。衍墀道我看你們老軍門年事雖高。精神甚好。尚可替國家効力十年。所以督憲不肯放他走。托我再三的挽留。奈均執意不聽。老兄是他

的心齊。看可有方法能回他老人家的心。弟轉省稟知督憲。定有優獎。學文道兄弟已是勸過不行的。也無有法子。現惟有同他的大少爺商量商量。看是如何。兄弟明早來送行的時候再面談。衍墀道他大少爺可是那候補同知名由基的。學文道正是。現在老軍門不多管事。一盤事都是由基掌起。衍墀喜道。那時候已不早。弟卽告辭。明早靜聽好音。學文俟衍墀去後。卽到提台衙門見了張大少爺。由基把衍墀的話講了。由基道。我曾諫過幾次。奈他老人家執意不從。現在乘他老人家尙未睡。我們同去勸勸如何。便同到上房。張提台正躺在床上抽煙。由他的太太打給他吸。他的太太是後娶的。年紀尙輕。不過四十左右。見了學文們進來。便退入後房。由基便接過煙籤子來。伏在床邊替他打。張提台問道。這般時候。你們還來做甚。學文言道。今天督憲派彭委員來挽留老軍門。意甚誠懇。席散後。彭委員又到參將衙內。託

爲轉請。參將和大少爺商量一番。覺得這種盛意。實不好深却。想老軍門春秋雖高。但永昌軍務既平以後。不致再有大軍務。將來內事由大少爺料理。外事由參將任勞。老軍門便可高拱無爲。同告老靜養無異。並可使大少爺學些經驗閱歷。參將也得多造點資望機會。未識老軍門肯容許否。必祿微笑道。你說得這樣容易。雲南從此就無事了嗎。現在也不有外人。我老實對你講。楊老侯爺可算清朝開國以來數一數二的勇將了。在陝甘一帶拚命幾十年。出生入死的幾十次。才將回亂平熄。現在雲南的回亂。經羅天池這混蛋種這禍根。方在動頭。天再生一個楊老侯爺來。雲南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平得了的。我張必祿由行伍出身。掙到提督。被革了。又由個把總起手。一步一步的。又扒到提督。身經數百戰。帶傷十多次。掙得兩個提督。在陝甘一帶。是與二楊齊名的。我們三個向來不有打過敗仗。楊老侯爺到始終保全。

了他的令名。楊芳不知進退。在廣東被英國人打敗。落得威名掃地。我風燭殘年。死不足惜。也同楊芳把我以前的威風喪失。才是不值。我以前在四川招募的兵練。先後五六千人。都是家鄉子弟。到現在僅剩一百四五十個。這一次軍務又損失一二十個。還是萬幸。若再來一場軍務。恐怕一個人都剩不回去。那時我即使活着也無面見江東了。最好乘此時將他們帶回家鄉去。良心上也少抱愧一點。至於你們的事。我別省的朋友尚多。等回去的時候。你們要出來。又再想法子。學文聽到這話。始曉得張提台的心病。也不再說。張提台抽了兩口煙。又冷笑道。可笑那羅天池尚急於要功。所以我把我的功也讓給他。只要他將來能平安享受就好了。說着又指着學文道。我看賀制台來的公文。祇說彭委員到永昌查案。我又不便問他。你同他有交情。可曾問他究竟是查何案。我看恐怕就是查辦羅天池罷。學文道。參將也曾

問過。他言係密查兩家土司爭產案。由基也插嘴道。前幾天外間徧傳說。回子到省上控。恐怕就是派他來查的。也未可知。張提台正抽着煙忙噴了一口煙。道。那一定是了。土司爭產用得到總督來管。會派知府班子來查。說着又對由基搖手道。夠了不用燒了。由基放下煙籤子起來。坐在一傍道。前次的鴉片煙想完了。今天請餉的由省轉來。又買了二十兩來。說比以前還貴。是六兩銀子一兩。張提台屈指計算道。奏摺已出去個多月。最遲再五個月。上諭必然轉來。這幾兩大概可以夠吃了。等到四川去。便可以比這地方便宜些。又嘆道。這也是皇上害我們的。弄到現在斷也斷不了。閒着還不見得。有起事來癮發了。實在討厭。由基道。何爲是皇上害的。張提台道。你不知道。道光三年我們打新疆時。官兵不服水土。常生疾病。吃別的藥都無效。惟獨吃兩三口鴉片煙。馬上就好。所以福公爺奏了皇上。皇上就買大批的鴉片。

煙賞給官兵吸食。我們因此有癮。到了後來又雷厲風行的禁過幾次。吃着的要充軍發配。我仍是照常的吃。我想不犯則已。犯則我就說是皇上御賜。我們吃的現在斷不了。看他們如何辦。我現在又准人吃了。這地方吃煙的人想漸漸的多了。從前吃煙辦了罪的才真正是冤枉。學文道也只是官場和兵弁出過新疆兵轉回來的。至於民間除了有疾病吃兩口醫病外。仍是很少的。因為價錢太貴。吃不起。說罷起身告辭。張提台又囑咐道。你回彭委員的話。就照我今天對他說的。並替我說幾聲感謝的話。學文唯唯退出。到了次日天明來送行。便將張提台仍不肯的話回復了。衍墀也只得跟着和鑑的兵往永昌前去。閱者至此可以明白張提台辭職的原因和他的親兵的來歷。在小松寨能以少勝衆就在此。並非如張富所疑是吃了沈聚成的藥。或有別的神祕的。至於沈聚成能避槍刀的藥。因為行文的次序。祇好留

在下幾回又說。閒話少敘。再說彭委員因爲在大理請兵。又在提台衙門宴會。這個風聲傳出去。大理滿城都講省上已派密查來查辦羅道台。西道衙門早將這個消息通到羅天池那裏去。這時保山李縣官。因屠城那兩天驚嚇成病。死在任上。羅道臺保恆文署保山知縣。暫攝永昌府事。恆文已成羅道臺的心腹。羅道臺便將這消息告知恆文。命他探訪着密查的住址。設法運動。恆文得了這話。便派府縣兩衙門得力差役。四出訪問。都無踪跡。他白天在縣衙門辦公事。晚上到府衙門看公事。有一天晚上他在簽押房看公文。看到三更時分。獨自入廁去。這時月明如晝。庭院無聲。跟隨的人都已睡盡。經廚房門口過。見廚房內尚有燈光。內有談話之聲。祇聽見一人言道。你還有這樣的膽量敢又轉來。又一人道。我是跟着委員大人走。一到大理就有兵護送。不然我怎敢再來。恆文聽到委員大人四個字。便格外的注意。連

忙停足從窗隙中看進去。見棹上擺着些酒餚。是衙內的老廚子和金激的官親崔興。正在對酌談心。便從下聽去。又聽老廚子問道。那麼姪少爺等的屍首可尋出來沒有。崔興道。那裏會尋得出來。飛石口一帶滿坑滿谷的。都是死屍。俱是有頭無身。有手無足。有的被野獸食了。僅剩殘骨。有的血肉腐濫已成骷髏。經過十多里的地方。都是奇臭薰鼻。作三日嘔。縱有神仙也認不清楚。你想我們那一起就有兩三百人死在那裏。以後遇客商便搶。是漢人就殺。前後兩三月。殺死的漢人恐怕比城內被殺的回子也不相上下。就講報仇也算報了。他們還要到省城去控羅道臺。回子真算是心毒手狠。老廚子道。羅道臺他們都敢告嗎。崔興嘆道。反都要造。官都要戕。豈有不敢控之理。我同起來的那委員大人。便是來密查這案的。因爲同我們大人是知交。所以大人才會託他將我帶來。但這話祇許我們兩人曉得。崔興說到此。

便站起身來要向外告便的樣子。恆文忙踱出去。到了簽押房。想到崔興所談。定是真的。但這個委員現住何處。想再去聽聽。又轉到原處。見門已大開。室內燈光射在走廊上。不能再往。繼想不如明天喚崔興來誘以重利。他未嘗不肯講。遂回到上房安睡。到了次日清晨起來。即想喚崔興來問。又轉念道。萬一他不肯講。日後使金澂得知。豈不笑話。不如便叫老廚子來問。遂叫老廚子來到上房問道。你們昨夜在廚房內做甚事。老廚子辨稱未有。恆文道。我親眼看見你和崔興在內。你還不認。老廚子忙認錯道。那是點殘湯剩食。因爲崔表老爺新由省城回來。小的特約他來消夜。略表微意。望大人寬恕。恆文道。那我並不追究。但問你們談的那委員大人住在那裏。你可知道。老廚子道。這倒不知。他也未曾談及。恆文道。你可去問問他來報告本府。定有重賞。但須無意的問他。不要使他生疑。老廚子喏喏連聲。剛轉身出來。恆

文又叫轉來道。你這樣去問恐他未必肯說。我替你想個法子。你今宵還是同昨夜預備些酒菜。又請他來吃。祇須如此如此。他便肯說出來。又從腰包內掏出一錠銀子來給老廚子道。你拿去辦酒菜。下剩的就算你的。老廚子稱謝出去。到了晚間。恆文便很留心他們的舉動。看見老廚子將崔興請進去。將門掩上後。又躡足來到窗外站住。只聽見崔興道。我昨晚才叨擾你。今晚怎好又來打攪。老廚子道。小的並不是請客。是因爲昨晚表老爺講的。都是些希奇古怪的事。尙未講完。所以今晚再請表老爺來講給我聽聽。留作古話。日後傳留子孫。崔興便又談一些路上的情形。老廚子始問道。表老爺現在既尋不着姪少爺們的屍首。還是要轉省稟覆。還是就在此地。等大人回任。崔興道。我實對你講。大人是不回來了。所以我還是要轉省去。老廚子道。那末表老爺依然要同那委員大人轉去了。崔興嘆道。你不曉得這

一次我同行就是很勉强的了。他對我都是說到緬甸出使去。一到永昌。他就不知去向。我還能再同他去嗎。恆文聽到此不覺心中一驚。暗想連崔興都不知。我豈不又白費心計嗎。正是

消息方憑一線通 遊絲忽斷隱無踪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查要案委員假算命 解仇怨縣令收乾因

却說恆文聽到崔興也不曉得。正在着急。忽聞老厨子又問道。那末表老爺此番回去。豈不又要犯險。崔興道。這到不會。那委員大人的住處。雖然不曉得。但兵的行動是曉得的。祇要打聽着兵一開回大理去。我就隨着兵走。言到此又道。你提到委員大人。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我今天出街去。看見那

委員大人穿着一身破舊衣服。肩上揹着一個布插袋。手頭拿着簡板。在街上劈劈拍拍的敲着。替人算八字。我恐被他看見彼此都難堪。我倒趕快避開。你好聽奇怪的事。這件事奇怪不奇怪。恆文聽到此心想有這兩條路子比較又好尋一點。只聽老廚子大笑道。這真奇怪了。表老爺常稱讚小的做的菜很下酒。那裏有表老爺說的話能下酒呢。因此小的也生了一點妄念。想求求表老爺。未識肯不肯。如肯。小的以後要天天將上房用的好酒好菜留下來請表老爺消夜呢。崔興道祇要我能做得到。我無有不肯的。你有什么事。老廚子道。小的想請表老爺明天領我到街上認認那委員大人。小的想請他算個命。日後也好同人誇口說。我這窮命是經過委員大人算過的。崔興道那是可以的。不過你現在同人講不得。老廚子道。表老爺曉得小的是最謹慎不過的。伺候了大人們一兩年。衙門內放個屁也不輕易洩漏出去。

恆文聽了這些話。心中大喜。萬不料這樣粗魯的人。倒會有臨機應變之才。便也不再聽。卽回到上房。不一會老廚子也來到。要將談話的情形一一的說出來。恆文道不用提了。我一概都知。你很能辦事。本府特賞你兩錠銀子。你明早尋見那委員大人。尾着他的住處來稟報。本府再重重賞你。老廚子叩頭謝了出來。次日恆文便面謁羅道台。將探訪密查的情形稟告了。羅道台驚道。他既如此機密。我們怎好下手。老兄素稱能幹。看有何妙計。恆文想了一會道。卑職倒有一策。如他能受牢籠固好。如不能也一點痕跡不着。便附耳對羅道台說了一會。羅道台道。此到却好。但你親自去設他不從。日後識破了。豈不多一重污點。恆文道要如此做。就不能假手於人。卑職想這些人都是候補的窮官。見了那物。無有不動心的。况他身當密查。會使我們曉得。他也有干係。羅道台道。這樣雖好。但在大理就好辦。現在此地一時怎能

湊集呢。恆文道卑職倒隨身帶得有點。勉強夠用。如大人能設法多多益善。如不便就此也可以。羅道台道那怎好使你破費。恆文道但求大人於事有濟。卑職又何惜此區區。羅道台十分感激。便囑照所說的去辦。恆文道告辭出來。回到保山縣衙門。辦了些例行公事。轉到府衙門。老廚子尙未回來。直等到紅日西沉。老廚子始轉來。報告已尾着那委員大人的住處。在小北門福申棧內。恆文大喜。將那委員的容貌衣服問訊明白。記在心頭。又賞老廚子兩錠銀子。囑他不要聲張。次日便青衣小帽的獨自一人來到福申棧。問那算命先生。棧內人答稱新到有個算命先生。便將他引到一個房間內。見那算命先生的容貌衣服。和老廚子所說的無二。便請問姓名。那算命先生答姓俞名謙。恆文便報了一個生庚請算。那俞謙也提起筆來排了一張八字。交給恆文。恆文看了極稱推算的準確。又開一個請算。正算時。恆文忽聲

稱時候記不真確。待回家去問明了。晚間又來算。便取出兩錢碎銀子送給俞謙。忙站起身來往外便走。這俞謙不用說閱者也曉得是彭衍墀了。衍墀見客人去後。坐的椅上留有一紙包。忙跑出去喚轉來取。但已走遠追不及。又想他既晚上尙要來。何不替他收下。等來時又交還。卽取置箱內。覺得沉重異常。折開視之。盡是金葉金沙之類。約有二三百兩重。轉念此人口音不像本地人。莫非是我的行踪已爲羅觀察所知。特使人來利誘我的。又想若是果爲算命而來的。遺失了必然來取。若不來必是羅所爲無疑。但我究竟收下嗎。退還嗎。又想此物約值銀五六千兩。我現窮得水洩不通。此行縱有功得點調劑。遇到缺不好的。還找不到這幾個錢。設使羅觀察有人力參不掉。更結下個大對頭。若真是羅的。倒不如將這到口的食咽下。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便執了簡板插袋。又出來繞了幾條街市。轉回棧去。用了晚飯。剛到

黃昏時份。那清早算命的客人又來了。衍墀卽央入坐下開言道。客人今早可有失落東西在此。祇聽他答道。今早所開的時候不錯。請先生替我算一算。衍墀胡亂的又算一張交他。他看也不看便置在袋中。和衍墀攀談起閒話來。衍墀乘勢問道。聽得前兩月羅道台將城裏的回子盡行殺死。真有其事嗎。他答道。有是有的。但回子也太厲害。還虧羅道台有決斷先下手。否則不惟這座城恐非我有。卽迤西各州縣也將糜爛不堪了。衍墀微笑道。閣下這話倒講得好。可惜羅道台不曉得要曉得。請閣下做個說客就好了。恆文也笑道。可惜賀制台認不得先生。如認得請先生來當密查假做算命先生。將永昌城內的事查去了。尙神不知鬼不覺說得兩人俱大笑起來。衍墀卽問閣下究是何人。恆文便將真姓名通出來。衍墀忙道。失敬失敬。也將真姓名說出來道。老兄的來意。弟已全知。弟也很想幫忙。但案情太重了。據兄

弟所查得的。都是難得幫忙的事。現在紙窗既揭破。我們須要商量一個好辦法。第一要使上峯能相信。第二要使教民心服。然後羅觀察才洗刷得乾淨。弟也可無過。恆文聽見衍墀講出那些話來。心中大喜道。論起這一場禍事。惡因是種在去前兩年。今年才結出這惡果來。到結了這惡果。羅觀察就不得不這樣辦。否則西防真不堪設想了。因爲漢回結仇已經二三十年。常常聚衆械鬥。打死人命。全賴官吏處置得平。雙方心服。禍又緩些。官吏處置不公平。積怨不消。禍就速了。前年回漢大械鬥。漢人死傷極多。知府陳桐生將爲首的教民馬四荷包擒着。後來又放了。漢人心中不平。常想報復。因此去年又發生漢人萬桂林楊老九殺死教民多命的案子。經官府捕獲了。清波依然將萬等釋放。因此教民也不服。從此漢回對官俱肆無忌憚。任意角鬥。積怨由此愈深。才醞釀出今年的禍事。老兄所言要使教民心服。從根源

上着手。非將馬四荷包萬桂林等拿來辦了不可。但這又牽動前兩任官。我們彼此都是好友。又不便這樣辦。現既承老兄開誠相見。可否將原控給小弟一觀。以便回去同羅觀察另商善策。衍墀便將抄本控狀十餘紙拿出來。恆文一齊看了一遍。始知自己的名字也控在內。當即謝道。承老兄如此相待。弟及羅觀察均十分感激。弟回去稟覆了少不得羅觀察還要親來拜謝。衍墀急止道。那可不必了。請代弟轉謝羅觀察。祇要兄等去商量得有好辦法。即來知會。弟立刻就起程。以免多延時日。風聲張揚。反爲不妙。恆文便來見羅道台。將前事說了一遍。羅道台也喜道。他說的要使教民心服的話。也不错。我們何不如將金雞村的人也拿兩個辦了。平平教民的氣。恆文道。這倒使不得。因爲這樣一辦。就顯見得是我們的不是。所以卑職想將過推在陳金兩人身上。但恐他同金澂有交情。不肯如此做。羅道台道。畢竟老兄見

識高人一等。又有何妙策能使他從我。恆文道卑職想他既可以利誘。我們仍以利動之。我們如此如此同他講。他無有不肯之理。羅道台連聲道好。請老兄就這樣去說。恆文又打量一番自己的事。回到衙中。將黃貴叫來上房內。劈面就是幾唾幾耳光。幾脚打得黃貴連忙跪下道。小人究犯何事。恆文罵道你想想你犯的何罪。你自己不要腦袋了嗎。黃貴心中明白。伏地哀求施恩。恆文道又不是我要辦你。你向我哀求做甚。論你做的事就是剝你的皮挖你的心都是正該的。不過現在已控到省城。連累到本縣頭上來。你究竟做的何事。趕緊從實招來。本縣好替你想法子。黃貴便將刼殺馬白二家和搶馬小有姑的事原原本本的供出來。恆文道那麼馬小有姑現在豈不成了你的老婆嗎。黃貴道尙未。因馬小有姑起初本是有意。後來爲他父母死了就變了心。天天尋死覓活。經小人母親步步隄防。又竭力相勸。他始允

要待他父母孝滿後才能成親。雖在小人家中都是和小人母親同臥。並無強迫苟且之事。恆文道祇要真是如此還好。又問劫得的財物。黃貴供稱已經各弟兄瓜分。現存在小人家中的尙有三皮箱。恆文便吩咐道。你趕緊去取來。分在兵練手頭的。如未變動。也要追還出來。呈繳本縣。馬小有姑也須立即送到本縣衙門內。黃貴叩道領命出去。恆文卽出一張告示略云。「稱前次勦辦叛回。有失落教民子女衣物等件。由練目黃貴等收留。呈交本縣。經布告招領在案。現尙有馬小有姑一口。又白家衣物三箱。無人來領。仰馬白二家人眷或其親戚。從速來領。」等語。次早卽來福申棧內。見了衍墀。便言已稟商羅觀察。羅觀察也言要服人心。非將爲首肇禍的馬四荷包萬桂林等辦了不可。但馬四荷包跟着大白象等叛亂。現已不知死活。祇有將萬桂林楊老九辦了。教民自然心服。又言已拷問黃貴。黃貴稱並無殘殺馬白

兩家情事。惟見馬小有姑流落無依。並衣物三箱。均無人收拾。故收留下稟報縣衙招領。言時即將那告示抄稿交給衍墀道。請帶去也可做個憑證。衍墀接在手中。遲疑道。這樣辦法。恐不妥善。如像貴价黃貴不辦。猶可。至於金雞村的人。無妨拿兩個來殺了。平平教民的氣。弟講這話。並不是爲金澂。因他同弟在前。雖有點交誼。以後就漸漸生疎了。如像弟起程的前兩天。想去看看他。竟飽嘗閉門羹。弟同他的交情。也就可想見。故弟並不想袒護他。是想求這案的完善。無後患。恆文道老兄之言。誠出肺腑。弟和羅觀察也曾商量到這一層。但恐又激動金雞村之怒。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將該村激變了。更是可怕。所以只能如此麻胡下場。並且羅觀察的意思。想使清波有個變動。藩台是他的同年。欲爲老兄打幹來接替。以報大恩。恆文這一句話。又打入了衍墀心坑裏。也就不再爭執。但言如無別的妥善法子。祇好如此稟

復。弟想本日便移出城去。我們彼此心照。弟也不來拜辭了。恆文道老兄身負要公。弟也少禮。就此送行。便深深打一拱。別了衙墀。回到衙內。這時黃貴已將馬小有姑送來衙內。恆文急命他的太太好好安慰籠絡。恆太太便將有姑叫來內房。有姑見了恆太太。側身便拜。恆太太見有姑雖雲鬢不整。衣服破舊。但尖脚嫩手。嬌小可愛。忙扶起來。命他坐下。有姑不肯。恆太太就用手按他坐下道。我要問你的話。很長。你們教門中。也是學着漢人。把脚包得像糉子一樣。如何站得住。有姑祇得坐下。恆太太開言道。我們老爺昨天才查出姑孃的事來。當即將黃貴叫來打罵一頓。命將姑孃送來衙門內暫住。現已出告示招尋姑孃的親眷來領。未識姑孃現在可有親戚。黃貴對姑孃可有非禮。無妨從實講來。有姑聽到此。便放聲大哭。要說也咽。嗚不能成語。恆太太要勸止也勸止不住。只好任他哭了一大陣。才一抽一咽的講道。

請太太伸冤。是去年的事。那天殺的賊黃貴。寫一封信來給儂。儂看後卽稟告雙親。雙親責儂不應和他輕笑。儂言並無此事。若有好不稟雙親了。後想那日街頭是儂回頭和母親笑語。不想母親已行在前面。恰值這天殺的黃貴在後面。他遂認爲是和 he 笑。儂父親言道。既是如此。爲父自會替你報仇。遂將黃貴吃屎的事說了出來。說得恆太太和丫頭老媽子一齊都笑起來。有姑繼續言道。不料今年九月初二日。黃貴竟帶人來把儂父母全家殺死。將儂搶來強逼成親。儂想當面就碰死給他。是他母親拉住。再三相勸。又想雙親爲儂而死。儂雖女流。也要暫留此身。設法報仇。因將計就計對黃貴言道。我雙親是被你殺死的。我雖同你好。不講報仇。也要俟雙親孝滿方能成婚。否則惟有一死。因此才得保全。至於親眷。那那……說了幾個那字。便臉紅說不下去。恆太太聽了他的話。也覺啼笑不得。不便作難。他替他說道。那

可是杜秀才文秀。有姑低頭道是了。現在也不知生死。惟有兩表兄白廷讚。廷颺。是在省城讀書。如他們曉得儂尙在人間。或者能來收留。恆太太聽了也歛歛不置。亟安慰道。事已至此。你也不用傷悲。你權且在此住下。咱們替你尋你的杜官人來。使你們夫妻團圓。至於黃貴實在可惡。待我稟知老爺。定要替你報仇。有姑聽了。又跪下去叩兩個頭。恆太太道。你衣服也壞了。我們旗裝又不合你穿。卽打開箱子。取出些綢緞來。叫裁縫來替有姑做衣服。有姑辭道。承太太美意。焉敢不受。但現有重孝在身。不能穿此等衣服。恆太太聽了。笑道。我真頭昏了。連姑孃戴孝都不知。但粗布我却沒有。卽命人去採辦。又拿一隻小皮箱。將取出來的綢緞裝在內道。這是我在北京買來的。你們這地方買不出來。現仍給你。待孝滿後又縫。又命老媽子收拾一個房間。給有姑住下。叮嚀的囑咐丫頭媽子。須要好生服伺馬姑孃。有姑叩謝出

房隔了兩天。恆太太親來房中對有姑言道。我們老爺已替姑孃打聽出來。杜秀才現已到省城。但不曉得住在哪里。姑孃可寫一封信去叫他來接。黃貴那廝我們老爺聽了十分憤恨。因他在帶練。現在羣盜如毛。正要用他之時。侯將來稍太平一點。定要重辦他。有姑聽了又要跪下去謝恩。恆太太忙扶住道。你何必常常如此。看姑孃無歸無依。十分可憐。又想起我那長女嬌小玲瓏的模樣。好像姑孃。年紀也差不多。不幸去年死在鄧川任上。因此見着姑孃就觸動我的悲傷。想收姑孃做個義女。以後就同娘兒一樣。免得生疎。見着就拜。未識姑孃肯否。有姑忙道。承太太如此厚情。豈有不從之理。但恐微賤民女。有辱太太身份。恆太太道。姑孃也是縉紳人家的子女。有甚玷辱。有姑道。既承如此。現在定要受兒一拜了。便呼乾媽。倒身要拜。恆太太又止道。不行。拜乾媽豈能如此草率。要等我選擇日子。在神堂上點香燭。

將乾爹請到方能拜。有姑笑道。那就聽乾媽選擇日子。恆太太又道。你可會寫信。如不會。可將意思說給我聽。我替你請人寫好了。專人送到省城去尋杜先生。料想也容易尋得着。有姑道。兒勉強會寫。只要是在省城。帶到五華書院白表兄那裏。一定交得到的。恆太太便命取了紙筆來。有姑當下寫了兩封信。交給恆太太看。恆太太是不識字的。接在手中道好了。我替你封上口。專人送去。便將信拿回上房。給恆文閱看。恆文看了一封。是給他表兄白廷讚弟兄的。一封。是給杜文秀的。也是稱表兄。信中都是說被黃貴慘殺搶劫。及被恆大老爺查覺。留養衙中優待的情形。請他們從速來接的話。恆文看了大喜道。祇要如此寫就好了。急差一個回子。名叫劉綱的。送信至雲南省城去。正是

但得美人芳意轉

音書一紙值千金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丁燦廷北上叩闕 杜文秀西行接眷

話說那送信人劉綱奉了恆文之命來到雲南省城。便去五華書院尋白廷讚投書。書院卽回答道。他們弟兄因爲控官的案子。早已被禁在昆明縣衙門內了。劉綱忙來到昆明縣衙門內。打聽得白氏弟兄都押在班房內。遂央求差役欲見白廷讚。差役不肯。劉綱祇得將兩封信託那差役轉遞進去。說請總爺問他們有回信。我明天來拿了就要回轉永昌去。那差役道他們是在押的人。縱有回信。明天也不會寫好。你緩三五天來取罷。劉綱等了三天來向那差役討回信。那差役道。他們還未有寫呢。你再等兩三天來吧。劉綱只得又等了三天去問。那差役答道。他們已經釋放出去了。劉綱急問他們

住在何處。那差役厲聲斥道：你們的人你都不曉得。我會曉得嗎？劉綱不敢再問。退出衙門。又來到書院內，問那門房。那門房道：他們剛剛來打過一個照面。問你住在何處。我說不知。他們便走了。但留一個書童在此等候。你言罷，卽呼那書童。那書童應聲而來道：你便是送信的人麼？我領你去。我們先生，在杜先生那裏。劉綱隨同書童出了書院門，問道：你們先生前幾天是犯甚麼罪？書童道：那裏是犯罪。因爲他們告官。聽說告官的規矩，是狀紙遞進去告的人，就要管押起來。劉綱道：那麼現在放出來，豈不是官司打贏了？書童道：當然是了。假若輸了，還要辦誣告罪。怎得就會放出來。書童一面說一面，將劉綱從書院街引至大東門外金牛寺街一短巷內。從一個小門內進去。門內左手邊有一小間耳房。那書童用手指道：你在此坐下。我看看可有。在書童便向廳房進去。劉綱從破窗紙內向前看進去。只見廳房內坐着七

八個人。他僅認得杜文秀木連科兩個。其餘的都不認識。又見右邊上首坐着。一個衣服華麗。面目白晳的。見書童進來。便招手問書童道。那人可有……又見兩個人匆匆走進來。一個他認得是丁燦廷。一個年紀很輕。便不認識。丁燦廷前脚剛踏進廳門。衆人都起立來問道。堂諭下了沒有。丁點點頭道。下了。已經抄來。即將手中所持的紙打開。衆人都圍來觀看。木連科忙道。請丁先生念一遍。念了大家都聽得見。丁燦廷遂高聲朗念。書童也就隨同衆人圍繞靜聽。祇聽念道……據查報永昌漢回積怨二十餘年。常有爭鬥。均賴官府主持得平。消患無形。自道光二十三年漢回械鬥。教民殺死漢民多命。知府陳桐生將首惡馬四荷包拘而釋之。次年漢人報復。亦殺教民十餘命。知府金澂。又將首惡萬桂林楊老九釋放。遂致仇怨益深。對官府肆無忌憚。不服彈壓。本年九月初二日。賽白袍叛變。城回無分良莠勇。

婦老幼。皆持械在街頭。恪拒官兵。在屋內拋擲器物傷人。迤西道羅天池下令。凡遇拒鬥者。格殺無論。因此殺戮甚多。至所控某人爲某人所殺等語。因當時情形紋亂。卽起死者而問。亦不能辨認某人爲某人所殺。某人非某人所殺。事後曾經護知府恆文令練目黃貴率差役練勇。將無人收留婦孺什物等。收集衛中。佈告招領。俱已紛紛領去。現尙有婦女馬小有姑一口及白家衣箱三口無人認領。等情據此。查此項查報。自屬實情。該迤西羅道天池爲鎮壓叛亂。保全邑城。護知府恆文爲處理善後。撫慰流亡。辦法自無不合。惟前知府陳桐生現知府金澂庸懦無能。縱犯釀亂。應奏請革職懲處。除札飭迤西道羅天池護知府恆文。將馬四荷包萬桂林楊老九等緝獲法辦。以正亂源外。其丁燦廷木連科杜文秀白廷讚等。素爲教門縉紳。士林優秀。竟不體量情勢。聳詞上聽。本應從重懲辦。姑念家中受害已深。從寬開釋。着速

回籍收領人眷什物。理勸同教各安生業。……杜文秀聽到此。哎。道。我祇道既將我們釋放。官司已贏了。那曉得是姑念。……木連科道我看恐怕是密查受賄作弊。那隨同丁燦廷來的少年接口道。一定是了。我看我表妹的信。……那衣服華麗。招手問書童的人。又向書童喝道。你呆了嗎。問你那送信的人可來了。書童忙答道。來了。在耳房內。祇見那人揚起左手。搖了幾搖。一時七嘴八舌的聲音都停止了。那人即走出來。文秀和那少年也跟着出來。劉綱打量這必定白氏弟兄。忙問道。二位可是白大先生白二先生。杜先生小的倒認得的。那人點點頭道。正是。信我接着了。杜先生的信也轉到了。我們本想回信。奈押在班房裏。連棹子也沒有一張。不好寫信。文秀便問馬小姐現在縣衙門內嗎。劉綱答道。是。文秀又問馬小姐幾時進衙門內去的。劉綱道。那便不清楚。文秀又問黃貴現尙在帶諫嗎。劉綱道。

是。白廷讚又問道。你是衙門內派你來的。還是馬小姐僱你來的。劉綱道。是衙門內叫我來的。廷讚等便不再問。但言信我們今晚寫好。明早你來取。劉綱便辭出去。廷讚等依然轉到廳房內。廷颺又接着前的話言道。拿我表妹那信。就可證明是密查走漏消息。所以恆文才將我表妹接到衙門內去。優禮相待。燦廷道。雖然是這樣說。但上控到省。已算是盡頭。現聽得雷翰林已做了御史。我們不如叩閣去。雷翰林與我們同教同鄉。又是杜先生的至親。一定會幫我們的忙。或者能伸雪。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衆人俱道。要想報仇。是只有走這一條路了。燦廷道。如各位願意。我們依然是這幾個人去。我就去尋掌教。通知省中的親戚。替我們籌點路費就走。衆人都無異言。惟文秀言道。京控正合我意。但我想分作兩起。丁先生和木先生們做一起。先行。我和白表兄們又作一起。後行。木連科道既要叩閣。就一起走好了。你可是掛

牽起那未婚婦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們的大仇未報。要老婆何用。廷讚道不然。我們表妹一個年輕孤女。常寄身公門。成何事體。須得要先安頓好了。然後才能進京。燦廷道雖則如此。但我們俱是無家可歸的人。接了妻子。安置在何處。豈不要連累男子站不起身來。我們此去全仗雷翰林。但杜先生不去。雷翰林也未必肯爲力。我們縱去也是無益。況且我們既控了官。黃貴又垂涎着馬小姐。不回去他們還有三分畏懼。回去了一網打盡。更無忌憚。故不如仍一齊進京。爲是文秀道。丁先生之言。我也慮到。現想打主意將內人接到永平曲碕我姑媽家裏去。俟到曲碕卽差人去接。往返至多不過三個月。俟你們到北京時。我也在雲南起身了。至雷翰林處。我可先寫信去。他斷無有不盡力之理。兼之分作兩起。聲勢也要大些。說不定一起輸了一起又贏。合在一起。輸就全輸了。燦廷見文秀意很堅決。也不好再爭。便決定

分作兩起。文秀寫好信交了燦廷。次日便收拾行李同那送信人劉綱同行往永昌去。一路上文秀覺得劉綱甚是忠厚可愛。劉綱也自不已的會信服文秀。兩下甚是投機。文秀因爲坐了兩個多月的班房。精神很在委頓。接着官司又打輸了。又加上風塵的勞苦。身體更覺不支。行到楚雄。竟大病起來。還賴劉綱服伺湯藥。不離左右。比較家人僕役還要忠實。心中很在感激。臥病了十多天。才漸漸的好些。又向前行。到了趙州。尋了一個旅館。就在旅館大門內櫃房對面一個小房間住下。房內對舖兩張床。中間擺一張方棹。文秀自選了一張床。命劉綱將鋪蓋打開舖好。劉綱又打一盆水來請文秀洗臉。正盥漱時。又抬一盆洗腳水來。始拿一個提籃向外買菜去了。文秀先洗了臉。又來洗足。足尙來洗完。忽見劉綱菜也未買。笑嘻嘻的提着個空籃走進來。喚道。杜先生好了。我看見告示。羅道台已將萬桂林楊老九都殺了。

文秀笑道。這關我們的甚事。你不要說了。倒惹我難過。劉綱又附耳小語道。我聽見街上人講張富又變了。已佔領金雞村。現正圍攻永昌城。這不是一個好音嗎。文秀又道。張富是一個強盜。我們並不同他是一黨的。我們報仇。是要將仇人拿來。明正典刑。才算真正的報仇。若這樣的縱使殺了仇人。待官兵來勦平了。還不是認爲盜匪。甚至反連累已死的和我們活着的。都一齊陷在漩渦中。玷辱我們教門。劉綱聽了這話。便有些不高興起來。言道像先生們這一次告官。告輸了。殺兩個不相干的人。固不算得報仇。就是將來贏了。也不過是將爲首的人至多殺三五十個。焉能如張富如果佔領了金雞村。他還不是要將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小。殺他個乾乾淨淨。你們先生們報仇那裏有這樣痛快啊。文秀笑道。你是衙門中的人也講出這樣的話來。劉綱道。我雖然是衙門中人。難道就不是教門中的人嗎。你們先生們會

要報仇。我們下人就不會了。如像這幾個月。同漢入打同漢人拚命的。並不是甚麼秀才舉人做得出來的。文秀耳朶裏聽他說時。已將腳洗好。鞋襪穿起來。劉綱又將這盆洗腳水端出去倒。他手中端着洗腳水。口中尙嘖哩咕嚕說道。如像白先生們我敢說「秀才造不起反來。成功的少。議論的多。」他們還要聽見說送信人來了。就一聲也不響。文秀此時心中想到永昌如果有事。恐怕路就不通。又擔憂起來。不再和他談。他依然提了菜籃再向外買菜去了。文秀一人躺在床上。閉着眼睛。擔憂了一陣。又迴想到劉綱說的話。起初我們認他是恆文的人。現在想起來。倒覺得慚愧。又想這一個粗魯的人。他都有這一種心思。可見我們教門中的人。齊心實在非他教他族所能及。可惜張富之輩無知識。在我有他這樣力量。我把這些人分散到各府廳州縣去暗做工夫。把各處的同教都激動起來。真足以有爲。我現在想把這

計策獻給張富。他們還不是以爲書生之見。無足輕重。徒把這身子點污了。我杜文秀有殺父母之仇。殺岳父母之仇。奪妻之仇。如不能報。尙身居士林。枉自爲人。叩了闍如能復仇也罷了。如若不然。就從這一點着手。雖死無憾。文秀正在出神。連劉綱將菜買來做好都不曉得。到了將菜飯端進房內。擺在棹上。呼道。杜先生請喫飯啊。他始假裝醒了起來。用手揉揉眼睛。打兩個呵欠。坐在床沿上。胡亂喫了兩碗飯。便放下箸。無心再喫。時已黃昏時分。伙么司點了一支燭來。悶坐一陣。約略二更時分。忽聽旅館老板大叫一聲。汎官來查店了。言未已。只見前面兩個兵。掌着一對紅紗金字大燈籠。後面是一個領頂補服的官。身材魁梧。氣象雄壯。前呼後擁着十多個親兵。進了店門。把紅燈籠的三足架撐開。叉在天井內。由老板伙么司各掌小燈引導。那官和幾個兵從櫃房那邊。逐一的向各房間清查盤問。最後查到文秀房間。

內曉得文秀是隔教的。盤查尤爲認真。文秀將真姓名及奉諭回籍收領妻子衣物的話直說出來。那汎官從文秀談吐文雅。面色漸漸和霽。便和文秀攀談起來。文秀央他坐在自己床上。自己退在對面劉綱床上坐下。問那汎官高姓大名。那汎官答姓褚名克昌。講了一些閒話。甚爲投機。褚汎官便道。我勸你暫爲不要去的好。現在永昌亂得不了。張提台又帶兵去了。聽得這一次的軍務很大。一時怕不會平定。恐怕路也不通了。你去也不會到得保山。文秀道承汎官的厚意指點。甚爲感激。但小生有親眷在永平。想先到永平。看情形如何。又定行止。褚汎官道永平是可以到的。不過大理以上。還是犯險。因爲有些不懂事的漢回。互相仇殺。單身漢人經過回寨。單身回人經過漢村。常常被殺。連屍首都找不着。就是趙州到大理這一站。前十多天都出過這樣的一樁案子。褚汎官說到此。忽頓足嘆道。你看現在成了這種世

界還要得嗎。譬如我的親人被回人殺了。我要去尋殺我親人的回人來殺了。才算報仇。不能見着回人。就是仇人。就要殺。如同今天遇着你杜先生。雖是回人。並不是殺我親人的人。我何忍心來殺你。就殺了仇。還是未報。反過來。說你杜先生對我想也是一樣的心。我們漢回雖然隔教。如今我們兩個相遇。談起來還是很親洽的。假使在街頭路腦相遇。無意的你蹴痛我的脚。我碰傷你的頭。自己口中連忙要認錯。心中要抱許多不安。若是遇見就刀砍斧劈的。將無冤無仇的人活跳跳的殺了。不知這些人是何心肝。現在兩邊被殺若干帶萬的人。都是不相干的人。至於真正殺人的人。官也不敢辦。就是要報仇的人。看見仇人。在那裏也是連屁都不敢問。聽說張富們這一次。仍是撇開金雞村來撲保山城。依然是要不相干的人死。他說到此。眼口鼻都皺在一處。咽聲嘆氣一陣。又放出大喉嚨來。唉的一聲。好像迅雷疾

發屋宇皆震。劉綱站在旁邊，駭得魂不附體。只聽道：假使我是一個大官，我就要出告示曉諭漢回。從此能相安固好。如不能准其自相報仇，但要尋真的仇人殺。若是亂殺人，我拿着就要剝皮抽筋。杜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他講這些話時，店內的旅客皆圍攏來。肅靜無聲的聽着。文秀道：你老人家的話，真是俠心快腸，爽直無比。使現今的官紳吏民皆如你老人家的。心則天下太平矣。還有甚話說。褚汎官便立起身來道：放肆放肆。我是不應該講這些話的。因爲我看杜先生是個讀書人，正是英年有爲的人，犯不着去冒這險。我尙要到別處去巡查，便跨出門去。文秀也跟着相送。又問道：以前經過此地，並無人查店。褚汎官道：太平時候，那有這樣規矩。是昨天才奉公事新起的。說着已出了店門。文秀肅立在店門外，看褚汎官挺着胸脯子，大踏步向街心而行。一羣兵前呼後擁着走遠了，才轉進門來。心想這人雖是

武夫。倒也爽直可敬。只見圍來看的那些人。正在紛紛議論。文秀因爲剛纔的話。觸動心事。也無心理會。進房來倒在床上納悶。劉綱又走來道。剛才那個官在這裏大聲霸氣的叫。我倒疑成是白天我們說的話給他曉得了。吃驚不小。現在路真不通了。如何是好呢。文秀道。到大理打聽前方的情形。再作道理。正是

隔垣無耳能探密

清夜聞聲似警鐘

一棒當頭來喝醒

迷途指點賴英雄

遂各自安睡。到了五更時分。文秀又呼劉綱起來做飯。到天明吃完飯。收好行李。又起程向大理前進。是日經過了四五個關哨。都經守卒盤查得十分利害。到了大理。他就不敢住旅館。到倉平街一個教門的朋友。名叫馬福壽家裏打坐了。天天出外探聽消息。據官報告示都是說打勝仗的話。甚至說

張富都不有變。是他的部下變了。將張富軟禁起來。有一張告示是說張富已經被手下所戕。好像是不關緊要的。據教門中朋友探得的。又是聲勢大得不得了。張提台也打敗了。保山也失了的話。一連五六日都是這一類的消息。他便利馬福壽商議。想要回頭赴京的話。福壽勸道。你來也來到此地。不如再等三五天。總有真實信息。他又耐性的等了三天。仍是離迷恍惚的。又聽得鶴麗鎮總兵蔭德布也帶兵往永昌去了。更着急起來。想這一定是鬧大了。張提台才會來調蔭鎮台。看這情形不是三兩月能平熄的。叩閣連往返程途。至多不過一年期限。定有個結果。我那表妹如果是完璧。一年後仍是完璧。否則我領了出來。官司卽算了結。尙叩什麼閣呢。主意既定。因嘆道。表妹啊。我雖憐你愛你。但爲我們兩家的大仇在身。不能不忍心暫時拋棄你了。遂再同馬福壽商量。福壽也不便再留。文秀卽將雷翰林的住址開

交福壽。託他遇永昌有重要事故時。卽設法遞信來。又寫一信給劉綱道。俟路通時。你持去回復馬小姐。劉綱應了。文秀遂依然轉回雲南省去。正是

屈指鄉關程已近 無端烽火又天涯

欲知永昌究竟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羅萬喜火燒鐵索橋 趙發元殉難飛石口

話說杜文秀因不明永昌的情形。依然轉回省垣去。這永昌究竟是何情況呢。原來是張提台派人護送彭衍墀回轉大理後。曉得江橋常被回子盤踞。搶殺漢人甚多。這橋又是大理到永昌的咽喉。關係甚爲重大。便命永昌協右營守備趙發元率兵一營暫紮瀾滄江南岸之平坡。扼守此橋。趙本係教門中人。武藝很好。善射有神箭手之名。張提台因想表示對漢回不分畛域。

起見。當楊朝勛潘惠揚失蹤後。就升補趙發元爲右營守備。又調龍陵協中軍都司繆志林署永昌協中軍都司。兼左營守備。左右兩營原是同駐永昌城內的。故分一營暫紮此處。勦匪。自趙守備駐此地後。將附近的回匪概行驅散。又令士兵督同村民將那些白骨腐屍。收葬在水雲寺傍邊兩個大山凹內。堆成兩座大墳。費了個多月的工夫。才收葬完畢。次日恰是三月初六日清明節。趙守備便對那些士兵言道。你們這幾天辛苦了。明天我請你們到水雲寺過節。到了第二天清晨。趙守備備辦一隻牛。兩個羊。和幾擔酒菜米線等。搬到水雲寺去。自己也和平坡飛石口的幾個紳士及千總趙得和外委楊廷佐約七八個人。徐步上水雲寺。沿途俱是山徑石磴。峭壁千仞。瀑懸嶺上。猿啼山頭。風景幽絕。正行間忽見石壁上鐫有「快走三步」四大字。趙守備驚問何故。那飛石口的團紳忙答道。這是因爲巖上常有猿猴。見

行人竚立。他就從上面飛石傷人。若人不停步。他也不相犯。故刻此石。使行人注意。飛石口也是由此得名。他們一面走一面談。不覺已來到水雲寺。見寺門鐫石聯一幅云。

水是在山方不濁

雲如出岫便爲霖

這寺是在山頂上。舉目四顧。羣山皆小。遙望瀾滄江如匹練。曲折穿嵌於羣山起伏中。煞是奇觀。寺內供關聖像。趙守備瞻覽一番。便來到新葬的兩座墳上。命將牛羊殺了。燙洗乾淨擺在兩墳中間。對衆兵卒講倒。我們營內弟兄漢回都有。但是相親相愛。並不有什麼畛域。惟有墳內這些人。竟爲漢回兩字。冤冤枉枉埋在土內。「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我們既然將他們收葬在此。今天就借這機會順便祭祭。過了今天。恐怕再也無人來這墳上掛幾張紙了。說罷率官兵行了禮。臨時搭起鍋竈來。由火夫動手。

將牛羊肉煎起。這些兵卒各人扒上松樹去。扯了些青松毛來。舖在地下。一片青翠。如舖綠氈。各士兵每班一席。各人席地團坐。擺下碗箸。稍時端上肉來。便大碗酒大碗肉的吃喝起來。不分官弁士兵。猜拳的猜拳。吃酒的吃酒。大喊小叫。歡聲雷動。趙守備也擇一株大松樹下。舖些青松毛。央那幾個紳士和趙千總楊外委盤膝團團坐下。對飲暢談。時正已牌時候。天朗氣清。風和日麗。趙守備十分高興。言道。今天我們這裏漢回官紳兵民各色俱全。儼如一家。過團圓節。至以那些分回分漢的。如像這兩個土饅頭內。被殺的人。固是屈死了。但是那些殺人的。又有何樂呢。怎及得我們這些人心中。並無漢回兩字的快活。言罷。那飛石口的團紳便言道。現在如趙大老爺這樣。明見的。能有幾位。小人昨天還聽得個不好的風聲。說張富已將遊擊朱大人誘殺了。想再舉事。並且有要來拆毀江橋。隔斷大理援兵的話。惟願是謠言。

就好。不然不知又要多少人死呢。趙發元道我也聽得這一說。他們去年吃了張提台的虧。如果要舉動。先來拆江橋也是意中事。但我趙發元在此一天。他們也休要妄想。從前守城的人說城存與存。我今日也敢對各位說。我守這座江橋。也是橋存與存。橋亡與亡。趙守備說到此便端起酒杯來。央各人乾杯。各人俱一飲而盡。趙守備將杯舉到口邊要乾時。忽又言道。我們漢回本是一家。容貌言語風俗習慣都是一樣的。祇是奉的神不同。譬如你們幾位家裏供的是關聖文昌帝君。我家裏供的是大佛觀音菩薩。僅有這一點差異。就會鬧出漢要滅。回回要殺。漢的把戲來。在中間播弄這些人。真是令人切齒痛心。我想起來。連這一杯酒也咽不下去了。那團紳忙道。小人前說的話。本是一種謠傳。趙大老爺又不要借故騙賴。這一杯酒。趙守備道。我決不會的。便一口吸盡。衆人見趙守備面上果真有些動氣。俱不提漢回。

的事。講些別的閒話。吃到各人俱有些醉意。不能再吃的時候。趙守備便叫盪米線來吃。原來雲南的風俗。清明節這一天。家家都興吃米線。同端陽吃粽子。中秋吃月餅一樣。各兵卒吃醉了。有臥的坐的打的罵的。怪狀百出一個兵竟扒上樹去。高聲大叫道。不好了。回子殺來了。衆人罵道。你醉昏了嗎。胡說亂講。那兵急道真的。你們不相信。可上來看。一時衆人聞聲有攀上樹看的。有爭上墳頭上看的。皆相顧失色。嘈雜起來。趙守備也立在那大墳堆上一看。果見瀾滄江對岸山腰凹處。果有無數人馬。列隊成羣而來。江橋上守哨的兵已經放起煙墩內的火來報警。卽跳下墳來。嘆口氣道。剛纔講起不上一個時辰。竟來到眼目前來。立命一個兵火速跑到大理去稟報張提台。又命一個兵跑永昌去稟請羅道台。速派左營都司來救援。自己急帶人來到江橋紮起。準備死守待援。剛佈置好了。回子大隊也來到江橋下。直然

來撲江橋。橋上槍砲石矢如雨。近不得橋邊。回衆便立在橋下大呼道。趙大老爺。我們張頭領拜上你。我們俱是同教親戚。現我們爲同教報仇。趙大老爺縱不爲同教報仇。也應該將這座橋讓我們。免得同教殺同教。趙守備橫槍躍馬。立在橋上罵道。你們這些小毛賊。借着漢回兩字。無事生風的來想圖搶劫。還敢冒張大老爺的名聲。他現在已是朝廷的官了。豈同鼠輩賊性。到死不改。又來做强盜。那些回子聽了。又叫道。趙大老爺。真的是我們張頭領。並不是假冒。趙守備道。如果真是張大老爺在此。你們就請出來當面和我講話。我就讓此橋。那些回子又問道。可是真的。趙連答道。真的真的。稍時只見回隊中。人頭攢動。紛向左右分開。中間讓出一條路來。一個人打着白綢子大套頭。手頭拿着一對雙刀。騎着一匹大黑馬。前後簇擁着二三十人。向橋下奔來。到了橋下。在馬上拱手呼趙大老爺請了。趙守備低頭一看。果

是張富也。還禮道：張大老爺何故又如此。張富道：趙大老爺，你是深曉得的。羅道台命金雞村的人殺了我們同教萬多人命，未必就罷了嗎。我們當時實因張提台是個好官，不忍拂他的好意，故暫時隱忍。現張提台要告老了，我們當然要報仇的。趙大老爺如肯念同教之情，共圖大義，小人情願奉爲首領。再不然也請將此橋相讓，免得我們同教相殘。趙守備聽了這話，心中勃然大怒，罵道：你這強盜賊性難改。我是朝廷的命官，豈肯和你認親戚。作那殺人放火的勾當。言時右手抽箭，左手張弓，照準張富的咽喉，一箭射去。張富翻身落馬，一羣人卽擁簇着抬起，向後面奔逃。官兵齊聲喊殺。趙守備乘勢揮軍下橋殺過去，將回子殺得大敗而逃。趙守備率軍尾追，想把張富俘來。不料追了二三里，回隊忽停止不退。後面又趕上一隊人來，爲首的是羅萬喜。正在後面村寨挨戶搜殺，看見張富敗下來，便拋了村寨，忙來救

護趙守備看見回衆已有援兵。自己人數太少。便想退回。但已來不及。只見羅萬喜手中拿一把大砍刀。一馬當先。迎面便劈來。趙守備忙招架着戰了四五合。那裏是羅萬喜的敵手。又見馬無二也從後面趕來。口中叫羅大哥。我來也。好好用勁。活捉此賊。替張大爺報仇。趙守備更慌了。心想萬難敵這兩賊。不如仍用箭來射。遂勒馬向後便走。祇聽羅萬喜叫道。叛教賊。你又要用暗箭來傷人了。我却不怕你。仍向前追來。趙守備連射兩箭。都被羅萬喜躲過。心更慌了。忙向後逃走。羅萬喜從後如風捲落葉。雨打殘花的追來。殺死官兵七八十。擠不上橋去。落江死者不計其數。趙守備剛趕上橋去。想死守這橋。趙千總楊外委攔馬諫道。我們現在殘餘的兵。至多不過四五十人。這橋萬難守。不如退回。搬了救援。再來恢復。趙守備道。我前已言過。橋存與存。橋亡與亡。今日有何顏苟活。急拔出寶劍自刎。趙楊兩人泣抱其腕。正爭

札時。羅萬喜已趕到。趙守備急以劍剝去。羅萬喜左手用刀隔開。輕舒右臂。將趙守備抓下馬來。回衆擁來。將趙守備縛了。官兵聞得趙守備被擒。奔向前的。皆回頭競來救護。抵死不退。馬無二也。趕到和萬喜混戰一陣。將趙千總以下俱行活捉住。萬喜吩咐無二道。馬兄你速帶人去把守水雲寺。短住往來的客商。弟去看大爺有甚麼情形。自會來通知你。急領數人。蹺過江橋來尋張富。尋着在路傍一個茶舖內。看見張富直挺挺躺在床上。眼睛閉着。口中尚在流血。萬喜哭道。大爺你怎麼會上這一個當。小弟已把仇人生擒來。替你報仇。張富忽把眼睜開。用手指指嘴。叫他看。羅萬喜低下頭來一看。見當門牙四個都落了。舌頭也有微傷。原來趙守備本是照準着咽喉射來。張富因聽見弦聲。忙將頸一縮頭一低。正從口內射進。別無損傷。僅不能說話。羅萬喜看了喜道。很輕微的容易好。現在江橋已被我們奪得。官兵二百

多人。一個都不有剩回去的。請大爺安心養傷。言時又從兜肚袋內掏出一個小玻璃瓶來。內面裝的是同那天大白象敷的焦黃色的藥末。傾出些來塗在口內。便催人趕快造飯來吃。不一會菜飯俱擺上來。張富是不能吃的。萬喜便和幾個小頭子吃飽了。歇下碗時。已黃昏時分。室內點起燈來。張富向萬喜招招手。萬喜即走近床前。張富指指那盞燈。比些手式。萬喜道。可是光小了。連忙撥燈。又添上幾根燈蕊。張富只是搖手。萬喜道。想是要多添幾盞。又叫人多拿燈來。張富仍是搖手。用手指所墊的草。又指着燈。又指指所住的屋子。一個小頭子道。呵。統領是要我們燒這間屋子。萬喜答道。這一所是我們要住的。燒了就無住處。張富又搖手指着外面。一個小頭子又言道。統領是要燒外面的房子。萬喜又道。外邊各村寨的房子。他們正在挨戶搜檢。俟搜檢好了。一概都是要燒的。大爺勿庸操心。張富又連連搖手。很燥急。

要發氣樣的。各人面面相覷。猜測不出。萬喜猛然想起來說是了。可是要將江橋燒斷。我們就是專爲燒江橋而來。小弟這時候就是要備辦動手去燒的。張富始微微點頭。又以雙手做合抱式。左手提着。右手做劈的樣子。萬喜倒明白了。言道。可是要把擒着的趙發元一刀殺了。那未免太便宜他了。弟要養起等大爺嘴好了。挖出心肝來炒給大爺吃。才能報此一箭之仇。張富也點點頭。萬喜便帶百多人。各措一捆柴草。來到江橋。將柴草堆在橋上。放起火來。這橋是用鐵索懸空的。原來瀾滄江沿岸俱是高山峻嶺。綵亘千多里。中間惟此一橋。係迤西大理通永昌騰越緬甸的要道。緬甸國解象進貢。俱要從此處經過。因水流激湍。不能在江中起臺。故在兩岸石巖上。用臂粗的鐵索六十四條。貫穿起來。鐵索上橫鋪一層木板。直又鋪一層木板。人馬俱行其上。相傳是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造的。明人馬繼龍曾有滄江懷古

詩一首。單道此橋云。

滄江鐵索跨長虹。鳥道從天一線通。樹響龍來陵谷雨。山空猿
嘯石樓風。百蠻南詔襟喉地。萬木荒村鼓角中。象馬年來歸貢
賦。土人猶說武侯功。

這橋燒斷。大理同永昌的交通就斷絕了。所以張提台特派一營人來守這橋。張富要來燒這橋。都是這個原故。閒話少敘。且說羅萬喜將柴草堆在橋上。點起火來。一時烈燄冲霄。滿江盡紅。木板欄杆。皆着起火來。化成濃烟焦炭。餘燼落在江內。僅剩有六十四條鐵鍊。燒得通紅。好像無數火練蛇。橫臥江上。無法將他弄斷。看看時已二更時分。又打仗疲勞。遂帶回衆轉去休眠。到了次日。看看張富塗了那藥。血已止住。已能起立說話。萬喜又替他敷上些藥。便將昨夜燒江橋的事說了。言本日再去將鐵鍊砍斷。張富即命將擒

來的趙得和楊廷佐四五十人。一齊牽出去殺了。萬喜尋些錘鑿之類。吃了早飯。又帶百多人來到江橋。想把繫鐵練處的石巖摧毀。鉄練自然落江。但那石巖俱是油滑石頭。比鋼鉄尙堅硬。佳鑿竟無所施。那鐵練更是刀砍斧劈不入。白費了大半天的工夫。百多人一根鐵索都未鑿斷。萬喜看了實無法可施。又看僅有鐵索。人是容易通行過的。只得舍了來報告張富。張富也順口答道。祇要人不能行。截不斷也可以。萬喜又問大爺今晚能吃飯嗎。張富點點頭。萬喜便大呼將趙發元那賊綁來。只聽左右喏的一聲。就有五六個人擁着趙守備前來。兩手背縛。頭髮披着。兩腿也用麻繩綁起。不能移步。由兩人在左右挾着。後邊一人推着。來到張富面前。那兩人一丟手。趙守備便跌了坐下去。萬喜叱道。爲甚麼不跪。趙守備道。要頭倒可以。要跪是不能的。萬喜道。要吃你的心呢。豈止要頭。趙守備道。生烹活食聽便。……張富

亟止道別講這些無聊的話。待我來問他個正道理。這時馬無二也跨進門來。見了張富。便言昨晚紮在水雲寺。本要下來問安。因羅大哥使人來言傷勢甚輕。所以今天才來。看見趙守備坐在地下。也罵道。這賊實在可惡。他是同教。倒反事事衛向漢家。將殺死那些漢人。都認作他的祖宗樣的安葬在水雲寺。今早我本就要下山來。因爲看見這兩個大墳。心頭火起。將他挖平。所以耽擱到這陣才來。張富又止道待我問他。便問道。趙發元我們此次舉義。本是爲同教報仇。凡屬同教。莫不歡欣。我因爲你也是同教。故好意相勸。你不聽也罷了。爲何反下此毒手。趙守備道。你們不過是借這題目。愚弄親戚。想掠劫發財。那裏會是報仇。我相信良好的回人漢人。決不會互相仇殺。互相仇殺的。都是回漢中的壞蛋。這一類人。起初雖然殺得些冤枉人。掠得些錢財。逍遙法外。洋洋自得。終究有殺到他自己頭上那一天。張富道我同

你講好話。你又罵起人來。趙守備道。這也是我對你的一片好意相勸。你若不聽。如果我陰靈有知。將來還可以證明的。張富大怒道。將他的舌割了。羅萬喜道。哦。我現在才想起一事來。這賊將大爺的牙齒射落。我們也應該先將他的牙齒敲落。然後再割舌。言時。即跑來一脚將趙守備踢倒。仰翻在地。萬喜即騎在他身上。兩膝壓着兩股。自腰間取下佩刀來。那刀柄是個鐵球。便用來敲牙齒。趙守備大叫道。這就算你們替同教報仇啦。言未已。只聽噹的一聲。當門牙盡行打落。即用手指掏進口去。將他的舌頭拉出來。割了半截。罵道。你現在還能罵人嗎。這時趙守備枕在血泊中。人事不知。羅萬喜又叫人將他拖出去。將衣服脫了。綁在庭柱上。用水將胸腹洗淨。萬喜仍持先前那刀。走出門來。見趙頭已下垂。似已失了知覺。便將胸膛割開。用竹片撐住。胸內冒出一股熱氣來。即伸手進去。將一顆血淋淋的心肝取出來。自向

廚房中炒好捧來。又拿一瓶酒來。同張富馬無二三人坐下。吃喝起來。張富因嘴尙未好。酒不能入口。僅勉強吃了幾片肝。其餘的都是羅馬兩人吃了。後人有詩弔趙守備云。

義膽忠肝志不撓

拚將一死守江橋

江流不斷鳴咽水

如弔英魂日夜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酒食徵逐人肝作嘉餚

駭世祕方官膽充妙藥

話說羅萬喜等喫完了人心後。酒也吃完。又添些牛肉雞肉來吃飯。張富便道。現在江橋已燒燬。我們便要乘此時繞道去攻永昌城。萬喜道。倘遇金雞村來援。我們豈不腹背受敵。不若順道先攻金雞村爲是。張富道。恐沈聚成

那廝惹不下來。馬無二也道。一個沈聚成。我們怕他做甚。祇要大爺能起身。我們就走。張富道。那我們明天就可動身。當卽連夜使人去告知黃巴巴楊楷。叫他們改道由板橋來相會。到了次日天明。卽率部衆向金雞村殺奔而來。行近大力哨。忽有該地的同教楊應升來報。繆都司帶兵一營由城來救江橋。現正在大力哨休息。張富得報大喜。急命人埋伏在兩傍樹林內。自己同楊應升選路傍一個大石山。領五六十人。扒在山頂隱匿着。佈置方定。不一會果見官兵俱從山下經過。看看將過完。繆志林也騎着馬過去。張富號砲一聲。羅萬喜馬無二從兩邊殺出來。可憐官兵以爲前面尙有趙發元。故毫無準備。一時軍心大亂。各自奔逃。逃從山下經過的。又被張富從山上滾下石頭來打死。繆志林見大勢已去。忙奪路而走。不想被馬無二撞見。他看見戴水晶頂子。認得是繆都司。就迎頭一刀砍去。竟連頭帶臂劈下來。倒在

馬下無二想。昨天萬喜請我吃趙守備的心。我今天何不也把繆都司的心挖來請羅還席。便將繆都司的衣服從領口撕開。左手執刀。將胸膛剖開。右手卽伸進去摘心。不想心內好像滾水一般。熱氣沸騰湧出。將無二的手燙得痛澈心骨。忙縮出來。掌指皆燙起涼漿大泡。不禁大怒道。你這狗官。死了還要害人。我且把你碎屍萬段。又拿起繃刀來。大砍大剝。卽將繆都司兩手兩腿都截下。惹得回衆皆圍來觀看。這時萬喜將官兵殺死的殺死。生擒的生擒。已收拾得乾乾淨淨。看見一簇人圍繞着。不知何故。忙跑來分開衆人。一看。始曉得是馬無二的手被燙傷了。大笑道。我挖的心。至少也有一百個。從不會如此。你初挖心。就吃這虧。無二道。那你遇的都是冷心人。假如你遇到熱心的人。還不是同我們一般。萬喜道。那裏話。凡人的心都是比滾油還燙的。死了要慢慢的冷到七天後才冷定。所以活人開膛破肚。定要用篋片

撐開等熱氣冒出後涼了。方能伸手進去。那初冒出來的熱氣。若是衝在眼睛上。會把眼睛都衝瞎了。你不來領教師父。冒冒失失的就操起刀來。吃這點小虧。還算幸事。今天我且教教你。下次就會了。便用兩指在胸膛一捫道。現在可以了。將右手撮進去。向底下抄上來。心便兜在掌中。用大指和食指。將上面掛連的筋肉掐斷。就捧出一顆鮮紅的心和肝來。馬無二接到手中。道。我先趕到大力哨烹調好。就請你轉請張大爺同來食。馬無二走後。張富接着下山來。將擒得的官兵概行殺死。將搶得的輜重捆載。好由楊應升領導齊向大力哨前進。行不到三四里。就到大力哨。剛進柵門。便見馬無二在街頭相迎。將張富羅萬喜楊應升俱夾到哨樓上去。座上杯筷已擺好。張富坐上邊。萬喜坐右邊。應升坐左邊。自己便捧出一碗熱騰騰的人心來。坐在下面。四人對酌起來。張富見馬無二右手用布包起。驚問可是帶了傷麼。馬

無二尙未回言。萬喜卽代答道。傷雖然不有帶。也好像帶的。便將挖繆都司的心燙着手說出來。張富也笑起來。無二不好意思起來。言道。老哥子說的話也未盡然。我想這人定是個怪人。故他的心也特別熱的。如像剛才切成片炒在鍋內。還是亂跳亂炸。像炒鐵豆一樣的。可見這人與衆不同。萬喜又笑道。那你更外行了。你問問這位炒人肝的老手。究竟會跳不會跳。張富也答道。不錯。人心炒在鍋內。都是會跳的。無二道。那我就輸了。但你昨天請我吃的是個守備的心。我今天還席是一顆都司的心。我還是比你強一些。萬喜道。都司和守備還不是分半和十五一樣。並且繆志林本底子也是個守備兼都司。無二正欲辨。張富亟止道。你們兩個不要爭了。又吵起來。都司守備品級實在是無甚大小。我倒有個法子。永昌協僅有左右兩營。都全軍覆沒在我們手裏。可見是天理昭彰。得我們被難同教陰靈保佑的緣故。現

刻永昌城內。必定空虛。我們不如乘此舍去金雞村。出其不意。先佔永昌城。兩位賢弟。不論那一位。但能擒着羅天池。將他的心炒來請我吃。便是頭一功。他是一個兵備道。迤西文武都要歸他管轄。他一顆心。比幾百個都守的心。還要高貴。羅馬兩個聽人。皆大喜願去。張富道兩位賢弟願去。便事不宜遲。叫衆弟兄們趕緊吃了飯。連夜的前進。無二道那末。我們又須知會黃楊兩兄啦。張富道無須。就命他們在板橋附近。牽制金雞村。應升道小弟手下。也有百多人。在附近村寨。如就要走。一時恐怕聚攏不起來。張富道那賢弟。就後一步。將人集齊了。繞到板橋。尋着黃楊兩兄弟。叫他們隱伏在板橋左右。只要使金雞村人曉得便了。不要和他們打仗。應升便先去招集他的人。去了。無二又添些別的菜。來下酒。張富又問萬喜道。趙繆兩個的舌膽。可會留下。萬喜道。焉有不留之理。便轉問無二道。你自以爲高明。人舌膽有何用。

處無二不能答。張富道：人膽做眼藥最好。無論何種眼疾。取半顆米大的一粒。用開水一杯泡化。一點就好。舌頭晒乾研成粉末。做金槍藥。凡刀傷箭創。血流不止。敷上即可生肌收口。我前天的箭傷。就全得羅賢弟用此物醫好。無二道。現在要此物倒很容易。張富道官的是取精多用物宏。比尋常人的好得多。因命萬喜道。馬賢弟的手。可給他點擦擦。萬喜道火燙的恐怕無效。無二道我已擦上些菜油。用布包起。便不痛了。不用擦藥。他們講至此。時已酒完餚盡。各取飯來吃飽後。即連夜去佔永昌。話分兩頭。且說大理張提臺。自接得趙發元的警報後。即傳中軍官晉學文來商議道：你們說可以太平了。我只望保半年無事都保不住。我雖決意歸田。但若江橋有失。亂事就要蔓延。我們回家的事也要受牽延。不如乘此火未出頭之時。趕速撲滅爲是。遂命晉學文守大理。自率大軍連夜來援。到了江橋。始悉趙發元已慘死。右

營全軍盡沒。江橋已燒燬。甚是着急。親來橋邊查勘。見木板雖燬。鐵索未斷。猶可修理。即命兵卒到各鄉村寨。搜買木板鐵釘。另行鋪釘。又飛調鶴麗鎮總兵蔭德布。令帶所部。由順甯繞道。星夜馳赴永昌會勦。自己便在江橋督工修鋪橋面。修了十多天。始行修好。正要開拔前進。忽報賀制台差巡捕來稟見。張提台當即傳見。那巡捕叩見了。呈上一封信札。張提台接來拆開一看。略謂接到警報。殊爲焦灼。萬望暫抑退思。力持危局。現弟已派王芝異率練萬人。前來協勦。俟王到時。我公欲卸仔肩。即可無慮。……張提台看了。很詫異的問巡捕道。王芝異是何許人。滇中六鎮六協中。都不有他的名。怎會有許多人馬。巡捕稟道。王芝異是個軍犯。武藝極高強。又是省城的龍頭。呼喚得動萬多人。所以大帥奏請赦他的罪。命他招募練勇來提憲大人軍前効力。張提台笑道。幾個毛賊。用不着許多人。假使江橋不燬。提標的人也

夠用了。現又調鶴麗鎮的兵來。兵力多多有餘。請你轉稟制軍勿庸派王君來。我雖告老。但在職一天。有一天的責任。所以聞警便星夜趕來。請不必遠念。又回覆一信。也是這意思。並加上如聖旨允准。實缺未到任時。請委蔭德布署理。必能勝任的話。信寫好。差巡捕回去。卽率大兵過江前進。到了大力哨。又悉繆志林也全軍覆沒。又打聽得張富正圍攻永昌城。幸尙未破。忙催軍急趨。直抵城下。張富等已聞風遠颺。四下分兵搜尋。並無踪跡。羅道台已開城出來迎接。兩下各下轎馬相見。羅道台道了幾句感謝的話。張提台將星夜來援。及江橋被燬。繆趙慘死的話。略說一遍。羅道台道。小弟初接趙守備的警報時。要派兵去救援。城內僅有一營人。再去了就成空城。要不去。江橋失了。老兄的援兵過不來。更是危險。只好令繆都司率兵去援。繆走後。就將城緊緊關閉。尙有人反對我說。賊尙在百里以外。就關起城來。恐搖動人。

心。不料第二天回賊果來襲城。弟卽令人民不分晝夜。輪流守城。幸而城垣堅固。城內又無回人。漢人各爲身家性命。很爲出力。才得保全這座危城。當時回賊日在外大呼江橋已斷。援兵已絕。繆趙兩人的心肝都被我們吃了的話。小弟尙不相信。今日才知是實的。眞令人不寒而慄。言罷卽請入城。張提台道。弟已飛檄蔭總兵繞道由順甯右甸來接應。現賊必向猛庭寨右甸方面逃竄。恐蔭總兵勢孤。又吃賊的虧。故必須跟踪追去。羅道台道。軍門既有軍國大計在身。也不便強留。弟先回城去安排酒筵。竚候奏凱。歸來賀功。張提台便人不卸甲馬不離鞍的。向前追趕張富。沿途俱無踪影。心中甚是疑惑。但旣已孤軍深入。惟有不顧一切。猛向前進。追到離猛庭寨不遠的地方。隱約聞金鼓之聲。登高察看。見猛庭寨外。戰塵蔽天。私忖必然是蔭德布在攻寨。急揮兵前進。相距僅二三里路。看見前面的人已大敗。紛向兩傍山

上崩潰。寨內的人也分兩股追出。十分兇猛。張提台在馬上又嘆息道。來遲一步。又應援不上。連忙趕上去迎敵。只見寨中衝出來的人馬。爲首一人。掌着一面大紅旗。上面大書鶴麗鎮總兵蔭字樣。始悉是鎮總兵的人馬。原來這一次張富初是聽得張提台已告老。料他不能再來。故不俟大白象傷好。卽誘殺朱曰恭。自率回衆來佔永昌。詎知張提台又親率兵將江橋修復。趕來。他們曉得張提台是不輕易惹的。故急退回猛庭寨老巢。不料到時。已遍豎鶴麗鎮的旗號。這是張富的巢穴。焉肯輕易放棄。才拚命的攻打。不想張提台的人又跟到背後。祇得落荒而走。張提台和蔭鎮台合兵追殺一陣。將回衆殺死兩三百人。生擒百多人。張提台先收軍入寨。這寨全是回民。他們曉得張提台親來。便邀約百多個老人。出來擺香案跪接。哭訴此寨雖屬回民。但盡屬良善。因張富盤距寨內。壓迫供應。無力抵抗。祈求寬宥。張

提台諭道。你們既屬良民。祇要從此安分守己。本軍門一概不究既往。衆皆叩頭謝恩。張提台策馬入寨。見各街皆貼有蔭總兵的安民告示。是禁止士兵不准擅殺人民。及令回民各安生業。不要驚疑的話。那些老回民將張提台迎入清真寺。作提台的行轅。又辦幾棹回席送來。不一時蔭鎮台也回來謁見。張提台迎入。略詢追擊的情形。便留蔭鎮台晚餐。將暗中保舉他署理的話說出來。蔭鎮台心中自是感激。但仍言才力短絀。賴軍門在上。遇事有所稟承。尙少隕越。若獨當一面。恐不能勝任。張提台道。吾弟不必謙虛。愚兄前僅識吾弟善以將兵。今見安民的告示。始知吾弟實文武全才。這寨是著名的匪巢。若使別人來。更是要雞犬不留。吾弟尙要分別良莠。不亂殺。卽此一端。莫說大理提督。便是雲貴總督部可做的。說着又低聲道。你看我在江橋接着賀制軍一信。他要保一個軍犯來辦永昌案。我連忙回信擋駕。他尙

相距兩千多里路。槍法就亂了。若使在此地。更不知要如何。又指着永昌城那方面笑道。你看城內那位羅觀察。纔更可笑。江橋距城尚有百多里。將兵派出去。也不設法連絡接應。便將城關了。真是害死人不填命。但幸虧他有這一着。不然恐回子偷襲進城。他的心也被張富炒吃了。國家現在的人才如是。愚兄如有老弟的年紀。決不如此便走了。所以老弟不要把自己看小了。愚兄並非當面誇獎。如像老弟這樣才識。恐怕現在雲南全堂文武官中。尙找不出來呢。蔭鎮台道。那軍門未免期許過分了。職鎮此後敢不勉盡駑駘。以期不負軍門的栽培。張提台大喜。又言趙守備慘烈的情形。說可惜他官職小了。又在這邊遠地方。無人得知。不然直是合張睢陽顏常山爲一人。蔭鎮台也嘆惜不置。他們一面說一面吃。不覺已酒醉飯飽。便命撤退了席。蔭鎮台又稟道。現在張富經此大創。量也無能爲力。明早職鎮親帶人到四

鄉去清勦。請軍門卽暫息節旌。張提台喜道。那就偏勞吾弟了。蔭總兵便告辭回營。次日自帶領人馬出寨去。追勦張富。張提台便坐鎮在猛庭寨。他看這寨人煙很繁盛。盡是回民。地勢極險。若不是蔭德布由背後抄來先佔了。今日來攻。實在不容易。又距永昌城甚遠。有鞭長莫及之勢。極易爲盜匪盤踞。因想趁此時做點功夫。依然叫那些老人來閒談。先講些漢回要和睦的話。道。現在是回人也滅不完。漢人也滅不完。回人你們都係良回。各有身家。各謀生業。何苦自結冤仇。報復不已。那些老人哭訴道。小人們也是這樣存心。如像漢人多過我們教民十幾倍。莫說殺不盡。便殺盡了。恐怕要衣也買不出來。穿飯也買不出來。吃於我們有害無益。無奈被那些強盜來壓迫。若有人講兩句公道話。便是叛教罪人。馬上就要殺了。小人們何敢多說呢。張提台也嘆道。天下事。往往都是少數歹人壓迫多數好人。做壞事。遂使

多。數。好。人。也。變。成。歹。人。譬。如。你。們。這。一。寨。無。人。不。道。是。匪。窟。若。遇。別。人。來。恐。怕。要。殺。得。寸。草。不。留。所。以。我。勸。你。們。不。要。怕。事。寧。肯。多。的。好。人。制。服。少。的。壞。人。不。要。使。少。的。壞。人。制。服。多。的。好。人。到。了。多。的。好。人。受。制。服。時。少。的。壞。人。闖。的。禍。就。要。累。多。的。好。人。受。那。些。老。人。又。言。道。小。的。們。也。是。這。樣。想。但。無。有。法。子。譬。如。他。們。要。攤。派。糧。草。時。稍。一。遲。慢。刀。就。到。頸。頸。子。上。小。的。們。還。敢。制。服。他。們。嗎。張。提。台。道。有。法。子。就。是。我。先。說。的。要。不。怕。事。現。在。趁。我。在。此。地。第。一。你。們。將。村。中。壞。人。和。張。富。黨。羽。舉。發。出。來。交。送。我。先。把。內。奸。除。了。第。二。由。你。們。良。回。照。保。甲。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挑。選。出。壯。丁。來。編。成。團。練。以。後。張。富。少。數。人。回。來。時。就。將。他。捆。來。送。官。有。大。批。來。的。時。候。你。們。便。守。起。寨。來。報。請。官。兵。勦。辦。這。便。是。多。數。制。服。少。數。的。法。子。以。後。張。富。就。不。能。爲。你。們。的。害。了。那。些。老。人。聽。了。都。感。激。零。涕。的。答。道。這。實。在。是。個。好。法。子。現。張。富。還。未。死。如。

等他們再回來盤踞作亂。那時恐無第二個同提台大人的來寬恕我們了。我們就趕緊遵照去做。便叩辭出去。各自分頭進行。張提台又命住在清真寺內的官兵。一概不准食豬肉。因爲回教不食豬肉。同他提及個豬字。便不高興。若是有人用猪肉在他鍋竈內做食。他更是切齒痛恨。漢回起釁。初時並不有別的大故。往往因此細事。結下仇來。自此寨內回民。十分感激。便將寨內張富的黨羽。楊應升等。捆了百多個送來。又將團練也編好。張提台給團練些軍器。派人教他們操演。如此不覺過了二十多天。蔭德布已回來。稟覆張富逃遁不知去向。順甯雲州緬甯邊界搜查了一週。俱無下落。又稱此輩聚則爲寇。散則爲民。過事株求。又恐擾及良民。實在棘手。張提台也將在寨內編練保甲的情形告知蔭鎮台。言要根本肅清。兄想祇有這一法。但這須有得力的州縣官。才能辦得到。愚兄因看此寨關繫甚重。要故越俎試爲

之。不識將來能生點效否。至於勦辦張富。我們的力量也祇能做到這地步。我們且回師永昌。詳請上峯。再聽進止。便拔隊回到永昌。正是

知幾早作歸田計 弭亂猶思防未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措置乖方總督遭貶謫 亂事延蔓新興動殺機

話說張提台等拔隊回到永昌城。羅道台依然領文武官員出來迎接入城。設筵飲酒賀功。鬧了兩日。忽接驛站遞來賀制台的公文。張提台忙拆開一看。原來是已奉到聖旨。准其原品休致。并篤念前功。准給原祿回籍養老。所有提督一缺。着榮玉材實授。未到任以前。准由該督臣委員暫署等語。賀制台已委蔭德布署理提督。張提台看罷大喜。即請蔭鎮台來。將公文交蔭鎮

台看閱。便欲將印交過來。蔭鎮台初時不肯。繼見他歸心似箭。不忍拂其意。始允在永昌交卸。張提台見蔭德布人很誠樸。對自己又十分忠心。心不自已的私對蔭德布講道。愚兄此去休老林泉。本不問世事。惟對於老弟眼中見到的。却不忍不言。雲南的事。以兄的揣想。恐怕是大亂的開始。因永昌經羅天池屠城這一次。回子不服。到處釀亂。僅恃兵力壓服。恐積怨益深。爲禍愈烈。欲想弭亂。非先服其心不可。但羅天池就是禍首。是我們權力辦不到的。前次賀制軍曾派人密查。至今影響都沒有。現在我們要說他的不是。弄得不好。反被上峯疑我們文武不和。甚或還要弄出別樣岔子來。如今我有一個法子。不如將這些擒俘的人解省。好歹他們都要審問一個原由。必有人供出羅屠城的事來。那時我們心已算盡到。辦不辦責在上峯。這是會商羅天池。恐他的心虛不肯時倒不好。不如就由兄直解到省。兄已棄職之人。

就得罪他也不要緊。蔭德布道這是正辦。但軍門係盛德之人。職鎮何忍於去職後留塵芥於心。不如始終對他做個好人。由職鎮接事後再解。如上峯再不管。恐迤西的事更不堪問。職鎮甯拼此官不做。也要和他碰一碰。何懼得罪他。張提台大喜道。吾弟真豪爽人也。便由蔭德布擇日接印。張提台先擇五六十個重要的回犯。又擇口齒最伶俐的一個名叫馬良爲首。預備解省。交了印後。背人當天深深作一揖道。謝天謝地。我張必祿今天也算卸了這個重擔了。即日回大理去。領了家眷。并百多個親兵。來到省城。照例來拜會賀制台。賀制台先已接着捷報。曉得永昌已平熄了。極力稱贊他兩次平亂之功。張謙謝一番。賀制台又問迤西的事以後有無後患。張道這就難言了。但以弟的愚見。要使無事。非將提督移駐永昌。常加鎮攝不可。賀制台笑道。這是國家的定制。如何擅能變動呢。張提台道。然則兵去匪來。同這樣的

亂事還不知有幾次。賀制台聽他的言中有因。便問他究竟是何原故。張提台言。僅習軍旅。只曉得地方有亂事。則前往鎮壓。至以亂事何以會發生。則不得而知。賀制台似已漸有所知。再三相詰。張提台均推不知。最後被盤問。不過始言弟以衰朽之年。任西防重寄。得免隕越。全賴文武和睦。襄助得宜。今更不欲以去後之身。妄談時政。惟聞蔭署提擬將這一次擒獲回匪。解省法辦。最好請制軍親加鞫問。或能得實情。一二賀制台即記在心頭。設宴請他餞行。在省約勾留四五天。即率親兵護衛家眷回四川巴縣原籍去了。這裏蔭德布將馬良一千人解到省城。賀制台便親提審問。連問了十多人都。是講羅道台不分良莠。屠殺城回萬多人的話。賀制台心想。這雖是一面之詞。但想起張必祿談話的神情來。可知實是羅天池辦事顛預之故。十分震怒。即奏稱羅天池辦理不善。殺戮過重。激起回民屢次變亂。請將羅天池革

職。又憤彭衍墀欺瞞上司。有負委託。命藩司卽行撤銷銓敍。不必委缺。但藩司稟稱已掛牌委順甯府。一時碍難收回。賀制台也無可如何。這且不提。却說這奏摺到了北京。道光皇帝閱了。龍顏大怒。對廷臣罵道。賀長齡前幾天來奏保一軍犯辦軍務。朕已識他是個蠢才。將他交部議處。現他又來奏參羅天池。說羅天池應變有方的是他。說羅天池辦理不善的也是他。可見這人實不中用。卽問部議如何處置。廷臣奏已擬革職留任。道光皇帝道不對。若任他在雲南。必致越弄越壞。不堪收拾。宜簡派精幹大員前往接替。軍機大臣穆彰阿卽保奏陝西巡撫李星沅。生長西南。熟悉邊務。堪以勝任。道光皇帝遂委李星沅任雲貴總督。諭曰。

賀長齡奏稱軍犯王芝異奮勇效誠。請援回疆遣勇例。准其赦罪立功等情。查該督臣所奏。甚爲荒謬。內地與回疆情形迥不相同。在配軍犯。

自宜嚴加管束。不得借端遽請免罪。致使妄生希冀。該督臣總制兩省營伍。不獨雲南之兵爲其統轄。卽貴州各營亦無難隨時札調。此次辦么麼回匪。何必借一軍犯之力。練勇相助耶。賀長齡辦事毫無見識。懦弱無能。有負朕望着降補河南布政使。羅天池辦理不善。咎無可辭。所有議敘着卽撤銷。聽候查辦。雲南漢回爭鬥。幾於無歲不有。着李星沅悉心酌辦。倘賀長齡等從前辦理不善。卽據實奏參。

李星沅得旨後。卽自去赴任不提。且說雲南漢回。自經永昌案後。回民固甚憤漢人。漢人亦因回衆在江橋一帶慘殺。深恨回民。這風氣不但在迤西一帶是這樣。且漸漸傳播到東南來。所以迤東迤南漢回感情也漸惡劣起來。漢回相遇。一句話不對。非打卽罵。其中單表新興州有個回民名叫馬五人。極兇惡。兩臂力大無窮。因他面如黑炭。地方上的人取他個綽號。名叫黑臉。

馬武。他平日在地方上。都是估買估賣。人俱不敢與他爭。一天他向褚發榮米舖買米一斗。丟了五錢銀子。叫人擔起就走。褚發榮卽罵道。這樣價錢。只合買包穀喂豬。馬五卽啐他一唾道。你在怎講。褚發榮也還他一唾道。別人怕你黑臉馬武。我却不怕你。正爭吵間。舖後已走出十多個彪形大漢來。怒目切齒的。看着。原來這褚發榮也是提刀弄槍的人。平日呼朋引類。結交的盡是江湖上的朋友。今仗恃自己的人多。便向黑臉馬武迎面撲來。被馬武乘勢一脚。向小腹踢去。發榮一個狗搶食。跌在地下。連哎喲一聲。尙未叫出。已嗚呼哀哉。那十多個人見勢不好。一齊擁上前來。撕打。又被馬武打死兩個。打傷四五個。正欲逃走。又趕來二三十人。將馬武團團圍住。這時驚動了他三個結義的兄弟。名叫郭望。年張小老李萬有。都是新興有名的毒蟲。幾十人近不得身的。聞訊跑來。打入叢圍中。又打死五六人。打傷十多個。將馬

五救出。奪路而走。出得城來。馬五便對郭望年等言道。現在我們已闖下殺人大禍。新興附近是萬難藏躲的。永昌張富同我是舊相識。現聞大白象已死。就是他當首領。不如我們且往投彼處。將來或者可以做出一點事業來。郭望年等俱答允。馬五遂率領着向山徑僻路。晝伏夜奔。行至永平。打聽得張富已敗出永昌境內。又改道往順甯去。行到一個深山箐林中。這處距狗街不遠。狗街是順甯緬甯兩處交界的一個大寨。人口頗熱鬧。原來雲南各鄉村交易。俱是於十二支屬中。擇一屬爲街期。卽日中爲市。懋遷有無。名爲趕街子。也有卽以街屬名其村寨的。狗街卽其例。昔曾有人詠街子詞云。

豬街纔罷又雞街。

蠻女牽羊入市來。

背上擔兒常慣負。

胭脂落盡小桃開。

這便是描寫趕街時的情形。是日恰值街期。馬五恐白天經過。惹人眼目。遂

睡伏在這個大箐林中。想待天晚又行。他們因連日行路。俱不得安睡。各昏昏睡去。不想醒來。各人手足都被綁縛。動彈不得。大驚疑是被官兵捕着了。只見有百多人正在那裏造飯。有幾個人則正在他們身邊搜檢。將他們在路上劫得的財物。概行搶去。馬五看他們的裝束。不像官兵。又不像差役。暗想莫非就是張富的人馬。恰有一人搜到他身邊。遂大膽的叫一聲道朋友。可曉張統領在何處。那人不覺一愕道。你曉得他嗎。馬五道我們是好朋友。特意來投奔的。那人卽退去。同衆人講了一陣。也不知甚麼話。便有兩個人如飛似的向後面一架山上跑去。不一會領着十多個人走來。爲首四人。馬五打量必有一人是張富。但走到面前來。並無一個人像張富。那爲首一人卽對他們問道。你們是何處人。尋張統領何事。馬五俱道姓名。言聞張統領舉意爲同教報仇。特來投奔。那爲首一人聽到馬五的姓名。急問可是新興。

州的黑臉馬武。馬五忙道便是在下。那人又問可是真的嗎。馬五道別人可假冒。我馬五焉能假冒。那人看他面如鍋鐵。料道不是假的。忙道久仰大名。因手下不知致有冒犯。得罪得罪。急呼去綁。又將收搶去的財物。依然退還。各人席地坐下。那爲首的自稱名董老官。陝西渭南縣人氏。寓居雲龍州。前來搜檢那人名馬老四。其餘的三個名張花嘴。馬老隴。蕭老二。俱是順雲一帶的人。手下有一百五十多個人。董稱與張富並無往來。也是要想去投他的。但他被張提台打敗後。人多散去。等張提台的兵撤了。想仍舊回猛庭寨去。不料他寨內的人倒集起團來。不准他回去。弄得他無地可歸。我們前幾天是打聽得他在此地才來的。不料到此他又不知往何處去了。幾位老哥子既是走一條路的。不如暫在弟處候打聽得他的住處。我們一同去投好麼。馬五道現在張統領既不知去向。小弟們也祇好暫爲叨擾了。董老官卽

命將煮好的飯菜端過來。就由他們九人團團圍坐在地下。吃飽了飯。馬五言道。弟看狗街這一村。油水還不錯。不如我們下去做點生意。暫作眼前的開消。不知幾位意下如何。董老官道。我們也正這般打主意。可是我們這幾股頭。以前均是二三十人做一股。各做各的。盡是小生意。是我才將他們新合攏來。這種大買賣尙未做過。恐吃不下來。反爲不妙。馬五卽自誇道。兄弟在雲武一帶。較這村大幾倍的都做過。董老官道。那我們就推老兄做首領。去做何如。馬五大喜道。承各位兄長抬舉。兄弟安敢辭勞。但兄弟更是新加入的。除了幾位兄長外。其餘都是陌生的。恐怕打起來自家殺自家都不曉得。弟想我們一齊以白布包頭爲號。始可認識。董老官道。此却甚好。卽命各人將搶刮得的白布拿出十多疋來。一疋撕成八段。各人各用一段包起頭來。到了黃昏時分。由馬五統率下山來。至狗街這街內的人民。似已先有所

覺。已有人在街外巡邏。兩頭的柵門。都放起號火來。內有多數團練守住。四週都是土圍牆。他們攻了一夜。都攻不進去。到了天明。忽見西方有大批人馬包圍上來。原來是官兵已來救援了。黑臉馬五想急以顯點本領。來收伏董老官。見馬上有一個戴烏藍頂子的官。便手持一盤大叉。急奔向前直撲那官。那官也揮手中刀相迎。又有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和兩個白頂子的官。俱來幫助。郭望年李萬有張小老緊隨在後。也分頭敵住。戰了一會。那官漸漸無力招架。被黑臉馬武劈胸一叉挑下馬來。正欲跳進一步。結果那官。忽郭望年在後大叫道。大哥不得了。快走。黑臉馬武回頭看時。見董老官等概行奔逃。僅剩下他們四人。也連忙回頭就跑。幸虧兵官都去救護那官。未來追趕。他們依然跑到那山上。才趕上董老官。馬武頓足嘆道。你們這樣不濟事。我已將那戴烏藍頂子的官殺了。你們再湊我一口氣便成功了。董老官

道恐怕不會這樣容易的。馬五道你看我叉的雞心有五寸多長都是血。恐帕已穿過背心。決不會活的。張花嘴也道我走在最後。倒真看見馬大哥和那個戴烏藍頂子的官正在相打。董老官失悔道。那戴烏藍頂子的定是都司韋喜。倒不如現在再殺下去。黑臉馬武道。閃了這口氣。又不行了。論起我們的人數也不算少。如像昨夜裏我只要有五十個人就可打進去了。無奈人雖多。都不聽我的號令。叫他們東偏要西。叫他們南偏要北。現要再幹。依我的意思。要另行整頓一下。勻勻的分作三股。每股舉出幾個頭領來管領。凡打仗時。我出的號令。三股的頭領都要督飭衆弟兄去做。有不依從的。當場便殺了。要是這樣做。我們今晚再去打狗街。要不然就從此散夥。免得白費氣力。一個不小心。將性命枉送了才不值。董老官看黑臉馬武着實有點本領。便道我是依允了。不知馬張馬蕭各位兄弟如何。馬張等俱同聲答允。

遂由董馬等各就原有的人分作中左右三股。每股都有五十多人。馬隴老郭望年任左股頭領。蕭老二張小老李萬有任右股頭領。董老官張花嘴馬老四任中股頭領。俱要聽黑臉馬武的號令。分配已定。造飯來吃了。除派了幾個人輪流巡山外。其餘的都是幕天席地各自睡眠。自未牌時分。黑臉馬武正在酣睡中。忽聽巡山的大叫道。官兵來也。驚醒起來。見山前塵頭起處。果有無數人馬殺奔而來。這時各人俱驚起來。馬五遂命董老官等依照前的分派。各自統領各股的人下山。分頭迎敵。他自己挑選七八個有膽力的。在後。選一個高坡上站着。看起見各股的人。俱有次序。不似昨晚的凌亂。想等何處有隙。即從何處殺出。看見今早來助戰那個戴水晶頂子的官。正在和董老官酣戰。官兵多數俱集在那裏。董老官漸漸不支。急衝向陣裏去。那官不提防他自董老官背後躍出。一釵正中咽喉。仰翻在地。董老官跳前一

步。將頭砍下來。官兵見主將已死。四散奔走。有回奔馬廷紋馬富呂會原領了六十多個人。自願投入夥中。馬五大喜。卽收下問剛纔殺了那戴水晶頂子的是何人。廷紋答稱是守備嚴方訓。又問今早戴烏藍頂子的是何人。答稱是順甯營都司韋喜。今早帶了一傷。不立刻卽氣絕身死。已抬回城去。馬五乘勢向狗街殺來。又見柵門已關閉。同昨晚情形一樣。便團團圍起來。四周張了一轉。見東南角有座寺院。後門是開在圍牆外的。甚爲高大。卽命人預備些柴草。到黃昏時份。佯在前後柵門喊吶。陰在那寺後門放起火來。延燒及全寺。正想趁火勢殺進去。突聽背面叫殺連天。回頭看時。見燈籠火把照耀着無數人馬。驟驢向街內奔來。董老官大驚道。這是緬甯巴協臺的兵來了。馬五道就是巴正台也不過同今天一樣。怕他則甚。董老官道。緬甯協的兵。比順甯營多過兩三倍。並且協台巴陽阿那人確是很厲害的。光棍不

吃眼前虧。我倒要走了。你的本領好。你在此抵擋罷。即帶了馬隴老蕭老二三股人走了。正是

方定約章嚴號令 詎知臨陣又奔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紀念一週年京華痛哭 奔馳萬里路燕雲寄書

話說董老官帶了三股人走了。僅賸下新投來的馬庭紋一千人。和郭望年張小老李萬有跟着未走。黑臉馬武怒道。他們這樣膽小。我們看看情形慢慢的退。在這黑更半夜怕甚麼。巴協台不會吃人。即將火把滅熄。退了兩三里。在黑暗處伏着。馬武獨自一人手持大釵在前面擋着。只見那些人馬俱由火燒那缺口衝進去。不一會就有五六个黑影走來。漸漸走近。聽得脚步

之聲。馬武大叫道：「什麼人不要命的！儘管來！那幾個黑影便跪下地去哭道：『請好漢們饒命。財物俱在家中。』」身邊並不有馬武。忙跳近前幾步一看，乃是從街上逃出來的。急問道：「怎麼官兵也會搶起人來嗎？」那幾人道：「官兵今天已被他們殺完了。那裏會是官兵。」馬武又問道：「那剛才攻進去的些甚麼人？」我們並不是一夥的。你們實說。我放你們逃生。那幾人道：「是張富。他昨天就來鬧了一夜。馬武聽了，仍是當名其妙的。想他們將我們都認作張富。則現在的究竟是不是還不可知。但我們已做成的生意，被他們來賊頭上劫掠。就是張富。我也要同他作耍一下。」遂回頭對郭望年們講了。馬庭紋等的人，都是穿着紅邊白心的號衣。馬五遂將白天嚴守備的水晶頂子戴起，補掛穿起。騎着嚴守備的馬，依舊點起燈籠火把，儼然像一隊官兵。向剛才燒那缺口上直撲進去。只見街內也衝出十多個人來。當先一人，頭裹斗大的白

套頭。身穿黑綢短衣。手執大砍刀。來擋住馬五。戰了十餘合。忽聽一聲胡哨響。那人丟了馬五。向街內便奔進去。馬武同郭望年等跟踪追進去。這些人馬俱從兩頭柵門逃走了。搶劫得的財物也未帶走。俱爲馬武所得。心中大喜。卽佔了狗街。選擇一所新蓋的房子住下。不一會董老官們也轉來了。原來董老官等看見黑臉馬武不退。也在後慢慢的退。後又看見馬武反向前攻去。便使人尾在後面。打聽得已得手了。便急轉來。見着黑臉馬武。正在客廳中坐着。翎頂輝煌的。審問幾個大戶銀錢埋藏在何處。董老官們五人卽走近前。正欲開言。馬武瞥見。急喝道。將他們綁起來。手下那些人便動起手來。馬武道。我是巴協台。你們都是盜賊。尙敢笑嘻嘻的走來見本協鎮。董老官便笑起對綁的人言道。你看我們大哥是說笑話。你們怎當起真來。馬武道。真的綁起手下。便不由分說將他們一齊綁起來。張花嘴怒道。你會拿我

們這樣開玩笑。未免太看不起人了。黑臉馬武也怒道。開玩笑。今早同你們約定的。你們竟不聽我的號令。各自走了。該殺頭不該殺頭。拉出去砍了。董老官嚇得魂不附體。始跪在地下哀求道。以後即使赴湯蹈火也要聽從。不敢再違拗了。又當天賭些咒。馬武原是想乘此機會恫嚇他們歸服自己的。至此始呼去了。綁。又見郭望年走進來道。小弟已打聽確實了。先進來的確是張富。街上有些人親眼見着。被大哥戰敗那個。便是羅萬喜。馬武道。那你趕快去請他們就轉回來。言起初是不曉得誤打起來。別的話不要說。望年領命去了。董老官們尙一排的站在面前。動也不敢動。馬武始央坐誇道。你看我一出手。便刺殺韋都司。打死嚴守備。就是張富我也不過半個時辰。便將他打敗。你們下次再敢違拗。我一定不輕饒的。董老官等唯唯各自退去。到次日天明。才將張富趕轉來。馬武率董老官等迎入。相見之下。皆大笑起。

來。馬武見張富後面站着一身穿黑綢短衫打白大套頭的人。忖量必是羅萬喜。忙拱手。張富急道：「你們也見過面嗎？」馬武忙道：「對不起。便是昨夜。張富又笑道：「不打不成好相識。」便引萬喜道：「言便是馬大哥。」萬喜見了禮。又引黃巴巴楊楷一一見了禮。馬武也引董老官等一一和張富見了禮。各分賓坐下。馬武講些昨晚誤犯抱歉的話。張富言去到緬甯爲巴協台所敗。被他逐步追趕。來到此想歇歇足。不想遇着老弟的紅邊號掛兵。疑又是他追來了。嚇得氣都不敢喘一口。又跑了。說得各人俱拍手大笑。馬武也將從新興州來的情形留敘一番。張富看馬武的武藝甚高強。人馬也多。遂將他同董老官一千人編成第二股。自己和羅萬喜編作第一股。黃巴巴第三股。楊楷第四股。馬無二帶的是大白象的人編作第五股。將狗街千多家戶口洗劫了四五日。正想將房屋燒了。另往他處去。忽報大白象率馬國海國喜到。張富

大喜。卽迎接進來。大白象握着張富的手呼道。兄弟這一回險些兄弟不能見面了。不想今日又聚攏來。張富卽代馬五等介紹一番道。弟自聞張提台告老。卽差人到猛統去迎接兄來。大白象道那未遇見。兄自傷好了。卽到鎮康小猛統去。結交得貓皆喜。般成功海連升馬亨科一般朋友。聚得千多人。因馬亨科想搭救馬子鳴。易國亮。特到雲州同蔡發春商量。劫獄的事。蔡已答應。但蔡恐劫獄後官兵來攻打。如何抵擋。要先籌得個好方法。才肯動手。故兄來想尋着各位賢弟。聯絡起來。大做一場。張富訝道。怎麼這案子到現在尙未了結嗎。馬亨科爲甚又能跑得脫呢。國海道。亨科是充軍跑回來的。馬子鳴因爲解到省。又翻供。解到省。又翻供。往返幾次。到現在才定案。聽說是絞監候。恐怕在這一兩月內就要辦了。馬武聽得沒頭沒腦的。忙問是何案情。張富道這案子很久了。大約是道光二十年的事。那時我還在做趕

馬生意就聽得說了。馬子鳴是因他哥哥馬子梁同漢家馬德培打架。他約易國亮馬亨科帮他哥哥的忙。打死七個漢人。馬武道金雞村的人。殺死我們同教萬多人。丁燦廷杜文秀上告。官也不理。我們才殺死七個人。也要償命嗎。這個抱不平。非打不可。張富道蔡發春也是一個好漢。我們久已聞名了。國海姪且再走一遭。要他們約定一個地方。我們聚會一下。商量一個辦法。就幹。大白象道很好。我也是同他未見過面的。國海便去約他來此地相會。國喜便同我在此。國海即領命往雲州去。這且慢表。再說杜文秀自轉到省城。見了白廷讚。問及丁燦廷。曉得他們已走了個多月。便與白氏弟兄整理行裝。取道貴州。到了貴陽。聽得鎮遠一帶苗匪滋事。路不通行。又改道從遵義畢節到重慶。經四川赴京。因此多耽延個多月。到了北京。尋宣內半壁街雷公館。見着他表兄雷翰林震初。哭訴家中被難的情形。雷翰林道。我聽

丁燦廷已講得很詳細了。他們也是在路上耽擱。到此不久。這事你們就不來也鬧通天了。皇上早已曉得。將賀長齡降河南布政使。命李星沅督滇查辦。這人到很能幹。不似賀長齡之庸闇。當他出京時。我僅曉得是同教受殃。已拜托他要秉公辦理。現在既是這樣情形。我拚這官不做。也要替姑媽報仇。但表弟住在我處。我就有嫌疑。不好出力。丁燦廷們現寓宣外米市胡同。房子尚寬敞。你同白賢弟等都住得下。那裏距此地很近。可以常常來往。文秀道。那就同丁燦廷住在一處最好。雷翰林便留他們吃了晚飯。將他們的行李差人送到了燦廷那裏。見了面。燦廷便驚問道。怎麼會來得這樣快。文秀便將由大理趲回的原故說了。燦廷道。我們初到京。真是告狀連衙門都找不着。諸事全仗令親的力。狀紙已遞去兩天。我正想到令親處問問。不知令親可曾言甚麼。文秀道。一兩天那裏會有分曉。燦廷又道。你們來得恰好。

後天便是九月初二一週年。我們正想做幾樣菜。將各家死難的靈位設起來祭祭。並請令親來吃杯素酒。單我們去請。恐他不肯捨駕。你來了。他一定會來。我明早同你去請。便替文秀等設好床舖。安置行李。談至夜深。始各安睡。次日吃過早飯。文秀便同燦廷來到雷翰林家裏。雷翰林央到客廳坐下。文秀便道。丁先生們的意思。請表兄明晚去吃便飯。雷翰林忙止道。各位俱是客居。很不方便。豈可反來叨擾。燦廷道。晚生們並非請客。因爲明日是我們永昌城教民被殺的週年。略備蔬菜祭祭。順便請鄉長談談。這是苦席。恐怕鄉長看見也吃不下去的。雷翰林道。原來如此。死者都是我們同城共境。非親卽友。兄弟倒非親來拜奠不可。燦廷連聲不敢當。只要鄉長肯賞光。就是萬分的榮幸了。又談些別的閒話。俱告辭而出。燦廷回到寓中。遂將正中堂屋收拾出來。寫各家被難的牌位。又寫一個總牌位。上題「道光二十

五年九月初二日水昌被難同教之靈位」將總牌位排在正中。各家的牌位排列在兩旁。擺起香花佛供來。到了次晨。命庖人買些牛羊雞鴨肉蔬之類。各人會做家鄉菜的。都自下廚房去做菜。七拚八湊也做得十多碗。陳設起來。各人俱穿孝服。想祭了後。等雷翰林來食。忽報雷翰林送一棹祭席親來上祭。燦廷等俱出門外肅入。將祭席擺好。雷翰林先總祭一次。行了祭獻禮。後又將文秀母親兄嫂的牌位移在中間。又行祭獻禮。文秀忙在旁邊還禮。燦廷道我們也先行總祭一次。然後各人分祭各家。衆人俱道當然是要如此。衆人遂排列成兩排跪下去。文秀忽想到去年今日殺出永昌城。四五百人在那楓林落日的晚景下。放聲大哭的情形。不禁大哭起來。引動衆人俱伏地大痛。雷翰林在旁邊看這情形。又想起他姑媽來。也隨衆人哭起來。哭了一陣。還是雷翰林收了淚。來勸各人。將他們一一的拉起來。止住了聲。

才由各人挨次輪流。將各家的牌位移在正中。自行祭了一回。在堂前另設一張圓棹。安起杯筷。來請雷翰林上座。燦廷當主人坐在對面。將祭席撤下來擺上。各人心中俱有無限的傷感。因爲上客在座。俱強笑爲歡的應酬。燦廷執杯向雷翰林央道。晚生們這一次不惜萬里跋涉。全是仰仗鄉長。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才敢來的。今天這杯苦酒。簡直是淚和血。若不是休戚相關的。萬不肯來。來了也不肯吃。請鄉長乾這一杯。將我們難民的血淚。留在心腹中好替我們報仇。雷翰林乾了也舉杯道。那是自己義當効力的。昔聖人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照今日的情形。恐怕是直然不能下咽。但往事已矣。現幸皇上聖明。將這件事看得很重。連總督都貶了。何況羅天池以下。這仇一定報得了。蒙各位不棄招呼。自己來就請乾這一杯。將心中的憂愁解了。痛痛快快吃一個飽。打起精神來。做報仇的事。各人也乾了。酒是能解

愁的。經這兩乾之後。那苦笑強歡的情形。漸漸變成很自然的了。席終後文秀又向雷翰林領教應當如何叩闈的話。雷翰林道你們既分作兩起。頭一起剛遞進去。待有個分曉後。再作進行。等了幾天。已打聽得都察院已具本奏聞。自是文秀天天到雷翰林家裏問訊。一夕他笑嘻嘻歸來。燦廷等見這樣子也笑道。可是有甚麼好信息。文秀道有倒有一點。不過不十分好吧。因言皇帝已下上諭交李制台查實具奏。燦廷道這算什麼。恐怕李制臺仍舊同賀制臺一樣。我們還不是空歡喜。文秀道這原算不得。但皇帝前令查辦的。李制台已奏覆了。敝親抄得個節略來。倒是一個好消息。言時就懷中取出一張字來。衆人爭來看時。忽聞敲門聲甚急。劉義急忙出去將門開了。只聽一人道。我們表老爺可在。他剛剛走後。便有一人從雲南跑信來。說有緊要事情要見他。劉義道在。你們進來嗎。那人便囑咐道。此地就是我們表老

爺的住處。你進去。我要轉去了。劉義便將來的人帶進來。文秀一看。正是劉綱。喜道。你怎會來到此地。劉綱道。自杜先生走後。不過十多天。路也通了。小的便到永昌去。將回信交馬小姐。恆大老爺問我杜先生們何以不來接。我便稱他們怕黃貴不敢來。恆大老爺便和羅道台商量。將馬小姐和白先生的三隻箱子。解到大理來。交太和縣。命我仍跑信到省城來尋杜先生去領。我到了大理。見着馬先生。馬先生便道。現在回漢的仇已結到這樣地步。你也要有點良心。不要替官家再當跑狗了。杜先生已不在省。你去了也是白跑的。我言道。我的心惟有天知和杜先生知道。馬先生道。杜先生倒很誇獎你是個好人。你現願意不願意去北京。找杜先生呢。我忙答道。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他道現在我們又查得有幾樁案子。但都是很小的不足道。今早新聽得右甸的漢團。又把我們同教殺了一兩千。你可親跑到順寧去查一查。

爲首的是些什麼人。實情如何。同教究竟死了多少。你去查來。我到教門中捐掛點路費來給你去北京跑一蹣。我因此往順寧跑了一轉。馬先生才寫信差我來。馬小姐也有信。言罷卽將馬福壽及馬小有姑的信交出。文秀拆開馬福壽的信一看。上面寫道。

帛襄仁兄大人惠鑒。忝屬知交。套言免敘。自兄走後。又新出幾件案子。今錄如左。

一 順甯團首范小黑張九和張小沅等殺死右甸回民五六百人。又竄往猛庭寨殺死回民千餘人。

二 官廳招收難回百餘名。解至大理安插。行至永平。仍爲鄉團冲散。殺死三十六名。

三 回民袁朝富木二蠻等七人在花橋收租。被漢民王缺嘴等所殺。

以上詳情請問劉綱自知現在漢民對吾同教肆意殘殺官吏熟視無睹甚者且助漢滅回若朝廷不加懲處此風流及各處吾教將無噍類兄台狀紙未遞卽請加上此數條如已遞可卽用劉綱之名第三次叩闕因彼亦係同教且極忠誠不能以下人鄙之也如有佳音盼速賜知專此卽頌台安弟馬福壽頓首

文秀看過。遂念給衆人聽。馬小有姑的信看了又交白氏弟兄看。不知書中寫的是什麼。文秀又問劉綱道。這三件事的詳細情形。你都記得嗎。說給我聽聽。燦廷道。那隨後又講好了。你剛說抄來的節略忘記了嗎。你曉得我們還不曉得呢。快念給我們聽。文秀笑道。我也爲他來當真忘了。正是

祇因遠道來佳客

忘却身邊有好音

欲知文秀念的甚麼奏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叩帝闈英雄遭縲綬 劫殺場回衆又縱橫

話說杜文秀因劉綱來。竟將那節略抄白忘了。經丁燦廷一催。始又從袖中拿出來中念道……雲州回匪與緬甯回匪勾結拒捕。雖訊與永昌前案未據供有牽涉。而姓名間或相同。安知非上屆逃出之犯。且永昌之變。迤西道羅天池倉卒掩捕。未能區分良莠。以致回衆寒心。大局遂多叢脞。即提督張必祿之帶兵主撫。賀長齡之准匪投誠。皆羅天池爲厲之階。應請褫羅天池職永不敘用。至賀長齡辦理回案。未審受病之源。即蹈欲速之戒。慮事終失於疏。即如張富馬效青始而投誠。繼而被脅。固非初念所及。究無先見之明。羅天池搜殺過多。自應從嚴懲辦。僅請撤銷議敘。何足以昭平允……

……文秀念完後。又繼續言道。據敝親談及。這一本奏上去。羅天池決定是照

辦。賀長齡恐怕連個布政使都保不住。廷讚道爲甚麼恆文到一點不提。文秀道。這事我也曾問及。敝親言。這是皇帝命他查的。只是賀羅兩人。看這情形。若是我們將恆文告在內。命他查辦。恆文起碼也是非革職不可。衆人聽了。皆喜形於色。燦廷又將那抄白接過來。細細的推敲道。據這奏摺看來。後這一次緬甯雲州的同教起事。張富等好像是受脅的了。我們是先走了不清楚。你們後走的該曉得。文秀道。我在大理聽得的。還不是這一類的話。劉綱忙道。難道張富殺朱游擊的頭。挖趙守備的心。吃繆都司的肝。也是受脅的嗎。李制台還不是官官相顧。想減輕招撫人的干係。才同他們一鼻孔出氣。燦廷道。雖然是這樣。但我看李制台顧的是張提台。倒不是顧賀制台。因爲招撫全是張提台的好意。這奏摺到很公道。又指劉綱道。你這人倒還不錯呢。文秀道。豈祇不錯。卽對白廷讚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你今天應該

要如何認錯賠禮。廷讚忙道是了。急向劉綱道。我白廷讚小人。有眼無珠。不識真君子。多多得罪。今日當面賠禮。卽深深的作三個揖。劉綱着慌道。拆死我也。應當還三個頭。骨突的跪下去。便叩頭。廷讚忙拉起來。惹得衆人皆大笑起來。競問何故。文秀卽將在雲南省城金牛寺和到趙州的情形說了。衆人皆嘆息道。你看他不遠萬里爲我們的事奔走。真是當今的義士。木連科問道。你幾天走到此。劉綱道。我由大理起身。剛剛走了四十天。衆人皆咋舌道。我們都走四個多月才到。你又是神行太保了。劉綱笑道。我倒不是腿上裹甲馬。我每日擔百十斤重的東西都要走百多里。若是打空手一天走兩百多里路。是不算一回事的。文秀伏在案上一手提起筆。一手揭開墨盒。鋪着一張紙道。閒話少敘。書歸正傳。馬先生這三條都是很好的題目。我們正要作狀紙。你快將詳細情形說出來。我記起來。范小黑殺我們同教。你是親到

順甯去看過的嗎。劉綱道是的。范小黑張小沅等就是要想仿效金雞村的沈聚成。他們借口防堵張富。便邀約右甸的團紳張九和劉榮蔣小祥馬俊等。各自聚起些鄉練來。用王三楊耀春們當教練。這兩人都是些匪人。便同范小黑等商量說。回子實在可惡。常常同漢人爭吵。不如趁這個街期。附近各村寨的回子來趕街的時候。殺他一場。多殺一個就多除一害。當由范小黑帶人將街口把住。張小沅楊耀春來在街子上喊殺回子的一聲。可憐我們趕街的親戚。駭得魂喪魄消。拼命的逃走。逃到街口。爲范小黑等攔住。凡是教民。便將錢財搶了。被殺的大致不下五六百人。他們又連夜搶猛庭寨去。猛庭寨是張提台教練的團。用來禦備張富的。練得很好。本來打得過的。但因范小黑們是漢人。團練恐怕打了。又是造反。祇得讓開。聽范小黑搶劫一空。又將我們殺了千多人。燦廷嘆道。壞事就在這點了。因爲這樣。所以我

們同教就有力量也不敢抵禦。只有束手受死。杜先生你的訴狀上最要緊的要把這一層意思寫上。文秀正記着。叫他說第二件。漢團殺死難回三十六人的案子。請讚廷記。第三件王缺嘴殺死袁朝富等七人。請廷颺記。劉綱說完後。三個俱伏在案上記錄。連科又問道。張富連猛庭寨都失了好算完事了。劉綱道也未見得。他後來又得新興的同教黑臉馬武帶千多人來相助。這人有萬夫不當之勇。他得這一股人馬。聲勢又大振起來。又聯合蔡得春將雲州佔了。燒了三千多間房屋。我來的時候。李制台正調全省的兵去勦辦。言到此文秀已記完。見劉綱瑟縮發戰。牙齒格格作響。便道你冷嗎。我尚有一件棉袍棉袴。你拿去穿。劉綱謝了一聲。便取來穿道。這個地方實在太冷。我們雲南最冷的天氣。穿件夾衣就夠了。連科道這兩天比較還暖些。同前幾天是非皮不行。你看我們人人都是穿皮的了。尤其是白先生昆仲

兩位講究。已穿狐裘了。喂白大先生。你先作那三個揖。他已對本對利的當面還清。你的錯還是在。要把你穿那件狐皮袍子脫下來送他。才算認錯。廷讚道。那到不行。我明天認買一件羊皮袍送他便了。劉綱道。那裏敢當。燦廷道。木先生替你敲這一小竹槓也好。你受了就是。免得我們要併錢去買。劉綱也就無話。廷讚等均記好。廷颺道。看北京這天氣。恐怕夏天也不會太熱。燦廷道。那裏話。我從前在京應試。過着兩個夏天。熱起來也是不得了。我們雲南真是福地。就到冬夏也和此地春天秋天一樣的。可算有春秋而無冬夏了。文秀便命劉綱暫同那伙夫去睡。次日早晨。文秀起來。洗了臉後。便將信和紀錄拿去見雷翰林。雷翰林看了。也道再添上這些倒很好。你的狀紙趁這個風頭上也要遞了。你趕快起個稿。我替你斟酌。文秀便在雷翰林書房內起稿。整整擬了一天。才擬好交雷翰林。雷翰林因爲有事耽延了兩三

天才潤色好。交文秀道。我現在奉派出差到開封去。明天就要走。要一兩個月後才能轉來。這狀紙要是等我回來再遞。恐怕誤了機會。若先遞。這案是歸雲南道劉良駒辦的。這人甚是固執。遇他有疑義時。非同他當面解釋不可。言時躊躇了一會。又道還是先遞的好。他曉得這案子與我有關。就有疑難。也要等我回來。我已留下一個說帖在院內。等要拘押時。自會有人交他。文秀聽得雷翰林卽要出京。心中甚是不樂。同他坐談到二更時份才回去。到第二天便將狀紙寫好。商量遞去。這時白廷讚已將劉綱的皮袍買來做好。文秀將他名字也填上。又向燦廷借一件馬掛給劉綱穿了。自己同白氏弟兄穿起衫子馬掛。戴起頂子來。叩闈的一切手續。燦廷都是老門檻。便由燦廷領着到都察院內。擊鼓鳴冤。當下便有個御史坐堂審問。文秀頭頂狀紙。跪在堂下。那御史接狀紙在手。便逐一的問他們的籍貫年齡。文秀等俱

操着永昌口白。一一回答。又問他們幾時到京。文秀答稱才到兩三天。又問以前可有到過。文秀答未曾到過。又問他們三個俱是一樣的話。那御史卽將驚堂一拍道。混帳。你們究是何方人氏。敢來冒充永昌人。趕快從實招來。文秀聽了好像是個青天霹靂。忙稱實是永昌人。並不敢假冒。那御史怒道。還在抵賴打嘴。左右卽拿起嘴掌走過來。文秀慌忙以手指帽子道。生員這頭上的頂子也敢來堂上冒充嗎。請大人查一虛實。若是虛了。殺也應該。若是實的。這樣刑是使不得的。那御史一省文秀果然戴着金頂子。快止道。且慢又盤問一陣。文秀俱堅持說是永昌人。又問你同鄉京官中可有認識的。文秀道現有御史雷成樸號震初。是同鄉。可以作證。那御史道那是再好沒有。遂批令收押。聽候查實再辦。忽堂後走出一人呈上一張說片。文秀度量必是雷翰林的說片。但那御史看了蹙了一陣眉頭。仍令收押。喝令退堂。燦

廷等正在院外等候。聽得要收押。趕緊走來見文秀道。我們前次也是要押得令親寫個說片就保出外候案。這回可是令親臨走倉卒忘記了嗎。文秀道。說片我曾親眼看見有人送上去的。但那位大人不知如何。大發雷霆。說我們冒充永昌人。這却不可解了。燦廷也不敢多說。忙回去將他們的舖蓋送了進去。心中想道。僅僅拘押候案。倒不關事。如在雲南省城上控。也是這樣。但爲甚會說出冒充永昌人來。恐是那御史和賀制台羅道台是一黨的。或是受了他們賄賂。便不好了。想到此連自己也擔憂起來。恐怕這一場辛苦。又是付諸東流。還要帶點災。便只望雷翰林早日回來解救此厄。到了二十多天後。就天天去雷公館問訊。跑了十多天。不見回家。真乃是

朝朝暮暮盼歸人

滿腹奇冤何處伸

望得眼穿心更苦

頓疑前路盡荆榛

却說馬國海再到雲州去同蔡發春說知。蔡發春便親來狗街相會。大白象張富聞訊。因爲發春是順雲一帶的龍頭。不敢輕慢。便親自率各弟兄出柵門迎接入內。經馬國海引發春同大白象張富見了禮。大白象又引馬武以下同發春見禮。發春略述來意。大白象道。此地距雲州不遠。只要約定時候。便可准期而到。惟小猛統地方遠點。要先想法子把人集近來。然後同時發作。發春道。若僅劫獄。小弟的力量雖薄弱也儘夠了。弟的意思。是要小猛統的人先佔領緬甸。誘官軍來緬甸。然後弟佔雲州。兩位兄台乘勢便佔順寧。使官軍截作數段。首尾不能兼顧。即可一鼓殲滅。乘勢奪取永昌騰越。大白象喜道。此計甚妙。我們卽照此行事。順寧卽由弟等擔任。當日便殺牛宰馬大宴發春。與他八拜爲交。又命國海國喜回小猛統去。發春流連了兩三日。自回雲州去。大白象張富在狗街專等緬寧的消息。不數日果聽得馬國海

已到緬寧。佔領了新村。聲勢甚浩大。順雲一帶俱震動了。張富遂同大白象商議道。順寧的都司守備俱被我們殺了。官兵也所賸無幾。所以我們在此地。他們也不敢來過問。現緬寧起事。他們越更害怕。我們不如乘此時如此。如此便可唾手而得順寧。免得被他們將城關起來。又要同永昌那一次。攻了個多月都攻不進去。大白象連道。好計好計。便如此去做。即命楊楷入城去見知府彭衍墀。言馬效青張富差小的來言。小的們前次本來是真心投誠。不料因朱游擊向上司讒害。我們不得已殺了朱游擊。現仍想投誠。如府尊大老爺能開恩代請免罪。情願去緬寧勸他們來歸降。他們不從我們即先打他們。立功贖罪。馬效青張富願單身來見府尊。以明心跡。彭知府聽了。要想答允。恐怕他們假投降。賺進城來。要不答允。恐反激變了。祇得應道。馬張二壯士的心。本府早已知了。故聽他住在狗街。並不過問。也就是這原因。

現可無用來城。本府明日便要去查辦緬寧案子。馬張二壯士便可隨本府去投効。本府自會替他去請免罪。楊楷卽回轉狗街將這話回覆了。大白象道。彭府尊不從。如何是好。張富道。待他明天來。我們將他擒起。迫他獻城。未嘗不可。到第二天府裏差一人來言。府尊有病不能去。命馬效青張富率所部先往勸解。大白象道。這人老奸巨猾。我們的計較似他已識破。爲之奈何。張富道。本來我們反覆無常。也難怪人不相信。現在蔡發春尙未動。時候尙早。我們若動。省城大理的兵一來。便首當其衝。不如乘此機會。往緬寧一轉。使他們不疑。然後相機行事。大白象也答應。便離開狗街。往緬寧去。這且不提。却說蔡發春字向華。本是雲州回寨富戶。生有異力。精通各種武藝。一日遊觀音閣。這閣是在雲州象山之麓。寺內有一鐵桅桿。長二丈餘。上懸幡旗。相傳張苞隨諸葛孔明征孟獲時。駐軍於此。遺留之物。常人拔都拔不起來。

得春見了將這鐵桿輕輕取下。舞一個抵四平槍式。連刺七十二次。不汗不喘。同遊的朋友。皆咋舌稱奇。取他一個綽號。名叫蔡七十二槍。後來就省稱爲蔡七二。爲人疏財仗義。好結納朋友。遇人有急難。有求必應。毫無吝惜。故緬雲一帶提起蔡七二三字。人人知名。自在狗街與大白象等會面。回到雲州。便與掌教馬國相。甲長馬扶貴。鄉約馬懷任。張安舟商議。約集四五百人。專待緬寧的信息舉事。等到緬寧的事傳來。恰巧雲州處決馬子鳴。易國亮的釘封也到了。知州顧文濬。遂於次日十月二十八日。解往市曹絞決。這雲州並無城池。僅有一條州街。街口南卽回寨。內係回民聚族而居。負山帶河。地勢極險要。因道光十九年緬寧漢回會發生一次大械鬥。雙方死亡焚燒甚衆。回寨爲防禦漢人起見。將圍牆築得極堅固。四面俱有砲眼。牆外挖有濠溝。溝底泥內伏有溜刀鹿角刺。雖然比不得金城湯池。但尋常的城池都

及不上他的鞏固。至以那州街。反全無屏蔽。處決人犯俱在州街南口。回寨門外。所以七二要出來劫犯。直是等於探囊取物。是日早晨七二卽命馬登霄將人馬在殺場附近埋伏好了。等待行事。不料等到午牌時候。尙未見解到。七二驚道。莫非風聲洩漏。他們不解出來辦才。槽高。急命張安舟馬世寶身藏暗器。帶領百多人裝成看熱鬧的模樣。進州街來伺候。這時看熱鬧的己人山人海。十分擁擠。安舟等摩肩擦踵的擠到州街門口。忽聽觀衆鼓噪。己解出來啦的一聲。便排在兩傍。中間讓出一條甬道來。只見一隊兵卒。擁着兩個身穿紅衣。頭插斬標的犯人。鐐索郎當的走過來。正是馬子鳴易國亮。安舟躲在人叢中。觀看。不料被馬子鳴看見。大呼道。張安舟。你會來看熱鬧嗎。連酒都不送我一杯吃吃。安舟忙將頭低下去。不敢理會。這一隊兵過去。卽是監斬官專城汎賀萬年。補服頂戴。騎着大馬。緩緩押道而過。安舟世

寶卽跟在馬後。來到殺場。劊子手將馬易二人拉到。兩棵十字形的木柱下。剛要動手掛上去。安舟便取出袖中藏的鐵錘來。照着賀汎官後心一錘打下。賀不及隄防。翻身跌下馬來。埋伏的人齊聲喊殺。登霄急取出刀將馬易左右的人殺開。令兩個人背起向寨內便走。官兵手中拿的都是鳴火槍。一時要放也放不出來。祇得四散奔逃。連監斬官也不顧了。幸虧馬登霄等並不在殺人。祇將馬子鳴等刼得。便擁向寨中而去。賀萬年始由兩個親兵背進州街。顧知州聞訊。雖然曉得是蔡等所爲。刼犯便在回寨內。但也無可奈何。只有將情形稟詳上司。聽候參官不提。且說李制台星沉。也是同賀長齡一樣的。翰林出身。並不有見過大軍務。聽得緬寧的事。也不免着慌起來。卽檄蔭提台勦辦。蔭復文稱已調騰越鎮。李能臣前往進剿。又連催李能臣從速進剿。李俱遲遲其行。回子已佔據緬寧新寨個多月。連攻緬寧城四五次。

均虧巴協台有能耐將他擊退。未致蔓延。又得雲州刼犯的惡耗。大驚道。雲南匪勢這樣猖獗。官弁又如此疲玩。如何得了。即奏參李能臣畏縮不前。又檄蔭提台及鶴麗普洱維西楚雄各協鎮。尅日前往會勦。却說騰越鎮李能臣。因歷次永順的軍務。都是大理提督親自來辦。這一次蔭提台忽然不來。要自己來當先鋒。又見回勢甚大。永順各州縣。俱搖搖欲動。很在害怕。不敢前進。經李制台這一參。特跑來見蔭提台訴苦。時蔭提台大營已移到順寧。卽星夜趕至順寧。面訴苦情云。蒙化雲州各處情形俱不穩。若孤軍深入。像這一次雲州又起。總兵豈不腹背受敵。自己身敗名裂。尙小。貽誤國家實大。故未敢輕進。現願率所部及游擊陳得功。土都司左大雄來軍前効力。立功贖罪。蔭提台卽安慰道。李制軍是因看我們都不動。所以想打草驚蛇。貴鎮遂受池魚之殃。但兄弟也是因看永順的情形不佳。特請老兄進勦緬寧。自

己想調齊人馬來永順相機鎮懾。作老兄的後援。現奉到李制軍的檄。只好先來順寧。請新委西道黃德謙前往永昌坐鎮。老兄可仍率部進剿緬甯。兄弟俟檄調的人馬來齊。卽進勦雲州回寨。李能臣卽領命率土都司左大雄及游擊陳得功。遵令向緬寧前進。原來這左大雄是明光隘的土都司。綽號叫做鐵脚板。帶的土練。俱屬夷人。性極猛鷲。不畏槍刀。盡是赤足。脚底板自幼卽煉得堅硬無比。形如鐵壳。刀槍不能刺入。左大雄更是驍勇非常。永順一帶的強盜。不畏官兵。但無有不怕左大雄的。這一次被李能臣搬來。馬國海貓皆喜等聞訊。都有些膽怯。忙跑來大白象處報信。正是

將將原須明賞罰

復官還賴土司兵

欲知李能臣將左大雄搬來。能否恢復功名。且聽下回分解。

杜文秀演義 初集卷一